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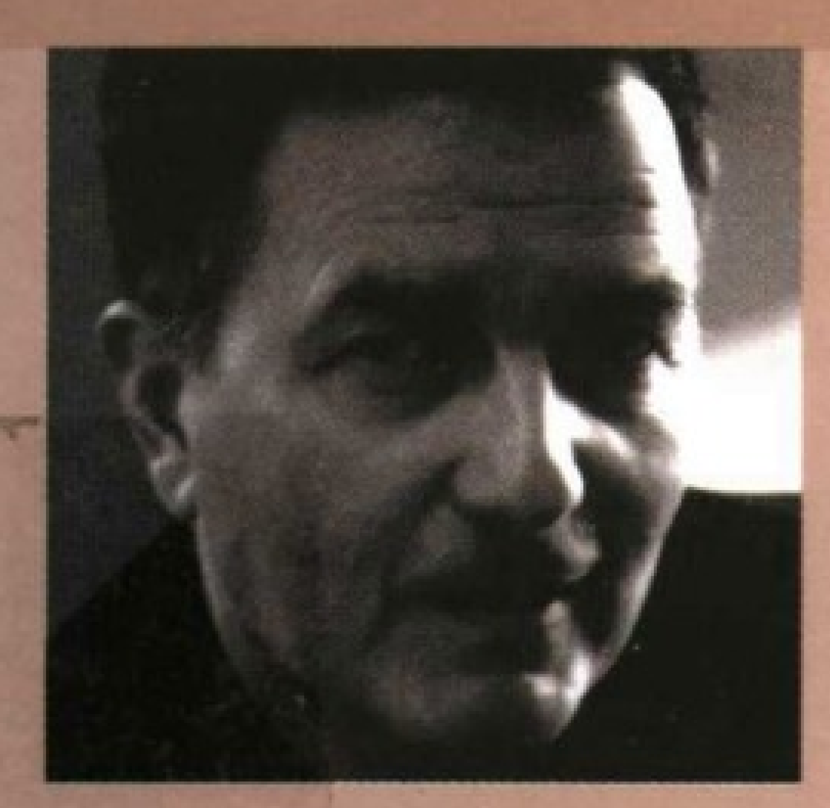
2006

希腊激情

[智利] 安布埃罗／著

赵德明／译

Pasiones griegas



ROBERTO AMPUERO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希腊激情》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2006年度西葡拉美文学入选作品。它通过一位丈夫寻妻的历程，揭示了诸如婚姻的平淡、爱的损耗、情的出轨等当代人在夫妻日常生活中时常碰到的种种可以归结为性与爱的问题。智利籍美国教授布鲁诺的妻子突然离家出走。丈夫立即踏上寻妻之路，先去纽约的女儿家打探，又到妻子的故乡危地马拉寻找，最后辗转来到他们当年定情的希腊克里特岛。寻妻途中，他仍坚持“性与爱双轨制”的理论，又先后与两名外国女子发生性关系，而这种错上加错的行为只能把妻子推得更远。因为此前，他的两次婚外恋几乎导致他们婚姻的破裂。妻子则由于自身家世之谜和与丈夫不能沟通的苦恼，决定外出散心并澄清某些问题。最终，他们果然在希腊克里特岛相遇。

Pasiones griegas





ISBN 978-7-02-006538-7 定价：16.0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8 - 0413

Roberto Ampuero

PASIONES GRIEGA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激情/（智）安布埃罗 著；赵德明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6）
ISBN 978 - 7 - 02 - 006538 - 7

Ⅰ．希… Ⅱ．①安…②赵… Ⅲ．长篇小说 - 智利 - 当代 Ⅳ．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4370 号

责任编辑：胡真才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罗翠华　　责任印制：王景林

希 腊 激 情

Xi La Ji Qing

〔智利〕安布埃罗　著

赵德明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8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7.75　插页 3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ISBN　978 - 7 - 02 - 006538 - 7
定价　16.00 元

出版说明

评选并出版“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项新创的国际文学作品评选活动和出版活动。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由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出版机构为外国当代作家作品评奖、颁奖，并将一年一度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首创。因而，当2001年度的评选揭晓，6部当选作品中译本面世时，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和兴趣。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联合举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评选委员会由分评选委员会和总评选委员会构成。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遴选专家，组成分评选委员会，负责语种对象国作品的初评工作；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上述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委派专家组成总评委会，负责终评工作。每一年度入选作品不得超过8部。入选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总评委会颁发的证书、奖杯，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丛书出版，丛书名即为：“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总评委会认为，入选“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作品应当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类的进步，能够体现突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

内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

总评委会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谨严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

一项新创的事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令我们感到十分欣慰，信心倍增。我们相信，2006年度的评选活动和6部作品的出版，也一定会继续获得成功。而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并恪守评选的原则，这项“世纪工程”在整个21世纪的进程中必将获得持续的成功。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总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陈众议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叶廷芳　石南征　刘海平

何其莘　陈众议　陆建德　吴岳添　赵德明

聂震宁　黄宝生　管士光　潘凯雄

秘书长

马爱农　欧阳韬

西葡拉美文学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赵德明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文林　刘京胜　张广森　赵德明　盛　力

《希腊激情》,通过一位丈夫寻找突然失踪的妻子的历程,揭示出了诸如婚姻的平淡、爱的耗损、情的出轨等当代人在夫妻日常生活中时常碰到的种种可以归结为爱与性的问题。从美国到中美洲并在希腊结束的旅程新奇而有趣,故事曲折,结局出人意料。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En *Pasiones griegas*, la búsqueda de un marido de su repentinamente desaparecida esposa permite reflexionar sobre la rutina del matrimonio, las quiebras del amor, las aventuras pasionales, problemas que pueden resumirse en esa mezcla de amor y sexo que los contemporáneos enfrentan frecuentemente en su vida cotidiana en pareja. La novela transcurre a través de un exótico e interesante viaje que parte de Estados Unidos, sigue por Centroamérica y termina en Grecia, con una trama enredante y un inesperado desenlace.

Jurado de la mejor novela extranjera del año siglo 21

译者前言

一个美国教授的妻子离家出走了。这位教授原籍是智利，因为政治原因辗转来到他心仪已久的国家。定居后他又娶了一位理想的妻子，以为从此可以过上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了。但是，他没有料到一觉醒来幸福的日子就完结了。原来，外出旅游的妻子发回一个电子邮件：我不回家了。你也别来找我。教授看了，先是惊愕，后是困惑，对于妻子的话，百思不得其解。教授陷入了痛苦的回忆和复杂的分析之中。但是，教授总算还明白行动比思考更为实际。于是，他踏上了漫长的寻妻之旅。先去纽约女儿的家里打探消息，再去妻子的故乡危地马拉寻找，最后来到了希腊的克里特岛——他和妻子定情的地方。一路上，由于教授坚持"性与爱分开"的双轨制理论，又先后与一个法国姑娘和一个意大利姑娘发生了性关系。这样一来，故事情节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了，因为在妻子出走前他就犯过类似的错误。就是在"爱妻子的同时可以有外遇"的理论指导下，他曾经跟一个印度姑娘和一个古巴

女子有染，而且几乎走到离婚的边缘。事发后，妻子法比阿娜虽然原谅了丈夫的出轨行为，但是，她心里总是感觉不爽，总是有如鲠在喉的感觉，特别是感觉到家庭婚姻面临破裂的危险，而她是爱着丈夫的。她进而又联想到自身的家世，感觉她的童年生活里还有谜团需要解开，感觉总是有恶人的影子相随，感觉命运总是在捉弄自己……这一连串不好的感觉迫使她决定出去散心和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可是她和丈夫之间没有真正的沟通，没有真正的互相了解。因此，丈夫不明白妻子出走的真相。布鲁诺教授下决心要弄清楚妻子出走的根本原因。可分析来分析去，他还是抓不住要害。尤其让教授惊愕的是，瑞典警察董甘探长也在寻找她妻子的下落。探长不时地通过教授打听他妻子的行踪。这就让教授更加困惑不已了。而且这样的困惑一直纠缠教授到全书的结尾。当然也会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好奇与思考。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教授为什么始终保持一个"希腊激情"的感情因素？他为什么不放弃初恋的真情？作者罗伯托·安布埃罗没有给出答案。他给这部新作取的名字是《希腊激情》，或许教授和法比阿娜初恋的激情产生地就是答案？

《希腊激情》完成于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在此之前，二〇〇四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斯德哥尔摩情人》，主题也是探索激情和逃离现实的问题。《希腊激情》中的探长董甘和书中推荐的作家克里斯托瓦·帕索斯都是首先出现在《斯德哥尔摩情人》里的人物。因此可以说罗伯托·安布埃罗近年来对这个"激情与逃离"的题材是情有独钟的。这会不会与作者的经历和见识有某些关联呢？

中文译者搜集了一些他的生平资料提供给读者参考，不知是否可以帮助我国读者了解教授“激情与逃离”的心理情结。

罗伯托·安布埃罗一九五三年出生在智利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一九七三年进入首都智利大学教育学院语言文学系读书。但是，在他入学的当年就发生了皮诺切将军策划的军事政变。全国立刻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大批左派人士被逮捕，被杀害，被迫流亡国外。安布埃罗是个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大学生，因此也受到了军警的追捕。他不得不逃亡到古巴。在那里生活和学习了六年，在哈瓦那大学攻读文学。一九八〇年到一九九四年在德国工作，刚好赶上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全部过程，这在他思想上引起了强烈震动。一九九七到二〇〇〇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生活和写作，那里是他向往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天堂”。但是，他的乌托邦理想再次破灭。二〇〇〇年他接受美国中部地区的艾奥瓦大学的邀请讲授拉丁美洲文学，一直到二〇〇七年的今天。已过中年的安布埃罗终于在美国开始享受人生了。这个长达三十多年生活和思想的巨变让安布埃罗感到震惊、迷茫、困惑和痛苦。这在《斯德哥尔摩情人》中有着生动和深刻的反映。这个翻天覆地的巨变改变了书中人物的身份、境遇、职业和思想感情，打破了他们年轻时的梦想，熄灭了他们的革命激情，迫使他们务实，迫使他们考虑生计和起码的生存条件。但是，青年时期的激情他们能够忘怀吗？果然，在《希腊激情》里，作者通过法比阿娜的初恋故事再次有所表现。

《希腊激情》是文学作品，它讲述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其中有纯真的初恋经历，有惊心动魄的一夜情，有为富不仁者对孤儿寡母的欺凌，有如诗如画的希腊岛屿生活，也有警察对杀人犯的追捕，还有独裁政府对游击队的镇压……但是，在这些起伏多变的情节后面始终“包藏”着作者的“祸心”。聪明的读者会发现《希腊激情》连同《斯德哥尔摩情人》一样，提出了一系列对人际关系的怀疑。诸如，你真的了解和熟悉你的亲人吗？教授的妻子法比阿娜发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母亲。母亲为什么要抛下子女去和情人幽会？她始终不能原谅母亲的这种行为。教授了解自己的妻子吗？他发现自己并不了解妻子为什么长期背负着家史的阴影，他甚至不了解妻子那些琐碎的生活习惯。但是，我们应该首先追问的是，我们了解自己吗？

《希腊激情》的主角布鲁诺教授是从智利流亡出来的。他始终处于理想和现实的夹击之中，他始终弄不明白自己生存的意义。他经常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活着？他给美国学生开设的课程是“乌托邦与地狱史”。人类从古至今都是在追求乌托邦的理想，大至天堂，小至田园生活，但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总要迈进地狱的大门。而对于多数人来说，活着本身就是地狱，就是苦难。对于人类整体而言，每个人的出生纯粹是一种偶然，种种关于“投胎转世”和“生死命定”都是人类的精神自慰，也都是前人和后人无法监测和检验的。对此，布鲁诺教授深感哀伤和悲观。旧有的理想破灭了，青年时期的激情消失了，他感觉非常寂寞，犹如身处精神的荒漠里一样。他甚至认

为对乌托邦和地狱的探索都是没有意义的，其证据就是，他对自己开设的“乌托邦与地狱史”课程都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无论对工作还是家庭，他都不肯负责任，玩世不恭和逢场作戏表现在各个方面。而对于可以带来快速、便捷和实际生理需要的，他绝对认真，只要有美人投怀送抱，他从来不拒绝，丝毫不考虑什么道德底线，就是外遇之后，他也没有内疚和忏悔的感觉。他不是伪君子，也不是色情狂，更多的是精神空虚和感情上的寂寞。空虚和寂寞迫使他到家庭之外寻找生理刺激。就性格而言，他比那些“有贼心没贼胆”的人要勇敢得多，几次敢于冒险的外遇就是证明。他到危地马拉的主要任务本来是寻妻的，可是刚一遇到美丽的法国姑娘的诱惑，他就毫不踌躇地跟她上床。在他身上，非理性的冲动和冷静的思考是分工明确的。道德的考虑绝对不干预生理本能的需要。道德是道德，本能是本能，他是彻底的“两面派”。这让我们联想起一些腐败的高级官员，他们为什么在金钱美女面前摔跤？从根本上说，他们原来挂在嘴上的“伟大理想”、“铁的纪律”和“道德底线”全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一有风吹就摇来晃去，一遇狂风巨浪就彻底崩溃；他们没有真正精神意义上的信仰，而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他们不信鬼神，不信地狱和天堂，不信精神境界的真诚、善良和对真理的追求；他们从骨子里嘲笑礼仪廉耻；他们忘记了历史的教训，也不在乎未来，而只重视眼前的个人利益。

但是，布鲁诺教授比起贪官污吏还是要干净得多，他始终是怀念激情和向往激情的。这突出地表现在他经常

回忆和妻子初恋时的情景，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俩定情的地方——希腊克里特岛南部的渔村克拉托甘博斯。作者用了大量笔墨描写那里的旅馆、海滩、礁石、清澈见底的海水……并且把风土人情与古希腊神话联系起来，试图揭示出人类从古至今建立乌托邦世界的努力和寻求幸福生活的梦想。年轻时的布鲁诺有这样的追求，中年之后的布鲁诺依然如此。这从他不远万里来到克里特岛的寻妻之旅可以得到证明。不错，他的确希望在岛上找到老婆。可他更想追梦，追回他一辈子都在寻求的乌托邦之梦。这在他和法国、意大利两位姑娘戏水的一幕看得格外分明：他已经忘记了寻妻的任务，而沉湎于种种与乌托邦有联系的遐想之中。激情和理想是没有年龄界限的。可以确信，百年之后的布鲁诺教授仍然会花心不死。因为没有激情和理想就不会有人类的今天。布鲁诺身上还是有着浓浓的人味的。他一直珍惜他和妻子法比阿娜的那份纯情。

布鲁诺教授的性爱观是容易引起争议的。他非常珍惜纯洁的爱情，凭着这份纯情他准备和妻子白头到老，因为他觉得这份真挚的感情是他的精神支柱之一，是不可替代的，也是排他的。但是，他的生理冲动一占上风，就毫不犹豫地拜倒在别的美人脚下了。在他眼里，古巴、印度、法国和意大利四位女子仅仅是他的性工具，做完活塞运动之后，他就扬长而去了，对后果不负任何道德、法律或者社会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他的妻子还是情人对他这套“性爱双轨制”的理论都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就是作者安布埃罗也没有表态。这是姑息养奸啊。因为

布鲁诺教授一次次的通奸行为既破坏了自己家庭生活的安宁，也摧毁了别人的幸福。法国姑娘弗朗索瓦兹与未婚夫让-雅各本来都准备举行婚礼了，布鲁诺不问青红皂白就跟弗朗索瓦兹上了床，而且不只是一夜情。如此乱搞的后果给让-雅各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最后在克里特岛上扬言要跟布鲁诺拼命。而在此之前，布鲁诺还破坏了古巴、印度两位女子的夫妻生活，甚至间接造成了印度女子福尔吉·马诺哈的死亡。布鲁诺教授性冲动的恶果难道不应该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吗？

《希腊激情》另外一个主题就是逃避现实。本来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但是，布鲁诺的逃避现实是因为现实太残酷、太龌龊，因为现实伤害了他，其伤害的程度是如此深刻，让他感到痛心疾首，犹如他深爱的人猛然给了他足以致命的一刀，所以他原来的热爱与信任一下子就轰然坍塌了。残酷的现实告诉他，原来他百分之百相信的"主义"全是海市蜃楼，全是政治谎言。那些政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速度让他目瞪口呆。他跟不上政党领袖们变节的速度——那是按钟点计算的速度啊。他累了，要停下脚步想一想了。如果布鲁诺思考之后得出结论是"什么狗屁政治完全是骗人的"，从此就一头钻进"酒色财气"里面去了，那可就是钻进死胡同里去了。这样的结论就是"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抛掉"了。道理很简单：无论政治多么肮脏，现实社会都离不开政治生活。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进行各种维护利益的活动。布鲁诺教授只要食人间烟火，就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政治的影响。逃避

是逃避不了的。恰恰相反,应该积极投身到改善政治生活的奋斗中去。

布鲁诺教授的妻子法比阿娜,无论生活经历还是为人处世,都是与丈夫唱对台戏的。她父亲的猝死、她伯父对她家财产的剥夺、她母亲在守寡以后的移情别恋、她第一个男友卡米洛的牺牲、她在结婚后丈夫的不忠诚表现……都让她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但是,她比布鲁诺教授坚强。她始终坚守着正义和非正义的原则,始终坚信卡米洛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始终坚持通过调查要弄明白母亲抛弃她的真正原因。她在丈夫布鲁诺的外遇丑闻暴露之后所采取的冷静、镇定和宽容的态度是全书的一大亮点。特别是她为了保护丈夫的安全冒着受法律制裁的危险所采取的秘密行动,更是令人钦佩。作者用在她身上的笔墨不多,但是这个人物的形象非常鲜明、生动,有感染力。

在叙事技巧方面,《希腊激情》的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它的优点是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非常逼真,有许多方面折射出作者生活经验的影子。叙述节奏张弛有度,条理分明,可以产生阅读快感。作者善于写景,感情变化与景物的衬托和谐自然。尤其善于安排突发事件的介入,让人感到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结尾留下的悬念会令读者产生许多猜测和联想。作品明显的缺点是,有些次要人物的塑造显得简单和肤浅,比如那位意大利姑娘,作者没有交代清楚她的背景和动机,就让布鲁诺稀里糊涂地跟她上了床。就是浪漫的法国姑娘弗朗索瓦兹与布鲁诺发生的多次奸情,也缺乏相应的心理描写,让读者

很难相信这个法国姑娘迈出这一步的原因和动机。还有些情节没有展开,例如,探长董甘追捕杀人犯的故事本来对于开掘布鲁诺思想变化的底蕴是一条很好的线索,可惜没有拓展开来。但是,瑕不掩瑜,《希腊激情》的可读性很强,相信它会像《斯德哥尔摩情人》一样地吸引我国读者并且产生积极的影响。二〇〇五年九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斯德哥尔摩情人》,第一版的印数就达到了一万册,短短几个月即销售一空。因此可以预期《希腊激情》一定会受到我国读者的欢迎,理由是《希腊激情》不仅阅读起来轻松愉快,而且掩卷之后可以反复品味和思考的方面很多、很多……

赵德明

二〇〇七年八月十九日

于日照海滨教授花园

献给安娜·卢克雷西亚

我正准备装满我的行囊
一有机会便远走他乡
离开这座昔日的城镇
过往的一切不放在心上
我希望逃离此地
没有一人可以将我寻访

去往何方只有心知
尽快踏上清早的归航
决不再打扰一个魂灵
就这样默默独行
我正在逃离此地
没有一人可以将我寻访

——米克·杰格《远走他乡》

声　　明

这是一部虚构小说。
任何与现实或真实人物、
或主导我们生活的鬼把戏
的相似之处,纯属偶然。

第一章　大草原

天上的木棍

唤醒绿洲

迎接亲爱的游人。

——优素福·翁加雷蒂*

* 翁加雷蒂(1888—1970),意大利诗人,神秘主义运动的创始人。

1

布鲁诺·加尔萨在美国米德韦斯特[1] 的半夜里打了个哆嗦。迟疑了片刻,他才想起自己是在卧室里。随后,他伸手在黑暗中寻找电话机。这是第一声铃响,还是老早就在响个不停了？手指碰上了台灯的铜座,接着滑到床头的大理石桌面上,直到摘下了话筒。他觉得话筒滑溜溜的,像刚刚从南方某个湖泊里捡来的一块长满地衣的卵石。后来,他听见了话筒撞到地毯上的沉闷声音。他在拖鞋和保罗·奥斯特尔[2] 的一本小说之间摸索着,最后捡起了话筒。他把话筒贴在耳边,闭着眼睛,声音嘶哑地用英语回答,口气有些慌乱:“喂,谁呀?”

电话线的那一头只有淋浴喷出的水声,清晰的哗哗水响落在了空空的澡盆里。

---

① 米德韦斯特是美国中西部大草原上的城市。

② 保罗·奥斯特尔(1947—),美国著名小说家兼编剧。小说代表作为《纽约三部曲》。后来编而优则导,《绿宝机密》为其执导处女作。曾获法国文化艺术勋章。

"喂,谁呀?请讲话!"

水流在继续,显得悲伤、惆怅、单调。布鲁诺感觉自己搬到了一处老屋里或者是省城的什么旅馆中。他左手摸到了台灯按钮,在一瞬间里,光亮让他感到目眩。随后,他认出了闹钟表盘上的罗马数字——清晨三点钟。房间宽敞,有几幅图画和满满一架图书,一扇窗户面向艾奥瓦河。他觉得房间陌生,还感到窒息,尤其是没有妻子在身边。床上她那一侧平平整整,枕头规规矩矩。他想起妻子法比阿娜正在中美洲旅行。谁能在这个钟点打搅他呢?他准备挂上电话重温旧梦,但是淋浴声增加了他的好奇心,引诱他等待下去。忽然,一声卡车喇叭的鸣笛压倒了水声,好像受伤的动物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开路,而旁边才是淋浴喷头。这声轰鸣终于让他愤怒起来了。

"请问是谁在这个钟点打电话啊?"

他熄了灯,但话筒仍然贴在耳边。过了一会儿,他听见了女人的鞋跟响,那脚步轻盈而急迫,震得铺设糟糕的瓷砖嗡嗡作响。接着,他听见了关门声,心里惊异地想象着自己在无意之间变成了某种场面的证人,而事情发生在距离他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在美国海岸的某座城市里,或者别的大陆上。他推测那女子——已经听不见她的鞋跟响了——正在脱掉衣服,准备洗澡。他心里纳闷:她干吗要关门呢?布鲁诺想,可能她丈夫在外面等着呢,也许是她的情人,秘密地跟她在小旅店约会。他咽下一口唾液,一面猜想会听见两人的悄悄话以及干柴烈火般的两具肉体拥抱的声音。他以为通过水声听出了杰克·

蒂加登[1] 那忧伤的鼻音,接着是他演奏的《低地街布鲁斯》的悠远长号声,让黑夜充满了哀愁、烟雾和酒精的气氛。

他想到了法比阿娜。会不会是妻子准备淋浴呢?难道她没随身携带手机吗?或许她在不经意间碰到了呼叫家里的按钮,因此通上话了。

"喂,听见我的声音了吗?"布鲁诺叫了起来。他希望有人回答。但传来的却是铁环在铝管上滑动的声音,好像那女子拉开了洗澡间的帘子,正要迈进浴缸。他想象着温暖的水流浇在裸体上的情景:那女子开始在大腿、脖子、胸脯上涂抹肥皂,为拥抱隔壁房间等候她的情人而清洗身体。

水流只是间或落到澡盆里,好像她时不时地站在喷头之外故意躲开水的冲击。她这样做的同时,黑夜像是一阵严肃而神秘的鼓声,伴随着蒂加登忧伤的长号,像是不同旋律的对歌一样,穿过水帘,把伤感传递给布鲁诺。

"喂,我听着呐!"布鲁诺坚持喊道。"喂!"

后来,他听见电话那头有人开门,拿起了电话并中断了联系。布鲁诺静静地躺在床上不动,他在黑暗中怔住了,直到后来他的眼睛能够区分出——他以为区分出——阿基拉尔版丛书的皮质书脊以及悬挂在墙壁上那幅罗伯托·马塔[2] 的版画。他挂上电话,闭上眼睛等待

---

① 杰克·蒂加登(1905—1964),美国著名爵士歌手、长号演奏家。

② 罗伯托·马塔(1911—?),智利超现实主义画家,其半抽象作品反映了建筑学的修养。

那人再来电话。他一面想着那个陌生的女子此时正在地球的某个地方擦干皮肤，然后钻进等候她的另外一个躯体的被窝里面，一面渐渐进入了梦乡。

五天以后，他喝完牛奶加咖啡，打开了河边书房的计算机，发现电子邮箱里有一封妻子的短信。她告知他：不要等她了，她不会回家的，请他别再费心找她了。

2

“我需要时间和空间寻找自我，自由支配我的生活。这个决定不是针对你的，而是有利于我的。劳驾，别给我打电话，也别找我。法比阿娜。”信上这样说道。这是夜里晚些时候发出的，大约是美国米德韦斯特时间清晨五点左右，那时夏季的太阳刚刚在大草原露面。布鲁诺再次看看那几行字，慌慌张张下了床，拿起无绳电话，在记忆中寻找“圣多明各之家”的电话号码。他把号码拨了出去。

“劳驾，请接法比阿娜·德·加尔萨的房间。”

电话接线员接通了电话。没有人接。铃声又传回了总台。接线员告诉布鲁诺：客人不在房间。

布鲁诺问道：“她今天会退房吗？”

“您是谁？”

“我是布鲁诺·加尔萨，是她的丈夫。我在美国打的

电话。”

“先生，根据预定房间的日期，这位夫人还会继续在这里住几天。”

他一边挂上电话，一边想：或许妻子这个突然的决定是她回国探亲以解乡愁所致。法比阿娜离开老家已经多年。会不会是某个男子的出现引起了爱情冒险，她因此决定与那人开始新生活？这是可能的。她刚过四十岁，由于吃素食、散步、健美和光顾美容院而保养得十分美丽。此外，她还是个出色的知识型伴侣，写过关于葡萄牙巴洛克艺术对中美洲影响的新颖文章。大学委托她重开拉美殖民时期艺术的课程，因为此前她为了写书而停了两学期的课。

莫非她突然就抛弃他，好像地铁里急急忙忙的换车，或者像谈话中间改变看法？让布鲁诺感到愤怒的是，已经确认了二十年的婚姻之后，她甚至不屑于向他说明离家出走的原因。透过玻璃窗望着对面浑浊的河水，他忽然觉得隐约见到了法比阿娜的杏仁眼、长长的披肩发；听见了她那有时甜蜜、有时微微专横、有时温柔可爱的遥远回音。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她会怎么解释旅行中发生的事情。他和她拥有，他想，根据事实，这个“他和她”拥有，应该改正为“他”拥有一座宽敞、明亮、舒适宜人的“现代”住宅：两层楼的木板房，由弗兰克·洛埃·赖特[①] 的弟子设计，配有日式桌子和

---

① 弗兰克·洛埃·赖特(1867—1959)，以富有创造天才而闻名于世的美国建筑师，一生设计了800多幢建筑，其中380幢付诸建造，现尚存280幢。

塑料椅子，屋子建筑在一片橡树和榆树林中间，一面临河。他和她还有女儿卡罗里娜曾经在这里平安、舒适地生活过，如今女儿在纽约大学攻读医学。就这样，他们在这片玉米地里形成了被人们称之为结构良好的婚姻家庭。

他把杯子放在计算机旁边，然后欣赏了一下窗外河边的树木。直到此前，他还自认为是个有成就的男人、一个宽厚的父亲、一个及格的丈夫和一个威望很高的大学教师——简而言之，他是个幸运儿。他是教授，专门从事地狱史和乌托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毫不掩饰地偏爱阿胡拉·玛兹达①、阿里曼、艾尔、俄尔浦斯、但丁、傅立叶、欧文和圣西门。他是八十年代从世界最南边的国家来到美国的，那时他的祖国正在被军事独裁统治；正像国内人们常常用钦佩和带些嫉妒的口气说的那样，他在北方“赢得了胜利”。的确，他总结出成功多于失败的结论：出版了几部革新性质的著作，虽然发行范围有限；参加过研讨会和国际大会；有一笔数目不大的存款；没有让人难以成眠的外债。自从他满四十岁以来，他估计命运不会再给他安排什么大惊喜了。可现在，老婆来信之后，情况发生了大逆转。

法比阿娜是在两星期前去她出生的城市安提瓜·德·劳斯·卡瓦耶罗斯的，目的是访亲问友，给教堂的外观和祭坛拍照，购买玛雅无袖衫以及放松一下。她经常离开

① 阿胡拉·玛兹达，古代伊朗宗教特别是琐罗亚斯德教所奉的至高之神，创造并维持宇宙秩序，还创造了孪生神灵阿里曼兄弟。

他们居住的大学城，离开那干净、漂亮和安全的校园，虽然漫长的冬季有点乏味，但是令人想起爱德华·霍伯[1]画中荒凉街道的忧伤空间和空空荡荡的玻璃橱窗。这周围的景物时常让她感到厌倦：眼前总是那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木结构住宅的宁静气氛，街边的信箱，钉在车库上的篮球筐以及面对大门的完美无缺的草坪；还有每天让她厌烦的投递包裹的邮车，小区里总是那片整整齐齐有益于健康的绿地，那些没有烟头烂纸的公园小径，那里的松鼠甚至都不再害怕老师们养的猫和狗。只要这一切让法比阿娜感到压抑和厌倦了，她就要出门去旅行。

布鲁诺问自己：现在该怎么办？告知法比阿娜的伯父康斯坦丁诺和别的亲戚吗？通知女儿卡罗里娜？还是暂时保密，等候妻子改变主意？不管怎样，犹豫踌躇都将会妨碍他集中精力寻找地狱史课上使用的教材，每年秋季他都要给政治科学系讲授这门课程。外面，夏天来到了大草原，河水静静地闪光，与此同时，通向芝加哥的大桥另一侧，小城中心的那些钟楼紧密相连。他重新坐到屏幕前，把法比阿娜的邮件又看了一遍。原来她仅仅需要时间，无限期的时间；需要距离，一个同样语焉不详的距离，为的是她寻找自我，用所谓的“我的”生活来决定怎么办，而丝毫不顾及他对她的感情。实质上，她要求的是彻底自由，严格说来，就是结束婚姻，布鲁诺痛苦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他忽然想起，连续几天夜里都收到神秘的电话呼叫。

---

① 爱德华·霍伯(1882—1967)，美国现实主义画家。

他估计,这与法比阿娜的企图有关系:她大概本想通过电话说出自己的想法,可是到最后还是通过互联网才敢讲出来。他在来电显示栏里寻找夜里打来的电话号码,但是却发现是黎明时一个“不在服务区”的信号。他无法调查是谁打的。他想,或许不应该过分看重法比阿娜寻找自我的愿望,因为她过去总是认定:生命不在于找到自我,而是创造自我。这是悬挂在家里电冰箱上的一条假冒的格言,是她贴上去的。布鲁诺发现这句格言的那天,心里想他俩是不是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太长了,是不是应该像美国朋友那样购买一些关于互相忍让和学习、相敬如宾、白头到老的自助读物?

整整一天他都没有出门。他很想给女儿打电话,问问她是否知道法比阿娜的情况;后来他排除了这个念头,没有必要让女儿不安。他想最好还是去安提瓜一趟,找到妻子,说服她回家;但是,后来他考虑,还是让她自由一段时间,等到她认为合适的时候再回家。他应该相信她不会丢开夫妻共同生活的岁月和一道分享研究成果的快乐,她更不会丢开白头到老的理想,尤其是女儿此刻实际上已经长大成人了。因为公平地说,他俩享受过幸福的婚姻,虽然几年前他曾经险些陷入一次“遇难”的婚外情;她原谅了丈夫这一错误,他又重新在学院里探索乌托邦和地狱史的奥秘了,重新描述美洲大陆如何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眼前——新大陆披挂着导致后来集体噩梦的乌托邦式的浮华闪光,他又重新以不寻常热情的方式与妻子做爱了。被宽恕后,他又能惬意地阅读自己喜爱的作家作品了,又能倾听韦伯斯特

和霍金斯的音乐了，又可以在城里的咖啡厅和图书馆消磨时光了。

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担心法比阿娜落入诱惑者的怀抱。他把这种可能性与那天夜里神秘的电话呼叫联系起来。但是，他很快就怀疑妻子这个时候是不是真的有勇气和精力开始一种新生活。人过中年重新开始生活，谈何容易！他一面想，一面倾听一楼落地钟的滴答响声。她会不会遇见了什么人啊？会是一件风流韵事？是德国人说的“外遇”？德国人强调了这种事情的侧面和临时性质。难道法比阿娜有能力干这种勾当？他觉得不可能，因为几年前就在他由于不忠行为引发的危机时，她再三哭诉，反复提出同样的问题：

“对男人来说，爱情是什么？因为爱情对女人来说，就是无条件、无保留的全面献身，是不把性与爱分开的决心。”

那时，他不敢回答，或者说得好听些，他不愿意回答，因为他相信，男女之间有些话题，比如这个“性与爱”，是不宜触及的，更不要说眼下这种场合了。他还穿着睡衣，没洗澡、没刮脸就入睡了。直到开始斜射在大草原上的阳光唤醒了他。他再次给“圣多明各之家”打去电话，请求联系他妻子。

女接线员问他：“您说是法比阿娜·加尔萨？”

“正是。”

他估计安提瓜此时是下午六点钟。

片刻后，女接线员说：“先生，很抱歉。加尔萨夫人几天前就离开旅馆了。”

3

布鲁诺醒来时，太阳已经显露在白杨树梢上了。昨天下午的安眠药片让他沉沉入睡。他感到浑身裹着一层黏糊糊的疲倦，好像空调整夜没开。他去书房，检查计算机，寻找妻子的信息；结果让他失望。于是便给纽约的女儿打电话，干脆告诉她：你母亲拒绝回家，已经从安提瓜的旅馆失踪了。但是，他只听见卡罗里娜在自动留言机上的声音，她手机上的情况也一样。

他录下一段留言，请女儿尽快来电话。在厨房里，他准备了咖啡加牛奶，浏览了有关中美洲的电子快报。他没发现昨天被杀害、袭击或者意外事故的人中有他妻子的名字，于是，松了一口气。当然，这不能真正安慰人，因为快报总比事件来得慢，他想，一面望望艾奥瓦河，河水流淌着，反映出两岸树木的倒影。他打电话给美洲航空公司，询问法比阿娜是否有新的预订票。

该公司的人回答说："先生，很抱歉。没有旅客的密码，我们不提供情况。"

他没有密码，气哼哼地挂断了电话。他只好等待妻子来信或者回家了。于是，他开始回顾与法比阿娜度过的最后几天的情景，还回想她后来的言行；但是，他没发现任何会联想到她打算离去的蛛丝马迹啊。最后一夜，

他俩是在“杂色奶牛”——市中心一家刻意编造怪名的小餐厅吃晚饭的，两人要了烤羊羔、一瓶纳帕谷地生产的设拉子酒；饭后，他俩已经微醺，来到炎热和潮湿的大街上。成双成对的男女学生在街上接吻。他俩穿过艾奥瓦河上的大桥，向家中走去。他记得他俩是在客厅的沙发上做爱的，不慌不忙、谨慎小心、静静地做，从大窗户溜进来的月光沐浴着两人的裸体；后来，他俩听着法比阿娜喜欢的协奏曲——第61号作品，德国著名小提琴家安妮-索菲·穆特演奏，库尔特·马苏尔指挥——入睡了。

他从法比阿娜旅行前的行为举止中没有检查出任何能暴露出她意图的东西。接近中午时，布鲁诺像往常一样朝市中心走去，想象着时间的流逝对他有利，分离会让妻子步履迟疑，会回到家里来。他走进“草原肺腑”咖啡屋，老板白里安·福来勒可以煮出世界上最棒的玛奇朵咖啡；他边喝咖啡边看《纽约时报》的社论：对入侵伊拉克提出了批评。半小时后，他在大学图书馆检查了自己的电子邮箱，接着从网上挑选了齐奥朗[1]、伊格尔顿[2] 和萨义德[3]

① 埃米尔·米歇尔·齐奥朗(1911—1995)，罗马尼亚著名作家、哲学家。著有《分解概论》(1949)、《生存的诱惑》(1956)、《历史与乌托邦》(1960)、《坠入时间》(1964)等。

② 特里·伊格尔顿(1943—)，英国文论家，牛津大学教授，是英国文论中明晰、智慧和活力的代表，正是伊格尔顿促进了英国批评理论的生机。著有《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等。

③ 爱德华·W.萨义德(1935—2003)，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后移居美国，1963年起一直任哥伦比亚大学英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2003年9月24日，与白血病抗争10多年以后，在纽约去世。著有《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知识分子论》(1994)、《和平的终结》(1996)和《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1999)等大量作品。

的几部著作,准备给下一班使用。但是,他心中的担忧仍然挥之不去。如果法比阿娜没打电话会不会是她发生了什么严重事故呢?更为糟糕的是,安提瓜就在首都附近,是个经常发生盗窃和绑架的城市。假如法比阿娜的失踪最后归结于意外事件的话,他绝对不能原谅自己没有及时报警以及他一贯保持的慢慢腾腾的毛病,这种高傲冷漠的态度有时也让他自己生气,但是他无法也不会跳起来反对的。他承认,或许应该等事情有了眉目再说。类似的悲剧经常发生在许多夫妻身上:老婆到女友那里寻找庇护去了,丈夫失踪了好几天。最后,夫妻克服了危机,但仅仅是给朋友们的闲聊提供了丰富的谈资。因此,用不着过于惊慌。

可要是法比阿娜已经另有新欢了呢?他问自己,一面打了个冷战。电梯在图书馆四层停了下来。迎面而来的是一条铺有地毯的长廊以及两边灰色的墙壁,空空荡荡,安安静静。他想,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她有了外遇。他承认这个猜测既让他慌乱,同时又感到痛苦。他想,如果她因为有了外遇而甩了他,那就太可怕了,在朋友和同事面前,可算是一出讽刺悲剧。他反复在想,或许谨慎的做法是不惊动任何人;但是,他无法摆脱这样一个想法:假如法比阿娜真的失踪了,他的迟迟没报警又被曝光,那他面对的麻烦可就严重了。他该如何解释自己对妻子失踪的冷漠态度呢?他找不到有关的著作,于是,进入研究生大厅,在面向校医院的落地窗前的沙发上坐下。他给保罗·雷戈打电话。保罗是他的朋友,外科医生,曾经因为给米德韦斯特的肥胖者缩短肠道而发了财;此人

从二十多年前就下决心不看、不听新闻，因此不衰老。他生活在永恒的现实中，居住在肥皂泡形状的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风格的房子里，位于宽敞的快活林大道旁；他在与别人合伙开办的诊所看病，他在夏威夷休假期间诊所由他人代管。关于政治，他只对市府的动议权和税务的辩论感兴趣。他是个表面上中立的人，这让布鲁诺想起《神曲》中处在净界里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生活“没有地上的美德和过失，随后他们与这里的天使们会合，既不背叛也不忠于上帝，他们仅仅就是他们自己”。

女秘书把电话转给保罗的时候，布鲁诺问他：“你有时间吗？有点难办的事需要向你请教。”

“这星期很麻烦。下周一一起吃晚饭，怎么样？”

他失望地挂断了电话。打电话给鲁本·阿尔特阿加·莫莱罗，此人是比较文学教授，研究南美小说模棱两可象征性的专家。毫无疑问，这是个合适的人选，因为在他几年前离婚时，曾经找布鲁诺讨教过主意。但是，自动留言机告诉他：莫莱罗这个夏天在佛蒙特州一所大学教书，到八月才回来。因此，布鲁诺感到相当忧伤，他想拨打800服务电话，那里面的心理学家可以尝试说服潜在的自杀者不要轻生；但是，布鲁诺知道，他不属于这种紧急情况，没有哪个陌生人可以帮助他。他心情压抑地回到家中，一面想着，如果说作为专业人士他在美国生活得还是很幸福的话，那作为人他的代价就太高了：有一种令人惊异的孤独，这在美洲大陆的南端是不可想象的。一切就是如此，美国神话继续让南美那些梦想追赶美国大学的同事们感到金光闪耀和向往。这时，家里有他女儿的电话

留言。他立即打了过去。

4

一听见女儿的声音,布鲁诺松了一口气。她在格林威治镇有个小单元房,是跟她未婚夫保罗一起租住的,他是眼科学的学生。卡罗里娜在纽约已经生活了三年;虽然纽约很多居民害怕会有新的恐怖活动发生,卡罗里娜却迷恋纽约各国人杂居在一起的气氛,她不打算离开,而布鲁诺担心华盛顿政府的中东政策,因此建议女儿不要住在那里。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卡罗里娜还生活在艾奥瓦河边的房子里呢。布鲁诺猜想女儿对纽约的声援起源于"9·11"事件,此事件推动她去那里读书。幸运的是她跟保罗同居,这是个有责任心的小伙子,是意大利移民的后代,父母定居在芝加哥。她和他可以自由支配一套舒适、租金合理的住房,地点在华盛顿广场附近。

"爸爸,出什么事了?"

"我不舒服。"布鲁诺说。

"还有呢?"

"你母亲扔下我走了。"

卡罗里娜大声喘了一口气,沉默了几秒钟,随后说难以相信,不可能是真的,最多是暂时的什么原因,法比阿娜一时发脾气,这话让布鲁诺猜想:女儿假装不了解情

况。他清楚地知道,母女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常常长时间地电话交谈,而他是被排斥在外的。此时此刻,母女之间是没有秘密的,这点他可以肯定,因此卡罗里娜不可能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另外,自从法比阿娜出走后,女儿就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这让人联想到女儿知道母亲的中美洲之行。

卡罗里娜问道:"你说她已经离开了安提瓜的旅馆?"

"这是旅馆的人告诉我的。她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通知我:别找她,让我忘掉她。"

"说不定她已经回到美国了……"

布鲁诺想象着法比阿娜取道迈阿密向米德韦斯特飞回来的情景。但是这不可能,自从她发现一个福音传道士——大危机时期她的情人的古巴老婆居住在迈阿密以来,她就讨厌那座城市了。尽管或许他女儿说得有道理,法比阿娜在迈阿密滨海假日酒店休息几天,虽说那个旅游区现在比较乱。或者是在基韦斯特的饭店里,那是多年前,他们曾经在一间茅屋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周,那茅屋修建在古老的木棉树与扎根在潮湿、芬芳的黑土上的木藤植物中间。

"要是她回家来,肯定会通知我的。"布鲁诺说道,他斜靠在扶手椅上。从这里望着河水流淌过去,让他平静了许多,充满了这样的感觉:到最后一切都会过去的,就像河水一样。"你听我说,法比阿娜不会回来了,她一向说话认真。她对我说,她要寻找自我。你明白这意思吗?"

"不大明白。她总是说,生命不在于寻找自身,而是

要创造自我。”

“你瞧瞧！她不回来啦。”

卡罗里娜再次用沉默来自卫；布鲁诺本可以拿出任何东西来换取女儿的想法。她是个谨慎又聪明的姑娘，跟她母亲一样；她肯定已经对发生的事情有答案了。但即使她凭直觉了解和领会了事件的原委，她也谨慎地掩饰自己的感情。

他问女儿：“告诉我，你事先知道你母亲打算离开我的事吗？”

“爸爸，没有人是没想过什么时候要离开伴侣的。没有这样想过的人是因为他不爱伴侣。”

“但是，从想到做……”

“我想妈妈需要一段时间离开你独自想一想。”

“最好她在家里想。”

“那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这里有她的卧室、她的起居室和她的书房，还有她需要的安静条件。再说，这里有她的城市和她的丈夫。”

“远离这里或许可以帮助她设想一下没有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你在说什么呀？”布鲁诺抗议了。说着，他想起卡罗里娜有过一个名叫亚丝米娜的斯里兰卡小保姆，一个年轻温柔的佛教徒；她肯定给女儿传播过这种抓住事物关键的理智方式。他在想，亚丝米娜把自己的处女宝交给了未婚夫，可这小子把她给抛弃了，那她回到斯里兰卡以后怎么样了呢？她结婚了吗？还是因为没有结婚就与男

人睡觉而遭到村里人唾弃?

“爸爸,你不应该把结婚和婚姻幸福混淆起来。通常情况下,婚姻比启动结婚的原因要持久一些。”

“女儿,这我知道。”

“那你就别惊慌啦。”

“你早就知道法比阿娜已经对我厌倦了?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我原来以为你俩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争论生气了,可绝对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

“她跟你议论什么了?”发现妻子和女儿谈论婚姻棘手的问题而他全然不知,这让他感到痛心。

“电话里说这些事让人不舒服。爸爸,为什么你不来这里一趟?最好不过了。”

他想了一下,随后说道:“我预订一张去中美洲的机票,中途在纽约停留。或许凭着你知道的情况,我能找到你母亲,劝她回家。”

5

次日清晨,一辆空港特快专递货车停泊在艾奥瓦河边的住宅前。布鲁诺把木箱放在门前,让邮递员比尔把以后的信件放到木箱里去。他只携带一个手提箱就上了汽车。上午十点过后,直升机离开了小机场——位于一

望无际的玉米地里——向芝加哥飞去，布鲁诺将要从那里搭乘飞往纽约的波音飞机。

地狱史的课程准备了一半，为波士顿一家声誉很高的杂志撰写的关于乌托邦的论文也放下了，他已经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样的想法：他收不到妻子的信息了；他一面从入口处取出手提箱，一面想再也见不到妻子了。但是，可以肯定女儿会帮助他的，他想到了那辆货车，那个司机——一个穿工作裤、头戴有约翰·迪尔[1] 商标的绿帽的老人，声称那个夏季是他有生以来最热的夏天。布鲁诺估计，文章写完后，专业杂志会给他答复的。他在文章里引证了一次荷马史诗《奥德赛》，那是第一部反乌托邦的优秀作品，因为奥德修斯一心要收复属于他的东西，全然不理会众神和诸王通过热情的女子，例如，卡利俄珀[2] 和喀尔刻[3] 许诺的天堂。与乌托邦式的空想世界不同，伊萨卡国王的英雄（奥德修斯）仅仅渴望找回自己的一切：他的岛屿、他的王位、他的妻子珀涅罗珀和他的儿子忒勒玛科斯。对于一个接近五十岁、在很大程度上要为第三世界落后的政治乌托邦思想负责的拉丁美洲人撰写的悲观主义情调的文章，他的美国同事们会说什么呢？他不愿意再想这方面的问题了，因为法比阿娜的信在他脑海里转来转去，折磨着他，刺激着他敏感和痛苦的神经。

他推测妻子出走的决心可能产生于对他十三年前一

---

① 约翰·迪尔(1804—1886)，美国农具发明家。

② 卡利俄珀，希腊神话中缪斯九神之一，主管史诗。

③ 喀尔刻，希腊神话中的妖媚女神。

桩风流韵事的回忆：他跟一个印度女子的恋情，如今她已经不住在这座城市里了。可是，根据他的回忆，那件事已经得到谅解了，已经被埋葬在一条遥远和无意义的地平线外了，已经变成了一件令人遗憾的意外事件了。那时他们夫妻间正在经历一场危机，法比阿娜的沮丧情绪加重了它：她表现出冷漠和缺乏激情，自闭在黑暗的卧室里，处于昏沉状态，好像死人一样。莫非他的不忠行为——他已经彻底把它埋葬到历史中了——她就始终没有忘却吗？

跟一个比他小十五岁的女子的恋情故事——他觉得是一次仅仅享受那印度女子异国情调和青春的冒险活动，因为那女孩的身体上还没有刻下岁月无情的痕迹——对他来说没有任何重要意义。他在城里一家旅馆与旧金山一个企业家的老婆（印度女子）的秘密幽会，对他来说，就是一次他年岁增加的快速镜头回放，就是感觉自己尚且年轻的方式，就是用一个长着栗色大眼睛、苗条身材、咖啡色皮肤女子的元气滋养自己的方式，就是相信有一种可以打败衰老进攻的办法。那印度女子早已经屈服在他的学术权威的声望下了，这是他专业的同事们所缺乏的；那印度女子还屈服在他那亲切温柔、好动感情的接待上，这是她丈夫不曾给予的。丈夫比她大四十岁，是因为丈夫和她在加尔各答的父母达成了一项协定而被迫嫁给他的。难道法比阿娜还没有忘记那段历史吗？难道她不明白那发生在她处于深渊时刻、如同痛苦的灵魂、如同但丁所说黑暗时期的一次外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吗？

他从特快专递货车上下来，拖着带轮子的手提箱朝

着机场的柜台走去，办理完登机手续，然后去接受安全检查。或许只在婚姻上还有原谅的可能，他边想边脱鞋，把皮鞋跟亚麻外衣放进一个塑料容器接受X光检查。人就像奥德修斯一样：一生可能享受其他女人提供的快乐，即使并不放弃自己对珀涅罗珀的爱情。这是法比阿娜永远不会理解的，因为她觉得这是背后挨了丈夫一刀。可是布鲁诺的朋友私下里聚会时却对外遇赞不绝口。"性与爱怎么能分开呢？"法比阿娜问他，那些日子很肮脏，因为那个印度女子的缘故，夫妻关系很糟糕。你与别的女人睡觉的同时，怎么还能对我说你爱我呢？她法比阿娜可做不出来这种事。既然要爱，就不能如此下流和残忍。

他扫视一遍机场通道，传来了乡村音乐，空气里飘散着咖啡的芳香和刚刚印刷出来的杂志气味。法比阿娜一辈子也没有把性和爱分开过吗？他想，女人肯定什么时候会红杏出墙的，因为男人对老婆或未婚妻经常有不忠的行为嘛。不可能每当男人打算只享受性快乐、不带感情和爱恋的性，就是说，仅仅享受纯粹的性欲时，他找到的女人却同意完全恋爱的关系，因为她把性与爱理解成不可分开的事情。难道这意味着法比阿娜也爱上过生活里跟她睡过觉的所有男人吗？他走进一家咖啡厅，要了一杯玛奇朵，这绝对达不到白里安·福来勒提供的浓咖啡与打出来的牛奶精华之间的水平；他想自己不理解法比阿娜，因为他的确可以像奥德修斯在爱琴海上那样把肉欲与爱情分开，继续航行四处寻找珀涅罗珀。

6

布鲁诺一面观看着草原上的大农场，它们分成界限明确划定的长方形，一面觉得有这样一种沮丧的印象占据着心头：他虽然结婚多年，对妻子却知之甚少。她经常给他讲述自己的往事片段，时间一长这些片段如同零碎布片一样逐渐编织成为她生活的巨幅挂毯。这不是法比阿娜的过错，而是他自己的过错，因为他从来不会认真听取妻子的讲述。即使他听了，那些故事也没在他的记忆里扎根。

他想起了法比阿娜那些责备的话。她觉得自己是在对一堵墙说话，或者准确地说是对一个沉思的人讲话，他只对自己的事感兴趣。现在，他从飞机舷窗俯瞰下面他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地方，却从未肯费心注意城市花园之外的事情，而是埋头于上课、按时交稿、参加远方大学邀请的研讨会，如今他不得不承认法比阿娜对他来说仅仅是个模糊的形象了，仅仅是一个声音、一些表情、一种愉快和悲伤的感情而已；他不得不承认妻子开始像特纳[1]的绘画那样消散了，仿佛她是个被曙光冲淡的幽灵。对自己的老婆了解得太少了，他深感内疚，如今她正在从他

① 特纳（1775—1851），英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大师。

的生活里消失,只给他留下回忆,好像已经把她从家庭相册里除掉了。突然,他有了这样的感觉:如果首先在记忆里寻找法比阿娜,而不是去寻找她可能的藏身之处,或许比较容易找到她。

或许应该按照她现在通过出走的行动来理解她展示自我的方式。这就是她要求别人看待和理解她的方式——布鲁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为此,他需要从记忆中找回她的个人历史——一部法比阿娜零零碎碎叙述的故事;可是,他从来没有认真关心过,好像他可以永远支配老婆不离左右似的。严格地说,他曾经细心认真地倾听过她故事的开头,仅仅是开头而已,那是他和妻子在克里特岛克拉托甘博斯海湾南岸避暑的时候——那是充满激情的一个月——在奥德赛客店的房间做爱之后,法比阿娜一面欣赏着利比亚海域的晚霞,一面道出她的某些隐私。空无一人的海滩、东正教教堂雪白的墙壁、葡萄架下的酒馆及其朴实、和蔼的人们,那时好像完全属于他俩。

法比阿娜早在孩童时就失去了双亲。布鲁诺认为,她一直没能克服这一伤痛。此时,飞机正在降低高度,在芝加哥上空盘旋,这让他看到远方有一片面向密歇根湖的摩天大楼发出的熠熠光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法比阿娜以为克服了失去双亲的伤痛;但是,后来她不得不承认,一提到母亲,就有撕心裂肺的旧账未了。法比阿娜的父亲生前管理着祖父的几处山坡咖啡种植园,生产从阿拉伯引种的高级咖啡,而总有一天她父亲是可以继承这些土地的。她母亲在几个土著妇女的帮助下,操持家务,照看三个小儿子,其中一个名叫阿尔贝托,身患急性

智力发育不健全症。在一个大部分居民由黑白混血人和玛雅人组成的贫困、落后的国家里，他们属于主宰共和国的一百家名门望族里的一员，未来是掌握在他们手中的，这是确信不疑的。

但是，一个意外事件从根本上永远改变了法比阿娜的生活。那时她十一岁，一天中午，在她家距离首都不远的庄园里，她正坐在餐桌前与母亲和弟弟们准备吃午饭的时候，事情发生了。法比阿娜一回想此事就觉得好像刚刚发生在眼前似的：正午面朝蓝天敞开的窗户，桃花心木的大长条餐桌上土著女仆已经安排好了餐具，周围是弟弟们，母亲坐在一端，另外一端给父亲留着——他上午驾驶小飞机巡视远方的庄园去了。法比阿娜回忆着，窗外是一处开阔的花园，种植着百子莲、玫瑰和长春花；远处，云彩下面，野树高高地给咖啡树丛提供阴凉。

女佣贝尔塔出现在门口，告知法比阿娜的母亲，有客人来访。

“谁呀？”母亲阿尔玛问道。

“太太，一对穿着文雅的男女。女的戴帽子，男的穿西装、打领带。”

阿尔玛那时三十岁，一头黑发，面部线条不柔和，眼神忧郁。她从餐桌旁站起来，向接待室走去。法比阿娜在一直伴随她的第六感觉的推动下，踮着脚尖跟在母亲身后，藏到窗帘后面去了，心里猜测有什么不可逆转的事情发生了。她从藏身处偷看在门口等候的来访者。

阿尔玛问道：“什么事？”

那女的身穿褶裙、黑衬衫，头戴一顶饰有带状花纹的

帽子。她说："夫人，对不起，我们可以为您提供最便捷的服务和最优惠的条件，办好您丈夫的葬礼……"

"您在说什么呀？"阿尔玛大叫起来，一只痉挛的手捂住了心口。法比阿娜从窗帘的薄纱里面看见母亲坐在一把扶手椅上，脸色全变了。"您在说什么呀？"

两名来访者困惑地对视了一下。室外，鸟群在啾啾地叫着。从餐厅里传来孩子们的吵闹声，仿佛生活仍然一如既往。女佣贝尔塔站在客厅的角落里，双手交叉，望着女主人，而没有发觉法比阿娜从窗帘后面窥视到了发生的一切。

"对不起，夫人，我们以为您已经知道噩耗了。"那男的也边说边退，双手拿着帽子。"小飞机上午掉下来了，摔在首都附近……"

法比阿娜永远无法准确地回忆起在她没有完全弄明白的那个场面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跑出窗帘的以及后来母亲给大家讲述的一切，因为在她的记忆里种种经历忙忙乱乱地匆匆而来：突然把弟弟们都关进了缝纫室——一间位于住宅后院宽敞而锈迹斑斑的黑暗处所，女佣贝尔塔设法哄着他们玩耍；伯父、叔叔们蜂拥而至，快速办理种种手续，打开一个个木箱，关闭一扇扇房门。后来，在首都教堂的一次弥撒上，神父断言：父亲已经升上天堂站在上帝的身边了。于是生活变得悲伤、昏暗和寂静起来。法比阿娜记得，她一直在梦想父亲身穿那天早晨走时的皮夹克，有一天会穿过庄园的家门，用他那摩尔人的眼睛温柔地笑着看她，双臂把她举起，亲吻她的面颊。

7

只是过了多年以后，我已经结婚生女——卡罗里娜是个少女了——我才敢调查小飞机坠落的原因。而此前，我一直没有鼓起足够的勇气来了解真相的细节，因为这意味着再次复制父亲之死，延长他在飞机上独自的挣扎，让他再死一次。一天上午，我通知在办公室的布鲁诺：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要当天搭乘沃尔思堡的航班前往中美洲，去国立图书馆查找那个时期的报纸。我已经不愿意再回避真相了；我坚信调查过去——我的过去，也是对我现在状态的解释——将会接近父亲，会让我毫无保留地爱他，让我摆脱有时纠缠我的噩梦，我在梦中看见父亲在驾驶舱里努力恢复对正在下坠飞机的控制。

在首都，谁也回忆不起来什么准确的情况了。有些亲戚肯定地说，飞机出了机械故障；另外一些亲戚说，我父亲昏迷了，因为那天没吃早饭；而父亲的大哥、我的伯父康斯坦丁诺说，加夫列尔（父亲的名字）在突如其来的云层里一下子就迷失了方向。在炎热的上午，首都南边常常形成这样的云层。尽管如此，我不敢查阅国立图书馆的报刊；从那时起，死亡对我来说已经成为某种模糊和突如其来的东西，它在什么拐弯处等候你，突然剪掉你幸

福的翅膀。从那时起，死亡已经成为一个形影不离的伙伴，它准备给最没有思想准备的人来个侧击。对于布鲁诺来说，他父母都是高龄仙逝，都是经过长寿、幸福和健康的一生之后才离去的，这对于他就构成了对牢靠安全家庭的回忆，而对于我，家庭是悲伤的意象、半途而废的愿望和寂寞孤独。对布鲁诺来说，父亲是有血有肉的大活人，有时，他很难理解父亲为什么拼命干活，回家很晚，尽管如此，通过电话总是可以找到父亲的；而对我来说，父亲只是一个带名字的幽灵，仅仅是一则别人讲述的故事，或者准确地说，当我看见父亲匆匆离开家时，他身穿皮夹克、手持咖啡工人工资的手提箱，然后这个形象突然就消失了。

我记得我与布鲁诺刚刚认识的情景，有一天我俩在波士顿老城散步的时候，我对他坦白地说："父亲的去世让我与男人的联系落了空。"不是因为他的消失让我不能再爱别人，而是他的死用某种方式剥夺了我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女孩需要与父亲交往的经验。

我虽然记得自己坦白的话，却想不起布鲁诺的回答了；他的回答或许变成了怀有敌意的沉默、不置可否的耸耸肩膀，或者是同情式的微笑。我用记忆的网络搜集到手的是跟他一起上街、去某个环境模糊的餐厅或者家里的时光，他不注意我的讲话，而是聚精会神于他自己的事务、上课、科研和学术会议中，那时他不理解我探索往事、整理往事，是成为真正幸福者的需要。

8

布鲁诺急忙在奥黑尔国际机场下了飞机，在通道里奔跑着，免得错过飞往纽约的航班。他是最后一个登机的乘客，空姐给他的奖励就是让他进入了商务舱。他想，自从决定出来寻妻，事情似乎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了。此外，一想到可以在纽约与女儿平静谈话的情景——女儿好像比他本人更了解这场婚姻危机——就让他联想到可以收集到成堆的理由，请法比阿娜回家。

波音 757 的涡轮发动机威严地发出嗡嗡声飞离了地面，随后飞临芝加哥和密歇根湖上空，向南方飞去了。布鲁诺感觉此时处于比在艾奥瓦河畔住宅或城中咖啡厅里更好驾驭形势的情况下了。与此同时，他感觉内心里潜伏着不满情绪，不满法比阿娜，不满她背叛性的阴谋，不满她突然失踪，不满她在米德韦斯特最后几天的伪装。即使她现在回家，那一切也都不同了，他想，她的短信已经消灭了他对她的信任。他设想，也许自己不该如此严厉。这时空中小姐送来一个托盘，上面有很小一块鱼片和凉拌菜；她在一个塑料杯里斟了加利福尼亚生产的白索维农酒。他不该使用如此严格的方式评判法比阿娜的态度，他边喝酒边反复思考。近年来，他犯下了太多的严重错误，不能指望她永远的宽恕了；他应该接受这样的偶

然性:妻子不会从丧父的伤痛中彻底恢复过来了。

现在,他为自己没有注意倾听法比阿娜那么多的倾诉而感到遗憾了;因此,他围绕她的种种回忆只剩下模糊的影子了,在他的记忆中,甚至仅仅留下一些线索和重重的迷雾,如同面对他出生的那座太平洋海岸城市,在夏季的一些早晨笼罩的海雾一样。他想,不注意听她讲话并非因为他自私,而是他以为说话就是说话,而他和法比阿娜肯定会白头到老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妻子讲述的故事将来会通过耳鬓厮磨的渗透作用成为他俩的共有部分。但显而易见的是,事情并非如此。如果飞机上有人请求他拿出他妻子的简历来,他不得不承认,他能说出的内容可不多,比如,他不知道她祖父母、伯伯、叔叔的姓名全称,不知道她生活过的那些城市、她童年住房和街道的面貌、他和她认识前的那些未婚夫和女友的名字、她隐秘的梦想、她特别喜爱的布料和颜色等。

考虑到这一点,他惊慌地想到男人们在忘却或者没有听自己女人讲述的故事时,浪费了多少过去的时光啊,而那大量的故事就构成了一对夫妻的"洞房";通常情况下,男人不记录这些故事,也不把这些故事传给子孙。他想,这很奇怪,在宗教著作和《神曲》里,地狱里最坏的惩罚不表现为遗忘,现在让他布鲁诺觉得十分残忍,最坏的惩罚竟然是没完没了地重申灵魂遭受的折磨,是重复喊叫、唉声叹气、抱怨、遗憾和谩骂,它们把时间变成一种停留在自己原来支撑点上一百年的芝加哥车轮[①]。奇怪的

① 芝加哥车轮,指游乐场内的观景摩天轮。最早为芝加哥人发明,因此被命名为芝加哥车轮。

是，宗教的天堂和政治上的乌托邦也是一种没完没了的重申，具体到这里，就是重申一种塞满美德、繁荣和幸福的生活，没有过去和未来的生活，由于只能是永恒的，因而也是一种乏味的生活。他猜想，这样的遗忘症是男人为了坚强地站起来、没有感觉和记忆地站起来的方式，就是说，是男人为了在生活中不受伤害的一种无意识策略。布鲁诺想，回忆和乡愁会削弱男子的意志，或者至少在他小时候大人们就是这样告诉他的。

9

栅栏式的电梯吱吱嘎嘎地升上来了。布鲁诺在他女儿居住的那一层停下并走出电梯。地面上铺着白色细砖。单元房位于老楼的四层。这座古老的建筑物地处华盛顿广场附近，有黑人看门，楼内有枝形吊灯和高大的窗户。他喜欢这种纽约式的建筑，地面上的气味很好，好像刚刚擦洗过一样，砖墙与木门之间漂浮着一种宾至如归的安静气氛。透过一扇窗户，他看到了茂盛的树冠；再过去一些，是广场和它那钢筋混凝土的巨大拱门。

他觉得来到纽约是对的。纽约是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真实而宽松的世界，让他立刻感受到：你是这座城市的一员，在某种程度上，人人都是外来的，可绝对不是外人。纽约没有把你当外人；那里在家的感觉比圣地亚哥、

布宜诺斯艾利斯、蒙得维的亚或者墨西哥城都强烈得多，因为大家都属于纽约，人人在纽约都是城里人，每个人都居住在一个让大家都处于同样无名状态的现实里。

他按响门铃。卡罗里娜的未婚夫保罗很快开了门。保罗是个可亲而爽快的人，用亲吻他面颊的方式表示问候并且立即带他进了书房，那是他来纽约看望他们时睡觉的地方。唯一的窗户朝向一个狭窄、黑暗的天井，有紧急出逃的金属梯子；从天井下面不时地飘上来调料和油炸食品的香味以及各种不同语言的回音。布鲁诺在保罗的指导下安好了沙发床。保罗有事需要出去几分钟，布鲁诺便换下衬衫，躺下休息。

卡罗里娜做他的女儿幸福吗？他闭上眼睛心里想，呼吸着充满整个房间的书香。这是个让他感到茫然失措的问题。他是个好父亲吗？法比阿娜的出走把他慢慢推进了一个胡同，那里有他长期以来回避的问题等着他。多年前，女儿上中学时，根本谈不上享受现在这种独立的生活，他提过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相信用这个话题面对女儿是错误的，因为他给女儿只提供了一种肯定的答案：他是个了不起的爸爸，她在他身边很幸福。她还能回答什么呢？

让他痛心的还有这样的想法：卡罗里娜小时候，他也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她，没有给她应有的关心，而是过多地埋头于自己的事务中，真是罪莫大焉。现在他提出的问题属实吗？或者说法比阿娜的出走已经在他心中唤醒了一种突然的负罪感？他能够相信这样对待自己是公平的吗？他曾经有多少次用真正操心而不是玩笑的口气，

也不是为了打破沉默的计谋去问卡罗里娜:有什么麻烦吗？有没有让她喜欢或者不了解她的女友和小伙子来往？或许他就从来没能成功地与女儿一道营造交流和信任的空间,来触及比偶然性更深刻的话题。他确信,法比阿娜和卡罗里娜有时会议论他缺乏感情,说他不谈自己的感受,而是只谈物质和活动,从来不讲讲自己的内心世界。如今他觉得一切都搞糟了,用他最良好的愿望却铺出一条失败之路;他已经变成了一艘沉船,要想打捞起来为时已晚。

总之,他想着,一面拿起小桌子上卡罗里娜和保罗面对镜头微笑的照片,两人戴着帽子和防护镜,身穿保暖衣,脚踏滑雪板,那一定是他俩第一次滑雪之旅。

“您想喝茶吗?”保罗的声音在门外问道。“我得回诊所去了。”

布鲁诺开了门。保罗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有一杯茶和一些饼干。

“我放在桌子上吧?”

“好。”布鲁诺坐到沙发床边,看到保罗穿着牛仔裤和一件宽大的黑衬衫。他极力克制住这样一个不快的想法:这个年轻人每天夜里跟女儿做爱。他对她怎么样?是不是温柔体贴？他问道:“卡罗里娜什么时候回来?”

“手术后她不回家。”保罗说道,他那咖啡色的眼睛在检查着房间。“她对我说,她七点钟在维托里奥等您吃晚饭。您现在最好休息休息。”

10

卡罗里娜在维托里奥一扇窗户旁边的餐桌前等他。女儿拥抱和亲吻父亲,用担心的目光审视着父亲的脸。布鲁诺没有想到模糊的印象已经开始在她脸上留下了不清晰的痕迹。父女一开始要了普罗旺斯头道菜和法国白葡萄酒,主菜要了菠菜馅饺子和半瓶加利福尼亚生产的红葡萄酒。布鲁诺喜欢那个位子,干净又明亮,他以前跟法比阿娜、卡罗里娜和保罗来过。那里长而窄,地板是实木的。餐桌沿着一道延伸到敞开式厨房的砖墙一线排开。

"体力恢复了吗?"在等候第一道菜的时候,卡罗里娜问道。

她梳着马尾头,露出了宽大的前额,碧绿的眼睛炯炯有神。跟她母亲一样,她所到之处总是风平浪静。

"我在单元里睡了一会儿。"布鲁诺说道。"你呢,好吗?"

"爸爸,我刚下课。一切都好。我在医院里见了一下保罗。他说,你满脸睡意地进了家门。"

他觉得角色颠倒了。不是卡罗里娜让他担心,而是他让女儿担心了,这让他感觉不舒服。无论如何,三人之中妻子失踪了,那么有卡罗里娜的陪伴让他感到莫大的

安慰。女儿解释说，她已经试图在安提瓜那家旅馆寻找母亲了，她对旅馆老板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可是旅馆方面没有关于法比阿娜下落的消息，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她。

“我担心的是她可能被绑架了。”布鲁诺说道，看了一眼正在走进餐厅的人群。“你知道中美洲的情况就是这样……”

“被绑架了?”卡罗里娜重复了一遍。“被谁绑架？为什么呀?”

“天晓得啦！卡罗里娜，是为了要钱啊，什么都是可能的……她一开始像个没教养的女孩发疯似的要远离家门寻找什么自我，最后可能导致一场悲剧。”

卡罗里娜等服务员把头道菜上好，随后对布鲁诺说，不要对她母亲有任何指责，说什么后悔之类的话。她提醒父亲，虽然她生活在几千公里之外，但是她知道父母之间早就有一些猜疑，是什么原因她母亲没讲出来，但是她可以猜到。或许现在法比阿娜需要离开他一段时间，在一家偏僻的旅馆休息休息，那里没人打搅她，她可以从容地想一想。人们面对自己生存的废墟往往需要停下来一段时间，因为需要看一看，从废墟中找到什么意义，好继续活下去。卡罗里娜用肯定的口气说道，她了解一些女人的具体情况，其中有无私奉献的母亲、模范的家庭主妇、无可挑剔的妻子，突然有一天，她们离家出走了，到某个地方看看那些废墟。

“然后就再也不回家了。”布鲁诺补充道，喝了一口酒。

"有时回家，有时不回家。"卡罗里娜冷漠地说道。布鲁诺想，女儿二十三岁，可是成熟的样子像三十岁。他想起来了，与母亲有良好关系的女孩通常是成熟的。再说，她父母国籍不同，她在美国受教育，掌握两种语言，就把她变成了特殊的人，与美国主流格格不入，这有一些好处，比如，可以从不同角度分析事物。

"通常情况下，她们不回家。如果回家，也变成了另外一种人。"布鲁诺生气地反驳说。"她们不在的期间，有时男人就找了别的女人。"

"或者她们找了别的男人。"

"你是故意挑衅啊？"

"我只是想尽量做一次全面诊断。"

父女沉默了片刻。从街道上传来了汽车喇叭响和人们的叫喊声。餐厅内，是人们谈话的嗡嗡声和餐具的碰撞声。布鲁诺觉得自己就站在自己建筑物的废墟前。不管怎样，努力挽救这场婚姻的人是他，法比阿娜是应该坐在被告席上的人。一场由她母亲引起的婚姻危机，不应该是他来向女儿做解释。

卡罗里娜强调说："我估计这里的责任至少应该由双方分担。如果双方不接受，那就一起完蛋，最后各自去找别人生活。"

他把最后这番话理解成对他这个父亲和丈夫角色的提示性批评。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法比阿娜有找别人的可能性。

卡罗里娜突然问道："假如我母亲有了别的男人，你能原谅她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好啦,如果现在她跟情人在一起,你会采取什么行动? 你们结婚二十多年了,她对你可是一向忠诚的……"

布鲁诺把勺子放进盘子里,用餐巾擦擦嘴唇,问道:"你这是在向我暗示什么? 莫非你母亲现在有情人了?"

"没有,绝对没有,爸爸。"卡罗里娜看看街上。外面有人站在太阳伞下吃东西,张开的阳伞抵挡着曼哈顿温暖的黑夜。

"那你干吗要给我提这事?"

"爸爸,因为这是一种可能,仅仅是一种可能。"

11

"在讨厌的热带,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我奶奶经常这样喊道。她很早以前就被埋葬在科隆·德·罗萨尔家族的大理石陵墓中了。奶奶这话是指把热带人变成热情、愤怒、与欧洲和美国人不同的那种狂热。奶奶名叫哈辛塔·德·罗萨尔·辛冠莎,她出生在西班牙,父母都是伊比利亚半岛人,她整个一生都在有蓝天也有倾盆大雨的中美洲吃苦受罪,那里有凤尾绿咬鹃在包围着森林、小路和土著村落的晨雾里歌唱。是奶奶让我看清楚,在热带,人们的行为方式是冲动和不可预料的;我和奶奶经常在她家的门廊阴凉里聊天,一面观赏着宝贝庄园的咖啡树丛,这座

庄园与首都的郊区为邻。我奶奶常说，在热带，扭曲的密林、潮湿的空气和缺乏法律管理的人群，从哥伦布一征服美洲开始，就让西班牙人的脑袋染上了毛病。

哈辛塔，我这样称呼奶奶比较好，因为这样叫她我会觉得她就在我身边，像个好朋友一样；是她像好友那样教导我：别让任何男人瞧不起。一九〇〇年四月哈辛塔出生在灿烂的塞维利亚一个地道的安达卢西亚人的家庭里，尽管那年西班牙把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拱手让给了美国，事情有些差强人意。父母不得不同意把大女儿嫁给阿贝拉尔多·科隆·伊巴拉——一个庄园主的儿子，他父亲居住在中美洲安提瓜老城里，哈辛塔就这样永远离开了西班牙。她没有反对这门婚事，因为她知道，如果选择另外一条路，那就是像大才女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①] 那样遁入空门，要不然就终身不嫁、照顾父母，因为她的妹妹们早已经出嫁，虽然不是嫁给像那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外地人那样的阔佬。实际上，她一开始就同意了这门婚事，因为她感觉这个咖啡种植园主有股无法道出的魅力：瘦高，皮肤微黑，留着小胡子，动作强劲有力，果断干练，少言寡语，知道生活里需要什么。一天上午，他出现在她家。她正在窗户旁边弹奏肖邦的曲子，旁边站着她的法国女教师。哈辛塔是个非常特殊的姑娘：弹钢琴，掌握高级数学，说法语和英语，会做美味佳肴，会织毛衣，不信上帝，不信任教士，她伪装成基督徒，

① 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1651—1695），墨西哥著名女诗人和散文家。16岁即进入修道院。

为的是不惹恼任何人。但是，她最感兴趣的是，觉得自己有能力在知识和技巧方面与最机灵的男人一争高下；为此，她梦想在未来的丈夫面前有发言权以及取得女律师的资格，那可是个缺少职业妇女的时代啊。

"到了那边，你愿意当什么就当什么。"阿贝拉尔多保证道。那时他还不是我爷爷呢。他双手拿着巴拿马草帽，利用法国女教师去给哈辛塔找另外一份乐谱的机会，第一次跟她单独谈话。"到了那边，到了安提瓜，阿贝拉尔多的妻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我的庄园与大海和邻国为邻。"

"到了那边，我能有钢琴吗?"哈辛塔问道。她无法想象横渡大西洋以及在西印度群岛安家落户的情景。

"你可以拥有你想要的钢琴、你喜欢的颜色和你需要的大小。"

半年后，他和她在塞维利亚结婚了。这半年的时间足以让科隆·伊巴拉的亲属来到欧洲，住进城里最豪华的大饭店，婚庆活动进行了三天。接着，新婚夫妇前往巴黎度蜜月。在巴黎的福地咖啡馆，哈辛塔见到了海明威、斯泰因和约翰·多斯·帕索斯三位著名的美国作家。他俩还参观了柏林、罗马和伊斯坦布尔。一九二七年过去了。爱情之夜让这对夫妇失去了理智，全然没有意识到一九二九年的世界危机正在逼近。但是危机只是帮助阿贝拉尔多成倍地增加了财富，因为他没有债主，只有欠债人。数月后，这对夫妇从圣马洛港登陆前往巴拿马，又从巴拿马穿过森林、湖泊和沼泽来到了阿瓜火山附近，那里有科隆·伊巴拉的一座庄园。

我奶奶在中美洲生了三个男孩，因此一直没能进大学，也因为她丈夫无声的反对——他不信任一个像她这样聪明的女子。奶奶不得不等了三十年，她丈夫才给她买了钢琴，她才弹奏出心爱的旋律。

“撒谎，男人统统爱撒谎。”她坐在三角钢琴旁边对我说。她那因为热带潮湿而患关节炎以及缺乏练习的手指，在迟到了几十年之后，又找到了弗莱库奥纳[1] 和舒曼的曲子。“骗子！臭猪！你要是能忍受男人的谎言和卑鄙勾当，那就结婚吧！否则的话，就不要去结婚，法比阿娜。孩子，这是经验之谈啊。”

12

一个两鬓斑白的男子，衣着考究，举止高雅，炫耀一身深色的亚麻西服，在艾奥瓦河畔的宅院门口等候布鲁诺。那男子是来告诉他：自从在安提瓜认识法比阿娜以后就爱上了她。现在他和她住在那边宁静大街的老宅子里，有前后院、喷泉和木制水槽。那陌生男子讲话时的严肃态度以及注视着他的黑眼睛，让布鲁诺说不出话来。他绝对想象不到他俩的婚姻会这样结束，竟然由自己老婆的情人宣布婚姻无效，而且就在米德韦斯特他家的门

① 弗莱库奥纳(1895—1963)，古巴著名音乐家。

口。就在他犹豫着不知是把客人请进起居室呢，还是狠狠给对方脸上一拳的当口，他的手机响了，他松了一口气，因为确认自己是在女儿的单元房里做梦，距离老家好几千里呢。他心中为之一动。他以为打来电话的人是法比阿娜。他满怀希望地拿起了电话。

一个男子的声音问道："您是布鲁诺博士吗？"

"是的，我就是。您是谁？"

"对不起。我打搅您了吗？"

"我在睡觉。这里天刚亮。"

"对不起，布鲁诺博士。时差把我给弄糊涂了，我以为您还在老家呢。"

"您是谁呀？"布鲁诺恼怒地问道，一面打开了台灯。

"我是探长董甘，瑞典警察，就在这里，在斯德哥尔摩给您打电话。我能占用您几分钟吗？"

布鲁诺觉得心口有个疙瘩堵得慌。这个钟点打来的电话，如果涉及法比阿娜，只能意味着更糟。

"发生什么事情了？"布鲁诺在沙发床上坐下来，无可奈何地叹口气。

"您是布鲁诺博士，住在艾奥瓦城，对吗？"

探长浑厚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说一口来源难定的西班牙语。

"是的。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吗？"

"我需要知道您是不是认识一个名叫福尔吉的妇女，她的全名是福尔吉·马诺哈。"

布鲁诺一听见这个名字全身一哆嗦。他干咳一声，看看卧室的门，担心他女儿会从她房间听见这场谈话。

他承认道："两年前我认识了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女子。"

"马诺哈太太原籍是印度，加尔各答人。"

"是的，她在大学期间是我的学生。"布鲁诺咽下一口唾液。"我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个钟点来问我这事吗？"

电话里沉默了片刻。布鲁诺的感觉是，董甘探长在纸上写着什么东西。他想象着那是个斯德哥尔摩灿烂的夏日上午，探长在望着一个有百年历史的公园和一条游弋白色游艇的运河。

"对不起，布鲁诺博士，可是您现在在艾奥瓦城吗？"

"探长，我在纽约，来看望我女儿。马诺哈太太出什么事情了？"布鲁诺问道，回想起女大学生那张秀气的面庞、长长的黑发、前额中间的红痣和苗条的身影，整个夏季她都身穿莎丽①。

"几天前她失踪了。"探长不慌不忙地说道。

布鲁诺险些被惊恐打倒在地上。

"真遗憾，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不快地问道。"她住在旧金山。有好几年的时间我没跟她说过话了。"

"她是不久前在瑞典失踪的。她的身份是旅游者。"

"我跟您说过了，我一直就没有见过她啊。"

"明白，明白。实际上，这个钟点给您打电话，只是因为一个细节：福尔吉·马诺哈手机最后打出的电话是给您

---

① 莎丽，南亚次大陆妇女穿的主要外衣，是一块 4.6 至 6.4 米长、色彩鲜艳、通常绣花的绸缎或棉布。裹在身上，一端任其下垂或用作头巾。

的，布鲁诺博士。”

他想起了几天前夜里的电话声，他还听见了女人高跟鞋走在砖地上的声音以及淋浴的水声。难道那是福尔吉·马诺哈？是他从前的学生和情妇，那个跟一个老头子结婚的外国女子打来的电话？

“探长，早在好多年前我们就没有通话了。”

“你们的手机几乎通话了三分钟。在这三分钟里你们什么都没说吗？”

“我就记得几天前的夜里我接到一个电话，可是里面没人说话……”

布鲁诺觉得探长正在详细记下他的话。

“布鲁诺博士，您要在纽约住下去吗？”

“只住几天，我打算访问中美洲……”

“我可以知道出访的内容吗？”

他本能地意识到，如果说出内容，那就是自找麻烦。两个在感情上与他有瓜葛的女人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失踪了，这事只能给他惹来不少怀疑。

他表示：“探长，我会很好地与警方合作，但至少我应该确信我是不是跟她谈过话啊。”

“明白，明白。”董甘又沉默了一下。他说：“我想通过这个手机还能找到您，对吗？”

“对。”

“您看，我想对咱俩都好的办法就是在纽约单独谈一谈。您说呢？我必须去旧金山与马诺哈的亲属见面，顺便可以找您谈谈。您说，您觉得在什么地方见面合适？”

“我说过了，我要去旅行了……”

"别担心。等我飞到大海那边再给您打电话吧。请记下我的电话号码,万一用得上呢。别担心,我就提几个小问题,布鲁诺博士,您休息吧。"

13

第二天,就在卡罗里娜开车送她父亲前往肯尼迪机场的路上,布鲁诺差一点就说出董甘探长来电话的事,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没敢讲出自己与那个印度女生"有事":他不好意思说他曾经与一个完全可以给他当女儿的姑娘纠缠不清的事。父女二人行驶在前往机场的公路上,前面都是车,左右都是白桦树,天空万里无云。卡罗里娜听完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后,打破了沉默说道:

"关于我妈,有件事我没给你说。"

布鲁诺猜想一定是指昨夜他梦见的事:他母亲有情夫,她的失踪是因为她要离开他重新开始生活。

"是什么事?"他双手扶着腿上的手提箱说道。

"有的事你没有告诉我。"卡罗里娜说着,一面斜眼瞥了他一下。

"劳驾,现在别对我责怪什么。我只想快到安提瓜找着你母亲。"

"你一直没告诉我你跟一个印度姑娘的事,你欺骗了我妈。为什么要这样?"

"是你母亲这样说的?"

卡罗里娜打开转向灯向出口驶去,沿着指向机场的路牌前进。

"是我母亲说的,可是你为什么保持沉默?我不是小孩子了……"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布鲁诺快速说道,一面假装注意那些已经加入到另外那条公路的车流,那条路像刚才一样拥挤。"如果能安慰你的话,我给你道歉。那是个可怕的错误,给我们造成很大伤害,你妈妈已经原谅了我。为什么你现在还要揭短?"

"事情过去并不久。"卡罗里娜这样认为,一面换到快车道上去。"三年的时间不会那么容易忘掉一件不忠的行为。你不这样认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我了解细节,因为是我妈告诉我的。"

"她不应该这样做。她应该让你置身于这场危机之外。"

"爸爸,她不会掩饰。你跟那女孩的风流事让她没法忍受。我发觉出事了,妈妈只好把事情告诉我。坦白地跟您说,我很失望,很难让我亲近您,我不能接受你假装正常的样子。"

"为什么你一直不问我对这件事的说法?"

"干吗要问?难道就为了看看你为不能辩解的事情拼命辩解?"

父女已经接近机场;远处,公路上空几架飞机穿来穿去,寻找降落跑道,很难想象那样一个周围有森林、旅馆和公路的地区能有降落的地方。每当接近机场的时候总

会让布鲁诺感到焦虑不安。飞翔终于不再是过去那种与众不同的活动了,如今在美国,飞机就像灰狗长途客运公司的公共汽车一样,它的服务早已衰退到苏联时期民用航空总局老航线的水平了。

卡罗里娜又加了一句:“但是有点事最好让你在登机前知道。”

“你说吧。”布鲁诺抓起手提箱的把手。他不愿意忍受新的指责了,妻子的失踪开始让他感到疲惫了。

“你最好知道,我妈并没有忘记你那些风流外遇。”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妈去找你的情妇了,结果真的找到了。”

“怎么样了? 她跟她谈话啦? 为什么?”

“为了让那女的把一切都说出来。为了让她说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那故事是怎么开始的,在什么地方睡觉,怎么在各自的配偶面前撒谎,你们有什么计划……”

布鲁诺变了脸色,望着卡罗里娜。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卡罗里娜态度是严肃的,她声音颤抖,目光注视着公路。

“她怎么不对我说呢? 干吗要这样做啊?”布鲁诺抗议道。

“因为她想知道全部情况,了解故事的细节,但是从害人者的角度了解。你不能理解吗?”

“害人者的角度……可她怎么能跟那女人说上话呢?”

“用讹诈的办法。她手里有那女人写给你的信啊,还有那女的寄到你学校的照片、传真等等,甚至包括送给你

的内裤。她对那女的说，要是不肯见面，她就把所有那些东西寄给她丈夫。你知道这对于一种传统文化里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而那女的就是这种文化里的人……"

布鲁诺于是明白了自己原来把那段关系的纪念物都存放在大学办公室的一个档案袋里了，发生危机后，他没有打开过。最有可能的是法比阿娜偷偷地搜查了他的办公室，找到了所有那些材料。

"你是说你母亲和那女人见面了？"他结结巴巴地怀疑道。

"爸爸，在不同的城市里，她俩见了好几次面呢。"

"为什么呀？"

"为什么？因为我妈想彻底了解你背叛的事实，想揭穿你的谎言，想恢复你为了欺骗她而出去旅行的真面貌，因为她想要知道全部情况。"

"这是发疯。"布鲁诺含糊其辞地说道，一面摇摇脑袋。"她讹诈那女人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她觉得自己非常了解你们那些事情了，觉得自己不再是受害者了，不是被嘲弄的人了。"

"我说的是到什么时候她还去看那女人，是一年前？一个月前？一周？还是多长？"

"我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是她已经不再去见那女人了。"

轿车拐向国际登机入口处，停在黄色出租车与其他正在下客人的汽车之间。一名交警冲他俩大喊：快走！布鲁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因为卡罗里娜像往常一样，是不会陪他去办登机手续的。再说，她也不喜欢告别。

“那么你认为这就是促使她失踪的原因了?”他问道,人已经站到了车外,一手推着门,因为立刻要关上了。

“我不知道。”卡罗里娜严肃地回答说,一面屈身看看父亲的眼睛。“爸爸,可这是你比任何人应该都清楚的事。你应该知道这是不是她离家出走的充分理由……”

14

布鲁诺走在机场的通道里,觉得一切都在他周围旋转。太阳穴跳动得很厉害,好像要爆炸一样,胃里在燃烧,柜台前的繁忙景象好像没完没了似的。他在美国航空公司的工作台前办了登机手续。后来,他来到登机区,在看见的第一家咖啡厅里,他找了个临时藏身的地方。他一口气喝光了双份芝华士牌苏格兰威士忌。他需要让酒精流进血管,放松一下,说服自己那一切都不是真的。他妻子现在不可能秘密地与那印度女人见面,背着他去彻底了解那段不忠的故事,那对她来说实在太残酷了;也会让他处于一种难以支撑的尴尬地位。这意味着法比阿娜已经了解了他风流韵事的全部细节、他和那女人幽会的详情、狂妄的计划,甚至包括奸夫淫妇做爱时交流的脏话。既然法比阿娜成功地讹诈了福尔吉·马诺哈,那么她肯定已经诈出了他们通奸的最后一点秘密。

从酒吧柜台上,通过维萨信用卡,布鲁诺查询和妻子

法比阿娜共享的双人卡的最新收支变化。他时间不多，十五分钟后就要登机了。他查明妻子已经在迈阿密取出了五千美金，时间是她前往中美洲旅行之前，就是说，是在她通知他分居的决定之前；这以后账上没有新花销和取款的情况。假如她已经购买了旅行支票，或者支付了饭店的房钱，那就使用的是现金，或者另外一张他不知道的信用卡。但是，她在迈阿密取出现金就说明她已经决定不回家了，这个决定与在安提瓜有什么“外遇”无关，而是与一项事先制订的计划有关，大概是在米德韦斯特制订的，那时她在他身边假装是幸福的。

那么实际上，这个法比阿娜是什么人啊？他想，心里打了个冷战。我真的了解她吗？怎么可能在近年来他正休养生息、准备破镜重圆的时候，妻子竟然去讹诈他从前的情妇呢？难道是为了搜集他不忠行为的材料？莫非她认为战胜往日痛苦的办法就是没完没了地抖搂往事？他想如果一个人一生都做不到有自知之明，那么以为在几年内就能了解别人，那可就太天真了。如同法比阿娜错误地认识的那样：只要说呀，说呀，说呀，就可以了解别人了。这个道理不服不行啊：知人知面不知心！知心是很困难的，所以用不着因为不知道妻子的全部情况而感到内疚，用不着因为没有聚精会神地倾听妻子讲述往事而悔恨。到了最后，她那些讲出来的事情就像他为了隐藏自己不忠行为而编织的话一样，都是虚假的。威士忌给他带来一种舒适的昏昏欲睡的感觉；他认定，法比阿娜的报复手段就是占有他背叛行为的细节，就是垄断话语权，就是要变成掌握事情说法的主人。正如卡罗里娜所言，

法比阿娜对他的背叛行为了解得一清二楚，因此她不再是受骗的角色了。

那么，法比阿娜不留痕迹的突然失踪是有什么打算吗？布鲁诺一面登上前往迈阿密的飞机，一面在反复思考。她打算让他绝望？实施亡羊补牢式的报复？迫使他一路跪行到安提瓜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请求宽恕？或者仅仅为了在两人中间设置一个不可逾越和永久性的鸿沟？距离大学重新开课还有两个月，因此他可以用六十天的时间寻找妻子和说服她回家。他准备告诉她：夫妻生活还是两人在一起为好。真的好吗？法比阿娜会尝试一下吗？他在机舱里一找到自己的座位，就戴上了耳机，倾听好像是马勒的交响曲，接着开始思考女儿在餐厅的言行。有个现象是显而易见的：卡罗里娜对母亲的失踪似乎并不吃惊，这可以归结于她受到的佛教影响；或者归结于她与母亲有秘密联系，至少女儿知道一个他不了解的计划。让他感到不安的是，卡罗里娜已经用她习惯的慎重方式和交际手腕预见到法比阿娜可能有情夫。他感到太阳穴又重新剧烈地跳动起来了。难道是针对他的一个决定吗？他愤怒地思索着，一面重复法比阿娜在告别短信上写的那两句话。

当然，这个决定是不是针对他的并不重要。关键是这个决定对于她争取时间和空间有好处，是为了调查他不知道的什么事情。在这样一个玛雅人生活在麻木状态的国家里——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恰恰是由于像他妻子那样的家族对玛雅人实施的剥削和压迫——有什么好调查的呢！一句话，法比阿娜到底有没有情人啊？难道

她想一个人找回自己的过去以及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婚姻吗？或者因为她爱上了什么人？这些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他想。

不存在无缘无故的被冻结在时间和空间里的两地分居，男女生活里不存在免费的插曲，布鲁诺一面想一面望着舷窗外停机坪上渐渐远去的行李车和牵引车。他想，通常情况下，人在说话办事的时候无意间伤害了别人，心里以为误会是偶然的结果，是说话无节制和纵欲的结果。多年共同生活而不犯错误、不伤害对方或以为任何坏事都可以原谅和忘记，这是不可能的。或许夫妻之间到最后仅仅就是不过分折磨对方，不刻意迫害对方，不限制对方自由而已。也许让事情运转，让共同生活不变得令人窒息和有压迫感，其技巧就在于此吧。假如恋爱时伤害了对方，结果会是致命的，可又是难以避免的。难道法比阿娜不愿意伤害他？不会因此她才远走他乡吧？严格地说，她已经在最糟糕的时候抛弃了他，可能目的就是让他感觉自己有错，甚至包括他没有犯过的错误。他想，要理解法比阿娜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波音飞机在用力地咆哮着，逐渐攀登上纽约晴朗的天空。

15

父亲发生坠机事故后，我的生活垮了。我觉得现在

正从阴影里摆脱出来。这是我第一次坦白，我这是发自内心的，如同从我们女人心里涌出的一切有价值和有意义的话一样。我们女人的话是在心里跳动的，这并不是遮掩，而是把心里话藏在类似河流的拐弯处，让温暖的水流和安全的弯道保护心里的秘密，而不是像男人那样把心里话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和布鲁诺在葡萄架下吃午饭，那是克里特岛上克拉托甘博斯海湾边的一家酒馆；那时绝对没有想到变成那个乌托邦式疯狂轮盘轴心的竟然是我自己。可以这么说，布鲁诺用惊异的眼神望着我，仿佛我坦白出来的隐私要求他立刻并且永远有所承诺似的。他还用吃惊的目光注视着我，我敢这么说：是用“害怕加吃惊的眼神”望着我。后来我告诉他我怀孕了，他也是这么一副害怕和吃惊的表情。

或许，就在我对布鲁诺说，认识他之后，我的生活终于摆脱了失败的阴影，可是没有向他说清楚：这并不意味着他必须负担我的生活。我这是犯了一个错误。其实，我仅仅打算告诉他，我第一次想重新生活下去和打算做事情；我希望建设一个理想主义的世界，但不是布鲁诺研究和著述的那种乌托邦——他那种乌托邦奴役的制度就是用天堂来许诺人或者用地狱来威胁人的空想主义，而是那种拥有和划清各种生活差别的理想，是那种允许人们，至少允许我这样普通的人可以变成担任社会重要角色的“主义”，并且让人们过上和谐生活、拥有安全的家庭、拥有可以经受任何考验的忠诚和亲情、没有背叛的危险的理想主义。这样一来，我的理想主义就暴露出我眼下缺少的东西了。

我没有保留对父亲原先的记忆；这话我对布鲁诺也说过了，那时我和他一起讲述各自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我说，父亲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已经缩小为一个脾气不好、不大可亲、缺乏风度和有溃疡的人。由于要收获咖啡、烘干咖啡豆和操心咖啡的价格，所以很少有时间照顾子女们；他这个父亲只要是在家里的时候，就要用叫骂和皮鞭教育我们，很少通过劝导和解释的方法开启我们的智慧。于是，他就给我留下了这样的记忆：一天早晨，他告别了我们，没有想到竟然是永别，没有想到我母亲不善于管理在一个由男人统治的世界里、一个由爸爸的弟兄们用询问的目光监督一切的各个庄园。

伯伯、叔叔们认为我母亲是个新手，因为我母亲与哈辛塔奶奶和阿贝拉尔多爷爷不同，她出身于安提瓜的中产阶级，虽然有荣誉，但是在科隆家族的人们看来却是寒酸的阶层。我外祖父——我没有见过，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在咖啡银行工作。外祖父经常西装革履，气质高雅，但是家庭经济收支仅能维持平衡，而外祖母需要管家和照看子女。外祖母的形象，我也不记得了，因为在外祖父逝世后不久，她也仙逝了。对我来说，她的形象仅限于那几张挂在墙上的我看了好长时间的深绿色照片：她坐着，表情严肃谨慎，身边是她丈夫。夫妻二人穿上了他们最好的衣服，但是为了照出一张好照片来，显然太注意照相师的指挥了。

就在大家不知道的情况下，我父亲加夫列尔爱上了阿尔玛——一个大眼睛、模样俊俏、脆弱娇气的姑娘，她会做针线活和下厨房，像从前的妇女那样温柔贤慧。科

隆家族的人们一直不知道加夫列尔怎么认识阿尔玛的，因为凭借她的条件是缺少进入寡头集团圈子的可能性的；但是她以某种方式成功地在路上与加夫列尔迎面相遇了。他有着出众的风度仪表和可能继承的庄园，因而自然是最佳的择偶对象。几个上层社会的姑娘一直用关注和热爱的眼神追踪着他的动向。

我父亲的兄弟们千方百计地阻挠这门婚事，与此同时，阿贝拉尔多爷爷，那位白手起家创造出家族财富的庄园主，则保持着距离和沉默。我知道我父亲的大哥，我的康斯坦丁诺伯父，甚至雇用了一名来自首都的侦探，请他跟踪阿尔玛，无论她是去做弥撒、去上缝纫课，还是看望女友，侦探都要跟在阿尔玛后面走遍安提瓜的大街小巷。伯父盼望侦探能发现阿尔玛有情人；但是，这位追踪专家仅仅查明，每当阿尔玛出门都是去附近的教堂、杂货店或者西尔瓦小姐领导的现代女子学院进修有关女红的课程。我的叔叔们还雇用了一个来自哈瓦那的博莱罗舞曲的漂亮歌手——新大陆所有浪漫的女子都曾经在某个时刻渴望得到一名博莱罗舞曲歌手的歌词——为的是让歌手去她家的阳台下唱小夜曲，去纠缠阿尔玛。但是，阿尔玛从来不在阳台上露面，没有丝毫的好奇表现。叔叔们甚至查阅了户籍管理所的存档材料，打算查一查阿尔玛是不是私生女；查一查阿尔玛的父母是不是来自由上帝和法律许可的合法夫妻，或者是否有什么亲戚犯有前科。可是，调查的结果却没有任何站不住脚的内容。

“烦透我们了！”一天，胡利阿诺和特奥托修两位叔叔对他们的大哥康斯坦丁诺说：“这个家庭没有源远流长的

东西，可也没有污点，就是穷而已。”

“这个‘穷’恰恰就是问题啊！”据说这就是大哥的回答。他一面在父亲一处庄园的门厅里来回激动地踱步一面说道。那一夜他和妻子出席了共和国总统招待咖啡园主的晚宴。“如果他们不是身无立锥之地，那姑娘也是在追求加夫列尔的财产。”

“最好别说这事了。”据说胡利阿诺这样提议道。阿瓜火山高高耸立在远方的密林和云端之上；下面，城里的石子路面笔直、光亮、冷清地铺展开来。

“难道就让她这样随随便便地走进咱们家门？”大哥康斯坦丁诺质问道。

“感情上的事是不能讲道理的。”据说胡利阿诺这样说道。“这是浪漫的小伙子和大姑娘典型的冒傻气。你别再指望我们出力了。他俩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从那天起，胡利阿诺和特奥托修不再参与反对加夫列尔的阴谋了。只剩下大哥康斯坦丁诺这个消瘦、黑眼睛、天主教徒和掌握铁一样纪律的主人，继续播种反对阿尔玛的仇恨种子。几周后，婚礼在首都举行了；我母亲身穿一袭白色的长裙，面纱遮盖了她美丽的脸庞，手持一束浓郁的康乃馨，走进了教堂和家族的大门。她离开教堂的时候，一个由孩子们组成的合唱队——他们都化了装，头戴金冠，背插纸做的翅膀——在乐队的伴奏下，唱起了婚礼进行曲。我父亲——十年后像天使一样从空中落下——望着照片上我的母亲。我把这些照片保存在鞋盒里。他着迷和赞美的神情反映在他那褐色的眼睛里，满脸幸福和喜悦的表情，无法相信自己挽住了一生心爱的

女人的手臂。

“加夫列尔没有哪张照片能像他在婚礼上拍的相片那样更显得幸福了。”我对布鲁诺说，那时我俩正在欣赏利比亚海，它干净而又平和地向地平线延伸过去。我俩正准备离开葡萄架。

“他是用自己的整个心灵热爱着阿尔玛。”我的布兰卡婶婶总是这样讲的，她是胡利阿诺的妻子。我很想听听她亲口说出这些话来，因为这些话让我伯父康斯坦丁诺喜欢吵闹的眼神发亮；伯父一直不肯原谅加夫列尔跟一个安提瓜中产阶级的女子结婚。我父亲不模仿他哥哥们跟传统家庭姑娘联姻的榜样，选择了在一处偏远的庄园里把我们养大，可能他担心大城市的社交会拒绝我们。我在庄园里跟兄弟们一起长大，我最早的记忆就来自那个地方：温暖而亲切的清晨，鸟群的啼啭和马群的嘶鸣把我们唤醒；空气里充满了咖啡的浓香，那是晒在水泥地上的咖啡豆散发出来的；还有那在小溪边或者树阴下的游戏。这是些让我模模糊糊看见的形象，它们与玛雅人居住的山峦画面混合在一起；玛雅人一大早就下山来采集咖啡豆，他们那默默劳动的身影与老仓库以及保护这些“黑金子”不被盗窃的武装警卫的身影混合在一起。多年以后，这些武装人员与军队联合一道保卫种植园不受游击队的袭扰。据伯父康斯坦丁诺说，游击队企图占领庄园，他们禁止宗教信仰活动，打算建立像古巴那样的共产主义制度。

尽管我父亲远离了家族的庄园建立起自己的生活，尽管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和一位美丽贤慧而又勤劳的妻

子，她负责管理家务和养育子女，尽管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去大教堂做弥撒，然后在祖父的某个庄园里共进午餐，我的伯伯、叔叔们却一直不接受我家进入他们的圈子。

“那时我们既属于又不属于那个家族。”那天，我这样对布鲁诺说，当时我俩从背风向阳处朝着克拉托甘博斯海湾的奥德赛客店走去。我还记得我一说出这些话，布鲁诺的眼睛里便露出怀疑的神色。

第二章 热带丛林

响亮得如同
不幸的小船
又像利比亚海。

——优素福·翁加雷蒂

16

飞机在曙光机场降落的时候，布鲁诺心里想：到了最后，所有的婚姻都死于家务琐事。是的，无论他还是法比阿娜的情感清单上都有牺牲品，二人为了结合，都抛弃或者遗忘了什么人，例如那个印度女子和她戴绿帽子的丈夫，例如那个古巴女子和她那性无能的传道士。现在是下午七点钟，夜幕已经牢牢地把中美洲掌握在自已手里了。就在飞机沿着跑道向终点滑行的同时，布鲁诺感觉现在已经远离了董甘探长，已经躲开了他前情妇失踪的事件，或许可以集中精力寻找法比阿娜了。移民局官员查验过他的美国护照之后，他走到了温暖的室外，拿着手提箱穿行在神情诡秘的出租司机与行乞的土著女人中间。他租了一辆汽车，四十分钟后，车子停靠在“圣多明各之家”的停车场上了。

布鲁诺穿过石头拱门，旁边有个漂满玫瑰花瓣的蓄水池，他浑身一激灵。他想，几天前，法比阿娜大概就走过同样的路线。他从桃花木的柜台上领取了钥匙，向自

己的房间走去。安提瓜优雅的风情让他平静下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仅仅从纽约飞行六小时之后，居然存在着一座沉浸在过去殖民时期的城市。让他着迷的有：笔直的石头路面大街、黄褐色大墙保护的深宅大院、铁栅栏保护的窗口、西班牙式的屋顶、教堂和宫殿的遗址，它们在述说着业已消逝的陈年财富。吸引他的还有那些古老建筑的公共场所，里面铺着瓷砖，窗户半开半闭，由于城市周围是咖啡种植园和绿色的山峦，因此气候总是非常宜人。布鲁诺想，全球再也没有保存得如此完好的殖民世界了。这时他正穿过饭店的走廊，隐约看见一种巴洛克风格的明暗设计中，有巨石大墙、用金黄色石膏衬托的油画、有蜡烛燃烧的烛台、大理石长桌、半圆式的连拱廊以及布满常春藤的雕刻。他上床躺下，通过敞开的天窗，听见了远处木琴的演奏声，闻到了夜空中难以形容的芳香。

过了一会儿，他请服务台跟他妻子联系一下。他知道不会联系上的。女接线员在片刻后告诉他，法比阿娜不在旅客的名单之中。他坚持说，法比阿娜在这里住过，女接线员请他等几分钟，她查一查发生什么事情了。几分钟过后，女接线员再次说，法比阿娜几天前就离开饭店了，去向不明。布鲁诺没有泄气，这是一家信用很好的饭店，总会在什么时候给他提供他妻子的情况的。

挂上电话的时候，他想起探长董甘的呼叫，对于自己竟然那么天真地回答探长的话感到羞愧。严格地说，他没有义务回答任何人的问题，如果那人自称代表当局而又不拿出恰当的证明来，更别说什么要求他谈及一个像

他前情妇失踪这样棘手的问题了。他从钱包里拿出董甘给他的电话号码来，拨了一个斯德哥尔摩电话。等待着，这个时候应该是瑞典早晨七点钟。

“这里是警察局。”电话那头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道。布鲁诺用英语请求她接探长董甘。

他把手机放在床上，向花园望去。路灯下，一段砖墙在闪光，一种藤蔓植物攀缘在上面。

“这里是探长董甘的办公室。”电话留言机里，探长用瑞典话说道。布鲁诺感觉到有某种威胁，连忙挂上了电话。

这么说那家伙的确是警察了，他想，因此，那印度女子失踪的故事也就是真的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探长董甘还会打电话过来，要求跟他见面。布鲁诺心里想，或许在美国可以拒绝一个瑞典警察的传讯。但是，他立刻想到，估计美国和瑞典之间的警察会有协议。最好的办法还是听其自然，归根到底，他是无辜的，好多年以前他就没见过福尔吉·马诺哈了，他与她的失踪毫无关系啊。但是，法比阿娜呢？法比阿娜在什么地方？怎么向董甘探长解释他与自己妻子的失踪也是无关的呢？

他起身打开房间的计算机，开始在黄页上寻找福尔吉·马诺哈在旧金山的地址。他记不准她在哪条街道上，但是相信只要看见她的名字出现在屏幕上，就立刻能辨认出来。很快他就找到了她的地址：圣塔马利亚路 225 号。他重新躺到床上，拨了那个电话号码。

“这里是马诺哈家。”立刻有个男子的声音回答说。布鲁诺算了一下，美国西海岸应该是早晨五点钟，说话的

应该是福尔吉的丈夫。“喂？喂？我是马诺哈……”

这是一个老年人有气无力的声音。可能不是福尔吉的丈夫，布鲁诺想，他曾经见过福尔吉丈夫的照片，看上去要年轻得多。肯定是家里人因为福尔吉的失踪而聚在那里的。照片上，福尔吉的丈夫露出一头浓密的白发、黝黑的皮肤和清秀的面庞；福尔吉站在他身边，与女儿们混在一起。电话里的声音开始发火了。布鲁诺对那些照片记得很准确，因为福尔吉常常携带家庭相册来约会。做爱之后，她还裸体躺在床上，不厌其烦地给他说明每张照片的故事，这让他倒胃口，觉得比两人的通奸还恶心。布鲁诺一直在纳闷，为什么她要他看这些照片呢？莫非为了让他知道只要能跟他走，她就准备牺牲一切？或者是为了向他展示两人在一起可以过什么样子的生活？大部分照片是在家庭聚会上、在滑雪中心或者海滩上休假，或者在欧洲某座城市旅行中拍摄的。在所有的照片上，每个家庭成员都幸福地微笑，睁着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全然不知道有人将来要背叛家族了。一想到联邦调查局可能在录音，他赶忙挂断了电话。后来，他睡着了，床头灯没关，因为他努力在回忆最后一次与福尔吉做爱的情形。

17

布鲁诺次日醒来时，让他感受深刻的是，远方的山峦

一片浓绿，被迷雾包围。阿瓜火山匀称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在天际。一种持久的宁静气氛漂浮在安提瓜四周，那是一种源于大墙和石头路面的和平气氛，穿透人们的皮肤，让人感受到浑身的安逸。他在兰花楹树下的阴凉里打开报纸，阅读关于首都令人惊恐的犯罪消息，与此同时，他吃着早餐：炒鸡蛋、黑豆粥、玉米饼和咖啡。

他的注意力无法集中在消息上。他感觉自己对法比阿娜的担心让他情绪不稳定，甚至达到妨碍他清晰地回顾事情经过和采取谨慎决定的程度。他无法掩饰这种情绪，他忧心忡忡，茫然不知所措。妻子的信息已经产生影响了，正如女儿卡罗里娜责怪的那样，他现在好像对法比阿娜出逃——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呢？——带来的后果的担心超过了她的失踪。毫无疑问的是，这在他的学校里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但是，他焦虑不安的原因主要不是爱不爱法比阿娜的问题，而是无法确定到底优先解决哪个问题；他还不知道首先应该做什么呢。假如法比阿娜能够获悉此时他思想混乱的程度，肯定会说，她早就知道，男人总是把感情放在一个确保他自己安全的秩序内，才能爱别人，或者以为在爱别人。法比阿娜想，不要信任那些声称为爱情可以发狂的男人，因为这样的男人是不存在的；为爱情发狂仅仅是为了掩饰男人不能在任何情况下爱女人，或者至少像女人那样爱男人而施展的演技罢了。

花香从面向房间的漂亮庭院里传到布鲁诺的嗅觉中。这让他想起庞贝城住宅的院落。他想，安提瓜深宅大院的布局与维苏威火山城的院子相似，甚至连这两个

地方空气中的芳香与清新也都一样。这时，他注意到在右边的餐桌前，一群意大利人在吃早饭；在另外一桌，更远一些的地方，有一群法国人。殖民时期的建筑艺术吸引了那些不是追逐海滩、黑白混血女人和热带阳光的欧洲人，而是前来寻找文化证物的人，因此可以区别出不同文化层次的旅游者。虽然大部分院落毁于一七七三年的地震，但是在近三十年来以奇迹般的方式重建起来了，它们属于中美洲和美国人，对游人是不开放的，但是院落完美的正面、石头路面的街道和鲜艳夺目的咖啡馆，同样还有餐厅、古玩店和旅馆，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外国人。布鲁诺想，安提瓜将来一定会变成像威尼斯或者巴黎那样群众性旅游的目的地。

布鲁诺折好报纸，吃完早餐，去了饭店管理员办公室——一个宽敞清洁的房间，墙壁漆成了褐色，屋顶可见木结构的横梁。一个年轻的女子接待了布鲁诺。他说他需要关于法比阿娜的资料。

"是您打的电话吧？"那女子问道。

"正是。我是她丈夫。"

"我亲自查了查这件事。只能告诉您，客人在几天前就离开我们饭店了。"

"她去哪儿了？"

"先生，我们不知道。"

布鲁诺解释说，事情紧急，有可能发生不测事件。他相信饭店能找到更多关于他妻子逗留的情况。

"比如什么情况，先生？"

"不知道。比如她离开饭店时坐的车辆牌照。你们

不登记吗?"

"先生,我们没有这个习惯。"

"或者至少告诉我她去的方向,或者服务员中有谁跟她说过话。"

那女子做了记录。布鲁诺趁机向她要了法比阿娜打过电话的号码清单、她下榻的房间号码以及有谁在餐厅接待过她。最后,他请那女子提供饭店里是否还有见到过他妻子的客人的信息。但是,他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感觉:这一切都没用,不会指明任何方向,谁也不会记得什么,因为法比阿娜的足迹已经消失了。

"先生,别发愁。我看看能为您再做些什么。"那女子边说边玩着笔记本上的圆珠笔。"相信我,发生了这样的事真遗憾。对了,您能告诉我,您在这里准备停留多长时间吗?"

18

我预先声明,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我的悲伤并没有因父亲的去世而终止。恰恰相反,在那座偏僻、寂静和辽阔的庄园里,还有妈妈以及弟弟们生活在一起,日子逐渐变成了一座真正的地狱:我童年的幻想一一被慢火烧成了灰烬。妈妈那时年轻貌美,她不甘心长期扮演寡妇的角色。于是,不久,我就固执地认定,她已经不再特别关

心我们以及我们存在的问题了。我发觉她悄悄地把我们转移到贝尔塔保姆手中；发现她每到星期五夜间就很晚回家，乘坐一辆美国加长轿车，司机出于某种原因隐藏在车内的暗处，与此同时，妈妈悄悄推开家门，她没有料到我在监视着她。

到了飞机坠毁事件发生的第三年，妈妈脱下了身上永久性的丧服，不加任何解释就终止了我们周日前往墓地给父亲的灵寝献花的活动。她开始穿紧身袒胸的女衫，像法国荧屏杂志上的女演员们那样隆起乳房的胸罩以及突出胯部和显露膝盖的短裙。她脸上的苦相逐渐变成了热情可爱的模样，眼睛恢复了昔日的神采，忽然间令人惊讶地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位崭新、陌生、关注时尚杂志、情感刊物和爱情广播小说的女人了。她在寝室的镜子前面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看看正面，望望侧面，抻抻衣服的皱褶，或者拢拢落下的一缕头发，哼唱着一首时髦的博莱罗舞曲，跑到有栅栏的窗前，站在大门一侧，倾听着夜间某辆汽车开来的嘈杂声。

一天下午，妈妈带我坐小型公交车去市中心。那时我感觉特别幸福，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向我发出邀请，因为这让我感到自己已经长大，还因为我和母亲可以单独谈谈了。家里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好，没钱买新车，周日不能出去吃午饭，也没钱粉刷院墙。看来，这突然的经济拮据是伯父康斯坦丁诺对庄园资金的控制所致，可我母亲有权得到这些资金，那些庄园按道理是属于我父亲的，也就应该是我们的财产。我一直没有闹明白出现如此有害和漫长的拮据状态的真正原因；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

明白了伯父通过一些司法讼棍把这些财产放到了一片无主的土地上，阻挠这个寡妇——我的母亲——自由支配应该属于她的财产。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把我妈妈变成了又一个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女子，让她也让我们过着一种听凭康斯坦丁诺伯父不规矩、滥用签单权力的生活。当然，那个时候我对上述情况一无所知。

妈妈那天拉着我的手走进了欧罗巴咖啡馆，这让我高兴极了，因为那是最时髦的地方了。从妈妈的表情上看，她已经恢复了对我在少女时期的渴望和焦虑的关注了。她终于又变成了我一直渴望的好朋友。妈妈很细心地打扮了一番，嘴唇鲜红、眉毛修长，头发刚刚梳洗整理过。她身穿紧身女衫和套裙，脖子上和耳朵后面洒了香水。她给我要了一份香蕉奶茶和一块奶油糕点，她自己要了一份奶茶和烤面包片。

"多漂亮的姑娘啊!"过了一会儿，我身后有个声音高声道。我吃惊地回头，看见一个胖男人，留有小胡子，身穿西装，打红色领带，头戴卡彭① 礼帽。"这位公主叫什么名字?"

慌乱中，妈妈说出了女儿的名字。"卡彭"请求在桌旁坐一分钟，他说因为我让他想起他的一个侄女，世界上最美丽和聪明的姑娘，住在洛杉矶。妈妈同意那家伙在桌边坐下。他给自己要一杯咖啡，给我要了一块"黑森林"蛋糕，也不问我是不是乐意，其实这种蛋糕是我特别喜欢的点心。片刻之后，他和我妈妈已经专心致志地投

① 卡彭(1899—1947)，美国著名的黑帮头子。

入到谈话中去了，把身边这个宝贝公主完全给忘记啦。

他和她谈到去遥远的地方旅行、海边的旅馆和将来的约会。他俩低声地笑，互相对视，长时间地保持沉默。在那时华丽的欧罗巴咖啡馆玻璃枝形吊灯的照耀下，母亲的面颊变得通红。我只记得，那陌生男子走后又剩下我们母女二人时，我重新高兴起来。妈妈恢复了镇定，再次问我在学校里过得怎么样。

经过首都那个下午之后，我就忘记了那个企图用某种方式代替我爸爸位置的讨厌的闯入者的形象。直到一天夜里，我母亲从一辆每星期五送她回家的加长轿车下来的时候，一辆喘息着路过街道的卡车大灯的扫射，让我隐隐约约快速看见了驾驶轿车者的身影。就是那位“卡彭”啊。

19

布鲁诺教授在城里走了一圈，不停地问自己：归根结底，他绝望而奋力地要寻找妻子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爱情吗？还是因为害怕过那种没有她在身边的生活？正如女儿所说，夫妻相伴的时间比爱情要长得多。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给法比阿娜提供她渴望的自由时间和逃避丈夫的空间。他走进古玩店，那是她在参观这座城市的时候经常要光顾的地方；他看到那里有殖民时期的家具

和雕像、铁制的烛台、油画以及在高大顶梁柱的厅堂里展览的香炉——他妻子特别喜欢的东西。但是,布鲁诺没能从任何物品中得到他妻子似乎从中提炼出来的秘密信息。和风从教堂的庭院里带来了玛雅人刺耳的私语声;教堂里摆出无袖女衫、杂色的美洲豹皮和用于嘲弄西班牙征服者的木刻面具。

布鲁诺穿过阿尔玛广场的拱门之后,进入贡德萨咖啡馆的安静场地,占据了泉水池旁的一张桌子。他要了一杯牛奶咖啡,心事重重地等着,一面呼吸着上午新鲜的空气,一面努力振作精神。只好认命啊。他不得不等候着饭店的电话;如果饭店不给他提供线索,他真不知道如何继续下去。法比阿娜的失踪肯定是因为他过去的不忠行为而暂时遭到的报复行动。他想,要不要雇一名私人侦探啊?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一个不会制造乱子的人,可以找到她并能让他来说服她回家的人。要不要一个私人侦探?他反复在考虑,一面又担心可别找到一个骗子,结果要一大堆钞票,还没完没了地敲诈。一些私人侦探经常是这么干的,应该小心谨慎些。从任何一个国家到美国一般都容易适应;但是,从美国去别的国家则不可能适应。有某种因素,或许就是能力,极端的个人主义,或者冷漠,让人习惯留在美国,习惯一种在别的地方不重复的生活。再说了,有谁能比他亲自出马更好地去找妻子呢?他品尝着咖啡,咖啡味儿似乎让他觉得可怕,一面为没有收到法比阿娜的信息而伤心。

然而在他给咖啡里又加了一勺糖的时候,忽然意识到,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妻子的生活已经打上了一个根深

蒂固的印记:离开这个表面上天堂般的地区,离开这片完美无瑕的天空和原始森林,离开这及时下雨和风暴频仍的地区,去定居在一个没人问你是从哪里来的世界——但在寡头专制的国家里是要严格审查的,你可以过一种没有任何禁忌的生活、与你的过去和记忆没有联系的生活,可是要住在一个历史循环往复和主要角色代代重复的国家里却是不可能的事。中美洲不仅是永远四季如春之地,而且是回归到尼采学说的地区,是时间仅仅重申同样形势的地区,在那里出身贫穷的人,也死于贫穷,他的子孙后代永远贫穷;生于富贵人家的,继承祖业,世世代代拥有阔人门第。在热带,总是以某种方式反映出这样的循环,在但丁眼里,这就是地狱里受惩罚、天堂里得褒奖的本质。在这个绿色、温和的世界里,在这个循环历史复制等级的地区,妇女是深宅大院、社交沙龙和庄园里的摆设,没有丝毫的变化。每个人都要从属于一个姓氏、一个王朝、一个人人熟悉的历史以及一个已经无法回避的命运。

布鲁诺想,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法比阿娜的失踪而面临的形势是不理智的结果,这与诺斯替教① 信徒关于地狱的描述相似。他一向对诺斯替教信徒感兴趣,曾经在学生面前大加赞扬,因为这些信徒不把地狱看成另外一个维度,不看成是将来什么时候对罪人的惩罚,而是看成日日夜夜永久性的体验,只有通过死亡才能摆脱这一体验。对于诺斯替教信徒来说,地狱就是日复一日,就是我

① 诺斯替教,罗马帝国时期,希腊-罗马世界的一个秘传宗教。产生略早于基督教,公元初年开始为人们注意。认为物质世界不是至高神所创,而是低于他的一位“巨匠造物主”所造。

们在愁泉泪谷里的生存,就是疾病和痛苦,而从广义上说,就是大屠杀中的牺牲者,就是在非洲死于饥饿的儿童,就是在内战中被强奸的妇女,就是被精确制导导弹击中的城市。对于诺斯替教信徒来说,世界从起源开始就很糟糕,因为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一个不讲道理、品质恶劣而又愚昧无知的造物主造出来的,因为他事先就成功地把伟大的上帝赶出游戏之外了。

正当他要起身离开桌子的时候,远远看见了那群下榻在"圣多明各之家"的法国人。里面有五个年轻女子,皮肤晒成了古铜色,样子很健康;还有四个五十多岁体重超标的男子,身穿名牌衬衫,流露出不可否认的发财模样。一个法国女子引起了布鲁诺的注意。他估计她不到三十岁。她面相和善且娇媚,身材苗条,有着一头金色的短发。布鲁诺感觉到她那蜂蜜色的眼睛与他的目光对视了片刻。

20

第二天,布鲁诺经过饭店管理处的时候,他预期的消息让他泄了气。前一天跟他说话时和颜悦色的女秘书报告说,他妻子从房间里仅仅拨打了两次电话。两次都是打给艾奥瓦河畔的家中的,也就是夫妻最后一次的交谈。法比阿娜还吩咐不要整理房间,不要更换毛巾,因为她需要保持安静,任何人都不要打搅她,所以女服务员几乎不

记得见过这个人。

“很抱歉,这是我能向您提供的全部情况了。”

“交房钱以后,她去哪里了?”

“她交付的是美金,在这里住了四天。可是我们不知道她怎么走的和到哪里去了。布鲁诺先生,真的很抱歉。”那女子说着把一只手贴在心口上。“但是我们为了帮助您可以听从您的吩咐。您报警了吗?”

布鲁诺走出豪华的“圣多明各之家”,徒步向安提瓜市中心走去,一边想着,既然法比阿娜在这家饭店过了不多的几夜,那么她就没有时间来掩饰通知他分手前后在外面度过的时光了。其余的时间,她是在哪里过的呢?他感到纳闷,一面在贡德萨咖啡馆坐下,像前一天一样,置身于小山泉水池带来的宁静氛围中。他要了一杯牛奶咖啡,心里想,既然法比阿娜没有从房间打出去电话,这意味着她没有求助于她家里人,而她家的人还不知道她来到了安提瓜。尽管如此,并不能排除这样的想法:她可能用手机给亲戚朋友打了电话,尽管这不是便宜的选择。假如她打算不留下足迹,就不可能使用手机,因为他一收到电话公司的账单就足以知道她和谁通过话。他想,法比阿娜这样的与世隔绝状态以及日程表上缺少的时间提醒他其中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弄明白。

就在他给咖啡加糖的时候,手机响了。

“您是布鲁诺博士吗?”一个严肃的声音问他。

“我就是。”

“我是董甘,希望这一次没有吵醒您。”

一听到这话,布鲁诺浑身一哆嗦。他还以为已经摆

脱了这位瑞典警探的跟踪呢;可实际上,这家伙像个冷酷无情的猎人一样继续跟在他身后。甚至连热带的炎热都没让探长气馁。布鲁诺教授连忙解释说:“我正在准备做一次徒步旅行。我要关手机的时候,手机刚好响了,因为我要去原始森林。我很着急。”

“布鲁诺博士,眼下您在什么地方?”

“在安提瓜。”

“好,住在哪家饭店?”

“‘圣多明各之家’。”

布鲁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把详细情况告诉探长。严格地说,董甘探长还没证明他的警察身份呢。但是,那人沙哑的声音里以及那从容不迫、深思熟虑的口气里有某种东西,甚至在他长时间的沉默中都有某种东西,这吓住了布鲁诺,让他不得不服从。

“那是一家大饭店啊。很远啊。布鲁诺博士,那是美洲最好的饭店。可以告诉我您在那里干什么吗?”

“我在度假,探长。大学里没课了。”

“一个人?”

“一个人。”

“您夫人呢?”

“她跟一群朋友旅游去了。”布鲁诺回答说,心中感到不安。

“是在中美洲吗?”

“我不知道她现在的准确地点。夫妻间时不时分开来透透气儿有益于健康。”

“明白,明白。好吧,至于咱们的话题,就是福尔吉·

马诺哈，她至今还没有出现。什么时候咱俩谈谈啊？”董甘问道。

“探长，只要您愿意，随时都行。”布鲁诺说道。他心里想，既然这个探子跟踪到这里，那么他就干脆去别的城市，把既成事实留给探长去调查。可以让探长来安提瓜，可是不在这里等着他，布鲁诺这样想着，他不能让这样一件对他私生活干涉的事情给气糊涂了。“可我对这个好几年前是我学生的女子说不出什么了啊。”

“谁知道呢，布鲁诺。对您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对我可能就是至关重要的了。那咱们随时可以安排见面的时间啦？”

“绝对可以。我正要去旅行，看看一些在原始森林里刚刚发现的玛雅坟墓。”

“那时间不变吗？”

“我已经说过了：只要您愿意，什么时间和地点都行……”布鲁诺再次产生不舒服的感觉：探长在记录他说的话。

“布鲁诺博士，既然如此，劳驾请您转身。我距离您有四张餐桌那么远。”

21

董甘探长问道：“您从来没有这样的印象吗？您的生

活已经被写进了某部长篇小说里了。”

探长坐在布鲁诺的餐桌旁边，等着一份蒸馏咖啡。贡德萨咖啡馆里，在这个钟点，客人寥寥无几。从竹管里注入池子的哗哗水声，在庭院里弥漫开来，缓解了紧张气氛。

“我从事的是历史研究，而不是文学创作。”布鲁诺澄清道，面对董甘有穿透力的目光，他露出一丝不舒服的微笑。探长完全银白的头发和边缘修剪得十分仔细的白胡须，与他浓密漆黑的眉毛形成了强烈对照；加上他紧皱眉头，就让他有一种探究一切的神情，一种介于恼火和思索之间的神情。尽管天热，探长穿着一身黑色衣裳：非洲狩猎衬衫、长裤和皮便鞋。“我给您说过了，我从事的就是乌托邦和地狱史的研究。”

董甘说：“乌托邦和地狱史也只不过是文学。几年前，我在斯德哥尔摩认识了一位拉丁美洲作家，他认为人类各种生活的描写早就出现在世界某地的一部长篇小说里了，问题就是要找到这部作品，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

“这很压抑。按照这个说法，咱们就没有什么出路了。”

“这个作家名叫克里斯托瓦·帕索斯①，他最后给了自己太阳穴一枪。说不定这事已经写进小说里去了。您与他相比，对不起，不该这样比较，也不十分相信人类的

① 克里斯托瓦·帕索斯，罗伯托·安布埃罗此前一部小说《斯德哥尔摩情人》中的男主人公，是位小说家。

前途。”

“您为什么说这个？”

“我估计您认为，人类为了生存需要大棒加胡萝卜：乌托邦理想送给好人，地狱是给坏人准备的。布鲁诺博士，这才是文学啊。至少前一任教皇意识到了他的教义太烦琐了。”

“具体指的是什么？”

“他在去世前，口气肯定地说：地狱是不存在的。您明白这意思吗？当然，假如在巴格达轰炸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假如海啸永远夺走了某人的家庭，假如龙卷风毁灭了某人在新奥尔良的一切，那就很难继续把地狱说成是什么未来的惩罚了。这个世界就是地狱，其余的都是神学家的废话，布鲁诺博士。”

女服务员在董甘面前放下了咖啡。探长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小包砂糖。他静静地给咖啡加砂糖。他双手光滑，指甲是粉红的，是从事脑力劳动者的手。他安静地搅拌着咖啡，直视着布鲁诺的眼睛，不加评论。

布鲁诺为了躲避对方那沉重的目光，说道：“我想您来这里不是为了跟我谈论哲学的吧。”

“说得对。”董甘答道。他慢慢喝了一口咖啡，然后身子前倾，开始抚摩下巴。“我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件事。”

“那就请讲吧。”布鲁诺决定忘掉那马上要去旅行的谎言，因为对于他猜测的事，探长比他知道得多。他想，最好还是观察探长，等探长采取行动，看看探长的步子朝哪里走。再说了，他没有什么可怕的，关于福尔吉·马诺哈，他好多年来一无所知啊。

“您没有给我提过马诺哈太太曾经是您的情人啊。”董甘开门见山地说道，用凶狠的目光盯着他，虽然表情平静，也不失稳重。

“您没有问过我这事啊。”布鲁诺脸色发白，结结巴巴地说道。“那是时间很短的事，已经无关紧要了。”

“她是您的情人，可是跟马诺哈先生结婚了。”董甘口气肯定地说道，仍然不慌不忙地摸着下巴，这时他的目光注视着布鲁诺身后的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上，而布鲁诺是无法看见的。

布鲁诺口气不大肯定地说道：“探长，您是知道的，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谁也不愿意发生……”

“您妻子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

“可是马诺哈先生知道了。”董甘说道，干咳了一声。“他还非常准确地指出了您的位置。”探长补充道，一面双腿交叉、双臂支撑在椅子上，完全掌握了眼前的形势。“您和福尔吉的事时间不是很短。甚至还有一个私人侦探，是马诺哈雇的，整天在您身后跟踪。”

布鲁诺慌乱地喝了一口牛奶加咖啡。探长刚刚透露出来的情况让他感到害怕。福尔吉的丈夫知道了一切，一切？跟法比阿娜一样？既然福尔吉的丈夫知道了她的通奸行为，那怎么可能法比阿娜还去讹诈那印度女子呢？说到底，究竟谁是受骗者？

“我估计，事情持续了两个月或者半年。我不知道她丈夫了解了这么多情况，还派人来监视我。”

“监视您的时间不是在你们纵欲狂欢的时候。通奸

的事，他一点也不知道。您和福尔吉已经中断了关系的时候，一个侦探来到了您的城市。马诺哈希望证实一下您的确让他妻子安静了，也许他是在寻找别的理由来破坏您的学术生涯，比如说，您和另外一个女生的风流事……"

布鲁诺知道得很清楚：美国大学绝对禁止师生间的任何情爱关系。破坏这一规定者会在性侵犯的指控下解除职务。这意味着噩梦的开始和一切专业生涯的结束。美丽、性感、动人的姑娘们有时会为了好分数而奉献身上的宝贝，因而她们既是教授的乌托邦也是教授的地狱。她们在走廊里晃来晃去，秀色可餐，好像天堂里的禁果。现在布鲁诺明白了，他之所以得救，仅仅因为那个不足挂齿的马诺哈老头，严格地说，是他花钱买下一个完全可以做他孙女的姑娘，此事之所以没有让布鲁诺粉身碎骨，仅仅因为马诺哈害怕当众出丑做个大王八。

"福尔吉从来没有跟您说起过她还有另外一个情人？"董甘问道，随后又品味起他的咖啡来了。

"我们只谈自己的事，谈我们的家庭和生活。总之，她从来也没有跟我提起过另外还有情人的事。"布鲁诺回答道，心里感到不安。他感觉探长试图要把他牵连到什么事情里去。"她甚至告诉我，这是她第一次外遇，此前从来没有过对丈夫的不忠行为……"

"布鲁诺，咱们别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学家。她从来就没有跟你说起过别的情人吗？"

"从来没有。"

"没有说过您的冤家对头，没说过有人试图要害您？"

“探长，我想不起有类似的事情。”

“她在失踪前给您打了电话，您认为这是为什么？”

“不知道。也许她记住了我的电话，不经意间就拨通了。”

“您肯定您妻子不知道这外遇的事吗？”探长眼里突然闪过的一丝光芒，他双臂慢慢摆在桌面的刻意方式，这些都向布鲁诺表明董甘并不相信他和法比阿娜。

“她绝对不知道，探长。她一直就不知道。”

“有可能我明天就离开这个国家。但是，布鲁诺博士，我相信通过手机能够知道您的去向。好啦，希望您好好休息。劳驾，请牢牢记住我给您讲的克里斯托瓦·帕索斯的理论。”

22

通过浸润在我母亲脖子上的那种男人香水气味，我仍然感觉到那个头戴“卡彭”帽的陌生男子的存在。那个下午，就是那么轻轻一推，一切都倒塌了；我又回到了欢乐的海洋，因为现在妈妈一心只扑在我身上，就是从妈妈带我去市中心散步的那个下午开始的。就是那个下午，正当我和妈妈坐在一条长凳上等候黄昏的到来，一面欣赏着躲藏在宪法广场树上的麻雀以及总统府的正面建筑的时候，一辆黑色轿车轻轻停靠在我们身边。我和妈妈

刚刚看过一部沃尔特·迪斯尼制作的电影，刚刚观看过大教堂附近的橱窗，刚刚在欧罗巴咖啡馆喝了芒果汁。光线逐渐减弱了，公交车吭吭哧哧地拖拉着满车的乘客来来往往。那一切我还记忆犹新，仿佛就在今天：轿车停下了，妈妈吃惊地喊了一声，也许是轻快地喊了一声。我坐在发黏的塑料座位上，妈妈坐到了轿车前排的位子上，我们开始静悄悄地逛遍了城里的主要街道。

"卡彭"开得很慢，他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不停地指点着城市——那时候还是安全而可爱的——各处拱门，人们还在市中心散步，老人们在广场的台阶上晒太阳。妈妈热情地回答问题，说完话总是露出一个甜甜的微笑，朝着那个戴帽子、留胡须的男子点点头。对，微笑是送给他的。他身穿咖啡色的西装，轻声地说些什么，因此我就听不清楚他说的话了。他通过那些敞开的小窗，释放出一阵阵洪亮的大笑；他的脸靠近我妈妈的面颊，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在一刹那间，正当我去看一家商店橱窗里新娘婚纱的时候，我看见他触摸我妈面颊的手指上，有枚戒指在闪光。那是一枚金戒指，所以我知道他是结了婚的。那天他俩少男少女式的调情持续了很长时间，而我并不知晓他俩在谈什么或者有什么打算，只感觉自己在那昏暗的轿车里像个多余的闯入者。车窗外，城市像在电影里那样向后退去：中央交通干线两侧的商店和咖啡馆、步行街、商业街、总统府和广场、现代国家大剧场的笔直线条、大教堂的三角墙和它灰色的正面建筑、各个小教堂有裂缝的钟楼以及古老宫殿的破门、一些饭店褪色的招牌——这些饭店很快关闭准备迁移到有发展前景的地

区——还有墙皮剥落的檐廊下，人们在等候公交车的到来，几只狗在人群中觅食，所有这些都一一闪过去了。

凭着直觉我发现他俩的见面不是偶然的，后来那男人的出现变得频繁起来，用不着再敲门了，我证实了他俩的恋爱关系。他经常带着浑身发酸的香水味闯入我家，有时在妈妈床上的枕头上可以闻到，要不然就是没完没了的电话和一束束鲜花。妈妈把花插到餐厅的花瓶里，放到餐桌上——就是这同一张餐桌，几年前被人打断了我们的午餐，送来爸爸死亡的消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妈妈在下午四点钟的雨后跟谁一道出门，直到夜里才回家——脸色发白、眼圈发黑、眼珠发亮。有时我大着胆子问她跟谁在一起的时候，她回答说："跟家里一个老朋友。"

直到有一天我在她的衣柜里发现了一个玫瑰色的小巧而带花饰的乳罩，这样的物件我在她的衣裳里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啊。

"这是什么？"等到我弟弟们入睡后，我在起居室拿出乳罩给她看时，口气生硬地问她。

"乳罩啊。"妈妈口气自然地回答道。"你长大了也会喜欢的。"

"妈妈，我不是问你东西，而是问你为什么要用它？"

笑容突然从她脸上变得模糊不清了。妒火点燃了我的面颊，占据了心头，针对她对我父亲的不忠行为，喷射出可怕的怒火。乳罩是又一个证据，证明她是那男子的情妇，我蔑视那男人，他永远不可能代替我爸爸的位置。我母亲早就不穿严格规定的丧服了，她把短裙与露胸的

衬衫搭配起来;在晴朗的天气下,她穿得十分暴露,头戴时髦的小帽。如今,她常穿玫瑰色亚麻衣裳。除了那个驾驶黑色轿车的男子,还有谁能让她这般穿戴呢?那个乳罩证明了她还在继续与那个“卡彭”保持所谓偶然的见面、乘车在改革大道上兜风、我一到学校去他俩就互通电话。乳罩证明了妈妈有情人,证明妈妈背叛了对父亲的怀念。面对那陌生人,妈妈把我扔到脑后去了,拒绝给我应有的照顾,而我刚刚开始迎接生活啊。我在照镜子的时候发现,失望的情绪在我心中正塑造出一个厚颜无耻但却美丽忧伤的母亲形象。

23

布鲁诺与董甘探长谈话的第二天,教授从“圣多明各之家”饭店收到了关于他妻子零星的消息,虽然都经过证实,但是绝对令人泄气。一切都说明,法比阿娜是在两周前到达这家饭店的,她停留了三夜,随后就走了,去向不明。但是,饭店管理处并不排除她在饭店里呆了更长的时间,但使用了另外一个名字,因为没有人准确地记住了她的模样。前一天的下午,饭店还查明了从她房间里打出过一个短暂的电话。她拨打的号码与她在艾奥瓦河畔住宅的电话一致。布鲁诺记得就在那天她给了他自己的坐标位置,那口气没有唤起他的疑心。

“有可能您夫人现在位于蒂卡尔金字塔上，在非常漂亮的奇奇卡斯特南戈的村落里，或者在阿蒂特兰火山湖边[1]。”饭店负责咨询的女主管补充说道。

“或者她已经出国了？”

“也不应该排除这种可能性。”女主管承认，口气有些不安。“但是游客常常把安提瓜当基地去周游全国。在周游的过程中，客人经常发生与外界中断联系的问题。要不然，先生，如果您愿意，我们把所有这些情况报告给警察局？”

布鲁诺在城里走来走去，没有固定方向，他在努力梳理各种思绪。应该报警吗？还是悄悄让法比阿娜继续寻找她的“自我”？再说，她已经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他不回家了。因此，这事不是报警性质的问题，而是简单的夫妻关系。也不应该像个没有社会经验和办事不冷静的男人那样做出反应，把老婆自愿、暂时的远行看做是绑架或者意外事故，因为他们不能理解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夫妻暂时分开一段时间也许是最可取、最文明的做法。

布鲁诺不知道怎么就来到了门面很大的阿尔克大街的书店了，这在中美洲城市是不多见的，那些城市的书店往往就是一个简单的报亭。在书店里，他立刻发现了那个法国女游客，这让他精神为之一振。仿佛这样的相遇让他心头亮起来了，压抑的感觉忽然就减轻了许多。他悄悄向她身后靠近，问她是不是也住在“圣多明各之家”

---

① 这里的金字塔、村落和湖边都是中美洲危地马拉的旅游胜地。

饭店。他觉得她一面回答说的确住在那里，一面脸在发红。两人谈了一会儿安提瓜的美景，那女子说，很遗憾没有用法语解说的城市手册。

布鲁诺说："可是您西班牙语说得这么好，就用不着法文解说的书啦。"

"不是为我，是给一位朋友。"她回答说。她面庞红润、脸型优美，很像意大利莫迪利亚尼地方的妇女。"再说，说话和感觉一种语言不是一回事。"

他说在"圣多明各之家"餐厅里和在贡德萨咖啡馆里就见过她跟一群人在一起，说完，他邀请她喝点什么。她回答说，"圣多明各之家"让她着迷，她去过几次贡德萨，不是为了喝咖啡，那里的咖啡质量一般，而是为了那里恬静的氛围。

"另外，它有个恐怖的故事。"她补充道。"您知道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

布鲁诺不知道。

"在十九世纪，这座大宅院的主人是个伯爵，他离开安提瓜外出旅行一段时间，回来的时候突然发现妻子和情人在一起。"他俩边说边漫步在上午的阳光下。"伯爵报复的手段非常可怕，他派人把这对偷情的男女关闭在夹壁墙里，砌上一堵墙封闭了出口。"

布鲁诺贸然说道："一定是传说。"

"不是的。几年前重修这个地方的时候，泥瓦匠们在两道墙里面发现了两具人骨，身穿衣裳，拥抱在一起。就是那对男女。"

这个法国女子名叫弗朗索瓦兹，出生在诺曼底的格

兰维尔港。现在未婚，但快要结婚了，她是个工程师，在法国沙特尔市一家计算机服务公司工作。布鲁诺想，沙特尔有哥特式大教堂，是法比阿娜赞不绝口的那种教堂。弗朗索瓦兹加入了她同事们携带家属的旅行团，因为她希望自己在沙特尔的日常生活与即将开始结婚的生活之间拉开一个距离。

"很奇怪您没有跟您的未婚夫一起出来。"布鲁诺指出。他觉得她那高颧骨、微微有棱角的下巴以及蜂蜜色的眼睛非常迷人。她的短发、细高的身材、瘦瘦的胯骨、尖尖的古铜色肩头，在某种程度上像个男孩。

"他是个守旧的天主教徒，我俩宁愿共同的生活是从婚礼后开始，而不想听到任何种类的闲言碎语。如今这样令人尊敬的男人可不多了，对吗?"她问他。二人顶着烈日穿过阿尔玛广场，躲进了一家窗户半开的意大利咖啡馆的阴凉里。一首夏奇拉[①] 的歌曲传到了两位交谈者的耳中。

"坦率地说，您未婚夫的宗教信仰，我并不感到奇怪，而让我惊讶的是您在远离他的地方做出一个暂停接触的决定。"布鲁诺回答道，同时想起自己那些有保守思想的学生来，他们保证结婚时一定是处女和处男。他们信仰创造主义，相信地球有五千年的古老历史。"您对婚姻没有把握?"

两人靠窗户坐下，上午的香气从窗口钻进来。他和

① 夏奇拉(1977—)，哥伦比亚人，当代拉丁音乐的创作和演唱的重要代表人物。

她都要了牛奶加咖啡。这一天开始热起来了,晴朗的天空看不出意外的变化。

"没有。"她严肃地回答说。她双手合拢在一起放在桌面上,没有涂指甲油。"但是,我需要设想下一个阶段的生活是怎样的,所以安静和独处对我有好处。"

"不能抽象地想象夫妻生活。只有体验可以说明婚姻。应该直截了当地过夫妻生活,俩人一起跳进游泳池游泳。"

"您结婚了吗?"

"结了。可现在我觉得自己处于一个与您的经历相反的阶段。"

"我不明白。"

布鲁诺等候服务员把牛奶加咖啡放在桌子上。

"您离开欧洲为的是想象一下没有那个男人在欧洲等候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解释说。"我离开美国,因为我妻子离家出走了,她曾经在安提瓜落脚。"

"很抱歉。我不想干涉您的生活。"

"别担心。"他在寻找她的目光,而她的眼睛像受到惊吓的动物一样急忙逃走了。"显然您在逃避我正在寻找的东西。"

"我不是逃避我的未婚夫。"弗朗索瓦兹澄清道,一面搅拌着溢满泡沫的白色杯子,眼睛望着石头路面。外面,一个穿西装、戴草帽的男子正在打开一家古玩店的木板门。"我仅仅希望在没有人陪伴的情况下度过这单身的最后几周。我想清楚地感受一下这个过渡时期。"

"这主意不错。"

“那么您呢？您妻子真的抛弃您了？”弗朗索瓦兹大方地问道。

“可以说是离家出走吧。我唯一的线索就是她不久前下榻在‘圣多明各之家’。”

“我猜想，您出来找她，这本身就说明您爱她。”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无论我爱她还是不爱她，找她是我分内的事。但是，后来我开始回想起我俩共同生活的情景，接着发生了一些奇特的事：确认只是到了现在，一想起她来，经过这么多年的共同生活之后，您想想吧，我却刚刚开始了解她！”

弗朗索瓦兹惊讶地望着他。

“我原来以为自己可以把法比阿娜永远留在身边。”布鲁诺补充道。“所以从来不注意她。可是，现在我没有她啦。有可能我已经不爱她了。但是，非常吸引我的是根据我的零星记忆我要重新恢复她的形象。明白我的意思吗？”

“尽力吧。您爱不爱她？这是问题的要害。”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对一个几乎刚刚认识的人坦白出这一切。也许因为今后我们不会再见面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还爱她。但是，从我的记忆里把她找回来开始让我着迷了。我很高兴把她从一个费解的人变成一个亲人。”

弗朗索瓦兹静静地注视着他，脸上没有流露激动的心情。布鲁诺在问自己：把思想感情吐露给她是不是犯了错误？

“您缺少的就是要明白自己爱不爱她，然后是找到

她，对她讲真话。”她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但是，您对这些事情的坦率态度刺伤了我。您的的确确处于一个阶段的尾声，而我则刚刚开始……”

24

我那时还不知道康斯坦丁诺伯父经过多年之后还继续在监视我妈妈。伯父确信，因为我妈是个不肯回头的荡妇，她早晚会屈服在肉欲面前，而不会顺从处处都要循规蹈矩的正派寡妇的生活。

一个周末，妈妈让照管我们有病的弟弟的保姆照顾我们，因为她要去萨尔瓦多找工作。康斯坦丁诺伯父突然来了。那是星期六上午，伯父好像一头寻找猎物的美洲豹。他一听说我妈不在，立刻就走了，这让我感到非常不安。他为什么来打听弟媳妇的动静？没有找到之后，为什么怒气冲冲地走了？

那个星期六的夜里，伯父找到了我妈和那个留小胡子的情夫，地点在萨尔瓦多的一家海岸饭店里。为了向家族证明我妈阿尔玛是个对不起亡夫和侄子侄女们的坏榜样，伯父的努力得到了良好的回报。

那天夜里，我不知道发生了怎样的事情，我眼泪汪汪，抓住窗栅栏，仰望庄园上空闪烁着的星星，等候我妈的归来。而那对情人此时已经吃了晚饭，也在一家舞厅

跳了舞，此时此刻正光着身子，互相搂抱着，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躺在床上呢。就在这时，康斯坦丁诺一脚踹开房门，打开了电灯。

据说我妈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仅仅来得及用床单盖住身体，吓得浑身发抖；与此同时，她的情人一丝不挂地下床，举起双手，恳求来人别伤害他俩。没有人准确地知道伯父那时说了什么，因为关于那事的说法非常混乱和矛盾；但是许多亲戚同意这样的说法：康斯坦丁诺有四个保镖和一名首都的公证员陪同。据说，伯父讲了一些这类的话："阿尔玛，对你的子女来说，你是最坏的榜样；连婊子也不会为孩子干出这种事情！你不配养育我那些侄子。礼拜天之前，你不许回家，这是我对你的唯一要求。"

"你要干什么？"我妈在床上喊道。她以前从没对大伯高声喊叫过。她感觉自己无能为力，直觉告诉她：无路可走。裸体妨碍她下床去打康斯坦丁诺的耳光，这是她无助的恰当比喻。康斯坦丁诺没有听她说话，或者装出不听她说话的样子；这时，他在收集奸夫淫妇的衣物，装进一个口袋里；与此同时，公证员照相机的闪光灯照亮了整个场面。

"我早就对你说过我该说的话。"大伯用食指点着她的脑袋咆哮道，他的眼睛已经充血，额头上青筋暴跳。"你就继续跟你的情人折腾吧！到礼拜天为止！以后永远别在路上碰上我，永远不要！我只要一句话就能毁了你！"

康斯坦丁诺说完这番话，在手下人的簇拥下，抱着奸

夫和淫妇的衣裳走了。我妈在被单里放声大哭。她早就明白大伯威胁的话了，知道应该提防他。就在此刻，在庄园里，我仍旧抓住窗栅栏，等待着那辆黑色轿车的灯光穿透那没有尽头的黑夜。

25

那是在“圣多明各之家”的饭厅里，正当布鲁诺感觉安提瓜开始把他包围在宁静之中、妨碍他清醒地思考问题时，他又遇见了弗朗索瓦兹。她独自一人吃着早饭，看着报纸。一条不引人注目的黑丝带拢住了她的头发，她身穿一件白色棉织长裙，脚踏凉鞋。布鲁诺在她身旁坐下，头上有蓝花楹遮住了阳光。

“查找的情况怎么样了？”她把报纸放到一边问道。在《自由新闻报》的头版，刊登着安赫尔·森都里昂尸体的照片，地点在赴难路的水沟里。标题上写着这是本地的一个企业家，被凶手刺死了。

“我的查找没有进展。”布鲁诺说道，目光无法离开那具趴在污水沟中的尸体。“仍然不知道我妻子在什么地方。”他又加了一句。

“这里对单身妇女来说可不是好地方。”弗朗索瓦兹说道，一面指着尸体。“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大概是清算吧。”布鲁诺说道。他想起了但丁地狱

中的第八层，骗子们在那里受罪。那里代表欺骗形象的就是吉迪恩——那个善良的蛇身人面、长着蝎子爪和尾巴的讨厌动物。“肯定是不遵守什么法律的。”

“都一样。实际上，咱们是在一座危险的城市里。”

布鲁诺想这才是完整的国家，既有木琴音乐，又有枪声；既有笑容可掬的表情，又有仇杀；既有甜言蜜语，又有凶狠的报复。他对弗朗索瓦兹说，尽管有这一切，安提瓜仍然是中美洲的绿洲，是全世界游客来访的安全地方。他承认，不幸的是，就是用这种真正野蛮的方式在这个国家里可以解决某些问题。但是，他们作为游客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口气不大令人信服地说道。

弗朗索瓦兹口气肯定地说道："总而言之，你还在继续寻找老婆。"

“你还继续躲避你的男人。”

“那咱们看看谁更走运，看看谁首先达到目的地。”她用嘲讽的口气回答道。

布鲁诺宁肯保持沉默。他从一开始就察觉到弗朗索瓦兹由于对未来生活没有把握而感到痛苦。他不了解的某种东西或者不协调的因素推动她在婚礼前夕，去远离未婚夫万里之遥的地方寻求庇护所。这很奇怪，无论弗朗索瓦兹还是法比阿娜都在逃避自己的男人，去别的世界寻求庇护所。他在考虑，这是不是意味着妇女对付危机的一种方式呢：她们是不是通过与爱人拉开距离来说明情感危机呢？他想，女人是在以退为进啊！弗朗索瓦兹告诉他：明天要跟朋友们前往蒂卡尔，计划参观那里的玛雅金字塔。

“真遗憾。”布鲁诺暗示道。“我已经习惯跟你聊天了。”

“这要怪路线的安排。再说,我愿意离开这座有野蛮犯罪现象的城市。”

“你打算做什么？要结婚吗?”布鲁诺直截了当地问她,很惊讶自己这么快就觉得有责任关心这女子的命运了。

弗朗索瓦兹耸耸肩膀。

她说:“最好是过一段时间再说。一回到沙特尔,我就做决定。”

“要是你以为时间可以替你下决心,那就错了。用不了几天,你还得重新面对老问题。”

“这有可能。不过,那也是另外的时间和地点了。”她说。饭厅里人很少。早晨的新鲜空气送来了孩子们的叫喊声。“再说,我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到了佩藤省的大森林,没法做决定。等到我重新回到法国,事情也不能再拖延的时候,我就下决心。”

“弗朗索瓦兹,我提醒你,要结婚就应该百分之百地确信它的必要性。婚姻就是一场马拉松比赛;假如你出发前有疑问,那最好别结婚。这就如同发射到空中的飞船一样:如果离开地面的一瞬间距离目标有一毫米的失误,那么到最后就会有几千公里的偏差。”

她用餐巾纸擦擦嘴唇后说道:“知道吗？我不清楚为什么要给你讲我的事情。”

“因为你的任何一个熟人都不可能从我口中打听到你的事情。这是一种没有后遗症的宣泄。你未婚夫知道

你的这些疑惑吗?"

她低下头,双手摆弄着桌面上的餐巾纸。

"你怎么想的?"

"我想你给他打过电话,你对他说,你需要想一想,需要一个人呆着;你说,这不是针对他的决定,而是有利于你自己的,你没有旁的男人……"

"让-雅各[①] 心地善良,有进取心,他爱我。"她说,一副沉思但是温柔的表情。"他很细心地安排了婚礼。要是我对他说,我在犹豫,就能把他给毁了。"

"那就更糟糕。被骗结婚的就是两个人了。"

"我可不能把对你说过的话讲给他听。"

布鲁诺觉得他和她之间出现了一种令人感到刺激和意外的同谋关系。那天早晨,他一看见弗朗索瓦兹就估计到他和她只能用短暂和含糊其辞的方式谈谈各自的问题,然后各奔东西永不再见。的确,这就是经常发生在全球各个饭店和机场上游客之间的事情。但是,现在他和她好像那些互相熟悉甚至通过沉默都会交流的情侣一样了。

"希望你能陪我去我的房间。"过了片刻,弗朗索瓦兹说道。"我想给你一本关于沙特尔市的书。你是唯一一个跟我分享我心中疑惑的人……"

两人穿过走廊,两侧是饭店的花园和蓄水池,在经过浓郁的奇花异草和石砌大墙之后,登上了二楼。她有一个宽大的房间,墙壁是赭色的,有弧形的天花板,配备着

① 让-雅各,弗朗索瓦兹的未婚夫。

殖民时期的家具和镶有金框的油画，是个清爽宜人的空间。在他俩眼前，面向一个有铸铁栏杆的阳台——长着百子莲和康乃馨，在敞开的玻璃门外头，“圣多明各之家”的壮丽园林一览无遗。

26

弗朗索瓦兹在房间中央停下，脱下凉皮鞋，拉上阳台门的窗帘。从阿瓜火山下来的凉风吹乱了咖啡树丛，在一瞬间里吹胀了幔帘。她那蜂蜜色的眼睛紧盯着布鲁诺的目光，一面解开系在肩头长裙的小小吊带。长裙从身体上滑落下来，暴露出优美协调的裸体。

布鲁诺后退几步来欣赏她腿部坚实的线条、胯部柔和的曲线以及那浑圆硕大的乳房；他惊讶地想到了那位不肯抚摩这令人垂涎肉体的法国未婚夫，现在她在热带作为告别的方式正在奉献给他。

“脱衣服吧。”她说。她抓住布鲁诺的一只手，仰面躺倒在乱扔了一床的无袖衬衫上。

布鲁诺倒伏在她身上的时候，感觉到了她皮肤的颤抖，闻到了她脖子上甘美的芳香。他意外地觉得性欲以从前那样强烈的程度征服了他。布鲁诺仰面朝天斜靠在床上，享受着弗朗索瓦兹的湿润的舌头在他胸膛上肚脐眼儿以及环绕阴茎根部的密毛深处游走。她的嘴唇对他

阴茎有节奏的吞食让他浑身战栗。随后，她骑到他身上，眯缝着眼睛，好像故意不想知道在跟谁做爱；她轻柔地引导那坚硬的阴茎进入自己那湿润而神秘的深洞里。接着，她的双胯开始用力扭动。布鲁诺感觉自己躺在一条随波逐流的小艇上，晃动在水面平静、没有人迹的湖水上；这让他回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当他还是一个少年时与一个有经验的女子第一次做爱的情景。那女子的年龄大他一倍多，她消瘦，乳房不大，眼睛是碧绿的；她教会他不慌不忙地摆动身体，让他明白快感不完全在高潮，而是在于引导他冗长探察的过程。她告诉他，技巧的关键不在于追求自己的快感，而是女伴的通体舒服；她说，如果他能牢记这一课，他永远不会缺少女人。而现在，就在他拥抱着弗朗索瓦兹的同时，窗帘在一阵阵暖风的拍打下，像魔术师一样，与阿瓜火山遥远的背景嬉戏。

27

布鲁诺那天上午离开弗朗索瓦兹的时候，感觉到这一幽会，内容虽然稍有改变，却让他回想起多年前在别样情况下的体验。那时，他和妻子正处于危机之中，认识了那个古巴女子和印度女子。这两起同时发生的艳遇险些破坏了他的婚姻。布鲁诺想，如果说过去没有破坏成功，那么现在可是成功在即啊。他觉得那两位老情人仿佛正

在进行事后的复仇，好像过去仅仅抓住了现在，如同一种对他幸福的永久性抵押；法比阿娜似乎热切而绝望地相信这样的幸福，而布鲁诺则不以为然。

他刚刚一边走路一边呼吸着安提瓜独有的清新空气，看见大街尽头阿瓜火山威严的侧影以及环抱这座城市的绿色群山；他刚刚一边漫游一边通过铁栅栏窥探着阴影里殖民时期大宅院的房间，在挤满小商店的游客和头顶蔬菜和水果篮子的玛雅妇女中间穿过，一面担心那个长着蜂蜜色眼睛、脚踏皮凉鞋和身穿亚麻长裙的法国女子，那个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姑娘，会扎根在他的生命里。他在某种程度上直觉地感到，这个法国姑娘在他寻找法比阿娜的计划中代表着一种障碍，可他需要法比阿娜，他曾经发誓永远不做背叛她的事情。

由于害怕弗朗索瓦兹，他很想当天就离开安提瓜，但是如果他走了，那就等于荒谬地听凭法比阿娜随意漂流了。也许妻子并没走远，也许就藏在附近某家旅馆内，或者是什么亲戚的庄园里，等候他来找她，然后一切从头开始，或者至少谈谈那些悬而未决的事。回想过去那个阶段的生活就是重新撕开旧伤口，撕开他生活中最惨痛的伤口。有时，他有这样一个短暂但是清晰的印象，好像意外爆炸的火光，那可恶的通奸事件已经以无可弥补的方式损坏了他俩婚姻的船舱外壳，不可能经常出去过乘风破浪的夫妻生活了。某个碎片之类的东西还伪装在铁锈里面，是小小一个碎片但是它居心不良，有能力把船一分为二，甚至在白鹈鹕滑翔的下午、海豚在平静的海面上嬉戏的时候，都有能力造成海难。

布鲁诺凭着自己的经验感觉到，那个法国姑娘会给他带来大麻烦。她身上有某种东西，或许就是因为未婚夫导致她的犹豫心态，把她变得容易受伤，而在他面前变得更加有魅力。如果法比阿娜回来，绝对不会原谅他这种风流勾当，虽说是她的出走让他走上了这条路。因为对法比阿娜来说，爱和性是航行在同一条船上的，尽管对他和他的朋友来说，爱和性完全可以搭乘不同的航船。性交提供的快感、纯粹和狂热的肉欲，可以是爱情的一部分，但并非总是如此。爱情和性欲可以在某些时机合流；但是在另外一些时候可以分道扬镳，特别是他这种情况，而法比阿娜永远不会接受这一套的，即使夫妻拉开距离也不行。过去那些情妇给他提供了淫荡的经验、令人刺激的知心话、密谋准备探索情色和以追求快感为基础的友谊活动的极端行为。虽然现在对他来说，那些女人已经变得模糊、几乎不现实了，但是，一回忆起与她们幽会的情景就让他感觉年轻了许多。尽管如此，这样的回忆限定在由于做长时间的活塞运动而喘息和汗流不止的身体上，限定在急切的舌头、动作熟练的双手以及令人陶醉的折皱部分，限定在迷人的机械活动上；但是，这样的回忆从来没给他提供过法比阿娜特有的平衡、恬静和从容的韵味。

躺在“圣多明各之家”的床上，他突然有了这样的信念：弗朗索瓦兹在撒谎，她并没有主宰自己的形势，她来热带不是为了按部就班地从单身状态过渡到结婚状态，而是为了逃避折磨着她、与她未来有关系的犹豫心态。有时，她那躲躲闪闪的目光、颤抖的声音、长时间的沉默

以及常常是天真的问题,可以隐隐约约看到那有关她未婚夫的疑问在折磨着她。这样的态度让布鲁诺回想起他几年前在那个印度女子——如今已经消失——身上发觉的烦恼情绪,还有在那个跟一个狂热的传道士结婚的古巴女子——虽然她讨厌那个传道士——身上发觉的烦恼情绪。是的,跟这两个女子的关系也是在类似弗朗索瓦兹表现出来孤独和迷失方向的征兆下出现的,是在这两个女子针对各自丈夫意外的坦白帮助下出现的。

福尔吉已经跟定居在旧金山的印度裔企业家马诺哈结了婚,这是她父亲指定的亲事。按规定,只要她一满十八岁,就应该嫁给马诺哈,离开加尔各答前往美国,住进一座面向太平洋的深宅大院。但是,她到了十七岁的时候,还没有爱上她未来的丈夫,因为她一直没有亲眼见过他本人,于是,她就把处女的珍宝送给了她早就喜欢的一个同学了。她和他做爱的地方是在一列从东向西开的印度火车的软卧上。在十四个日日夜夜里,列车往返七次的过程中,两人没完没了地做爱,几乎没有离开过那男生为了那秘密的蜜月之旅而专门租下的软卧包房。福尔吉回到家里的时候,把全部秘密都坦白地告诉了父母。而她父母为了她能够结婚和全家脱贫,就把这个秘密保存起来了。在她满十八岁时,她履行了婚约,按照规定,她去了美国。她丈夫一直不知道妻子的处女膜发生的变化,因为他有早泄的毛病,只是一心渴望与一个有着同样印度文化的女子组成家庭。

福尔吉把一切献给了丈夫、子女和家务,而从来没有人问她是不是幸福。几年以后,当她已经相信活到这个

年龄，爱情是一种幻想，仅仅存在于浪漫小说里，就在她以为自己生命中的伟大激情已经死在加尔各答某次街头斗殴中，或者某个贫民窟的宗教冲突里的时候，她在美国的伯克利认识了布鲁诺。他是到伯克利开设关于地狱的讲座的。对她来说，再次描述那遥远的布鲁诺与他那不可能的爱情，立刻让她明确了事情的性质。几天后，她开始前往布鲁诺生活的城市，在市中心一家旅馆住了下来。他经常在那里度过几个小时。经过几次短暂和狂热的幽会——她在丈夫面前把幽会假装成与女友的聚会；接着，她准备跟丈夫离婚，只要把在美国学会的东西变成现实就办手续，因为美国教导她：女人有权利跟相爱的男人同居。

“你是个天真汉。”当布鲁诺面对那些证明他外遇的信件和照片而不得不供出细节的时候，法比阿娜怒气冲冲地责备他。“这个不幸女人的故事，她一定给她欺骗过的情人们都讲过，而且肯定还在继续欺骗她丈夫。”

布鲁诺想起这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跟那个迈阿密爱吵闹的古巴红发女郎身上；他一面望着窗外的蓝天，一面回想起她生活的情景来：在丈夫身边感到失望和不满，丈夫是个教会的传道士，教派的经书已经让他的大脑麻木了。那古巴女人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她认为，在经济生活方面她是娇生惯养的，但是，在爱情方面则备受煎熬。她是因为生活舒适才继续留在丈夫身边的，还因为从来就没人勾引过她。因此，她献身给布鲁诺的时候是带着狂放的激情的。实际上，她好像是在姑娘时期那样发现自己还有能力享受性快感，这让她感到迷惑不解；所

以，她准备跟随布鲁诺走到天涯海角。

"就在你一心只想着性交活动的时候，她们在寻找某种坚实和长远的东西。"这是布鲁诺在试着给法比阿娜解释那无法解释的事情时，她在啜泣声中给他讲的话。

如今在安静的安提瓜他回想起那个时期的生活来，他确认，把这两个女人结合在一起的是凶狂的怨恨，是针对各自无法给她俩性快感的丈夫的。这两个女人多年来用地下活动的方式在耕耘怨恨，在策划一场无情的报复。而当她俩终于看见自由伸手可及的时候，同时意识到不可能长时间支配那渴望的肉体，于是选择了找回被丈夫拒绝的东西。布鲁诺仅仅是利用了她俩拱手相送的机会而已，因为他明明知道自己今后的大好年华来日无多。因此就像他开始加强那共同分享快感的秘密关系一样，他对她俩撒谎，假装爱她俩，许诺共度美好的未来，在性欲高潮来临之前悄声告诉她们说，给她俩保留着一项爱情计划。所以，他很晚才察觉到暗中埋伏的危险有多大。就在他为了享受这两个尚且年轻女子的肉体而伪装成热爱她俩的同时，她们逐渐在感情上与他搀和到一起了，不断提出计划和承诺，搭建桥梁，准备离家出走，去享受以为在布鲁诺身上找到的真正的充满希望和无穷活力的激情。

但是，有一天，那古巴女子成功地得到了布鲁诺电子邮箱的密码。她发现他还跟另外一个印度女子保持关系，原来她并不是布鲁诺唯一所爱；发现他发给她俩的情书内容是一样的，谎言是一样的，许诺是一样的，理想是一样的。他欺骗了她俩，因为她俩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意

识到他并不打算抛弃法比阿娜，就希望至少来点有同情心的谎言、一点爱情的施舍、一点“毛头小子但归根结底还是爱情的”施舍，这是古巴女子的说法，为的是还能继续去米德韦斯特那座小城市看望他。古巴女子的电脑知识帮助她发现了布鲁诺欺骗的不仅是自己的老婆，还有她和另外一个情妇；还发现无论她还是那个印度女子都是像他老婆法比阿娜一样的受害者。由于通过互联网发现的真相太残酷了，而且她还查明布鲁诺并没有拿她当宝贝，于是这个古巴女子就把得到的全部信息复印件寄给了法比阿娜，结果一下子就让他的婚姻置于一场可怕的危机之中了。每天早晨，只要法比阿娜醒来，就会在自己的电子邮箱里看到他写给古巴女子和印度女子的火辣情书，其中还谈到激情和旅行、相思和计划，但实质上，这仅仅是为了刺激两个女子热情和幻想的腻人春药。

“别信他的话，因为他不爱你，这是他亲口对我讲的。”有一天，那个红发古巴女郎给法比阿娜打电话时说道。“他是个爱说谎的家伙，他说他爱我，可他还有另外一个女人。他把咱们大家都给骗了。”

几天以后，正当布鲁诺试图说服法比阿娜他只爱她一人，却接到一个迈阿密的长途电话，是那个传道士打来的，那家伙说话带墨西哥口音。他告诉布鲁诺夫妇，上帝帮助他原谅了妻子的罪孽；但是，他用恼怒的口气和断断续续的声音说，他还不能理解为什么布鲁诺竟然欺骗了自己的太太——一个爱家又忠于丈夫的女士，一个一直真诚地相信丈夫的爱情诺言的妻子。

传道士在电话里哭哭啼啼地吼道：“您丈夫是魔鬼。

他竟敢嘲弄我的妻子!”

关于福尔吉和她那位加州的丈夫,古巴女子也把情书的复印件给他们寄去了,布鲁诺却一直没有马诺哈夫妇的消息。直到董甘探长告诉他那印度女子失踪了。

28

最糟糕的并不是我被迫在半夜鸡叫声中逃离我母亲的家,去接受伯父在米拉芙罗尔区——首都的特区——大宅院为我安排的庇护所;也不是逃离被保镖包围的老家,好像逃避一场内战那样,并且还以为这是妈妈为反击我伯父而采取的正当行动。不,不是这个,而是五年后发生的事情,一提起这事我仍然伤心。

生活在伯父的大宅院里,生活在堂兄弟之间,生活在仆人的照顾中,生活在训练有素的卫队随时准备击退游击队的突然进攻而住宅已经变成了要塞的环境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在那里过了三年,与母亲的亲友隔绝开来,上学和放学都是乘坐一辆装甲车,司机头戴防护镜,腿上放着冲锋枪。那几年伯父禁止我去看望妈妈,禁止我提到妈妈。伯父的决定非常偏激:我那步入歧途的母亲,不知道自尊,竟敢策划享受淫欲的活动,这些应该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也应该从家庭谈话的内容里消失。伯父的策略有了结果,因为我的沉默逐渐冲淡了记忆,逐

渐用一个不关心子女和自私自利的恶劣母亲形象代替了我记忆中的母亲。

中学毕业后，家里送我进新奥尔良一所最好的女子学校读书，住宿费用由我祖父留下的基金支付。祖父是从他经营省里小小的律师办事处开始，买下几处咖啡种植园，又准确地掌握了咖啡豆的生产，这样积蓄了一大笔财产之后去世的。我从来没有收到过母亲供我读书的钱财，因为根据我不知道的显然也没人告诉我的理由，母亲从来没有真正有效地掌管丈夫留下来的土地。她和那个有病的儿子勉强活着，用她在蒙杜法尔穷人区的一所中学里挣得的微薄工资维持生计。

29

布鲁诺没有再见弗朗索瓦兹。那天，她所在的旅行团离开饭店准备前往佩藤地区的蒂卡尔参观玛雅人的金字塔，布鲁诺甚至不想看她出发的情景。他宁愿忘记这场短暂而愉快的幽会，因为现在回顾往事，他认为幽会是不适宜的。他觉得弗朗索瓦兹利用了他。当然，她需要一次体验，就是和他在一起的体验，以便了解她是不是真的爱让－雅各，该不该跟让－雅各结婚。这次外遇让他偏离了寻找法比阿娜和说服她回家的计划。

最明智的就是接受这样的说法：弗朗索瓦兹是个偶

然的插曲;而他也还没有开始认真地寻妻。严格地说,唯一实际的主动办法就是这个,就是来安提瓜旅行。但是,无论去曼哈顿看望女儿,还是围绕妻子编织的回忆,都不是他原来计划中的寻妻。此外,那天早晨醒来时他手指上还浸润着弗朗索瓦兹性器官上的酸香气味,他也没有发现法比阿娜的电子邮件。自从她失踪以来,已经过去了太长的时间,他不可能不担心。他又想起了雇用私人侦探的可能性,虽然他怀疑当地是否有这样的专业人员。他也排除了这样的念头:求助地方警察,因为有时警察像他们追捕的逃犯一样危险。那么还有什么应做的事情呢?或许应该跟在首都的法比阿娜的亲属谈谈?让他们了解全部情况?要不然把案子交给美国的联邦警察,来一次彻底调查?他想,只有在电影和侦探小说里人们才知道在类似情况下如何行动;但实际上,事情的发生是另外一个样子,更加复杂、更加出乎意料之外。

布鲁诺一直是在理论和推测的范围内展开寻妻活动的,就像他上的"乌托邦和地狱史"的课程一样,是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世界,从来不是可以触摸的现实。只有与弗朗索瓦兹的幽会是发生在现实里的。严格地说,寻找法比阿娜是没有意义的。一旦找到她,也许还不愿意跟她生活了。难道他没有感到弗朗索瓦兹青春和个性的魅力吗?因为事实就是她终于听从他支配而不是像法比阿娜那样躲避他啊。寻妻时居然落入另外一个女子的怀抱,这可能吗?难道仅仅心头一亮他就被人吸引住了?如果事情就是这样,那么任何夫妻和所有的情侣不是都会有一种令人痛苦的不稳定性吗?因为他和妻子之所以

还能维持下去，只是因为女主人还不了解另外女子的存在，而他与别人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性欲高潮啊。他惊慌地想到：一个人的伴侣，甚至你把她看成知音的伴侣，大概也是能轻易被别人替换的，因为他相信幸福归根结底是建立在无知以及别的选择上的。他离开了饭店，设想着爱情是受偶然支配的，心里想，幸福仅仅是对其他选择无知的偶然产物；他和法比阿娜一度是幸福的，因为在一段时间里他不自觉地停止了寻花问柳的活动。

或许形势就是这样的无情，布鲁诺一边想一边向水池走去，那里有玛雅妇女带着孩子洗衣裳。大概爱情就像奥斯卡·哈恩[①] 在《情诗选集》中的一首诗里说的那样——他的手提箱里就有这本《选集》："从地铁随便哪一站上/走下来一男或一女/闪烁了几秒钟/消失在无名的黑夜里。"在"圣多明各之家"的房间里与弗朗索瓦兹幽会之后出现的就是爱情？他并非已经变成了一个天真烂漫的诗人，相信什么爱情是从阿拉丁神灯出来的，而是他以某种方式开始猜测爱情是服从偶然的组合，这样偶然的缘分深深地打动了一些人，而绕开了另外一些人。

或许正是这一点让布鲁诺感到不安，因为也可能他与一个不会再见的女子搀和在一起；而她属于另外一个男人，属于另外一种文化；她闪烁了几秒钟，随后便迷失在属于她自己生活的黑夜里。是的，现在他清楚了：恰恰是弗朗索瓦兹趁机插入他单调生活的缝隙，从而让他焦

① 奥斯卡·哈恩(1938—)，智利著名诗人。代表作有《这朵黑玫瑰》和《死亡的艺术》。

虑不安。他漫无方向地在城里乱走，拐过一个个展现在他眼前的街口、笔直的大街、光溜溜的石头路面和平行的人行道，穿过一个个广场，那里有老三角支架照相机在等待游客的光顾，走进殖民时期修建的宫殿院落，那里有晶莹的泉水从石洞里流淌出来，还有百年古树投下慷慨的阴凉。他得到这样的结论：应该回到自己的事情中去，忘掉弗朗索瓦兹，完成他旅行的计划。

但是，他的脑海里无法摆脱那个法国女子，因为那天夜里在与卡罗里娜通话之后，仍然没有法比阿娜的消息，却在电子邮箱里看到了一个邮件。那是弗朗索瓦兹从蒂卡尔金字塔附近的一家饭店发给他的，提醒他不要对她房间里发生的事情匆忙下结论，还感谢他帮助她对自己的生活下了一个关键性的决心。她没有细说这是个什么决心，虽然布鲁诺猜想此事与她的未婚夫让－雅各有关。他想，那次幽会是不是已经促使弗朗索瓦兹保持结婚计划不变，仍然向她未婚夫隐瞒通奸的真相，或者，如果她更诚实一些的话，干脆取消结婚计划。他想，那次幽会只不过是一次偶然事件，是因为一时心血来潮寻求偷偷的排遣才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一次小小的外遇，结果自己成了别人借鉴的镜子。

弗朗索瓦兹的电子邮件还说："我不得不告诉你这样一件事。在飞往蒂卡尔之前，我跟大家在机场聊天。你简直没法相信：我跟一个意大利女人说到我认识一个正在寻找自己妻子的男人，她对我说，不久前，她遇见一个离开丈夫出走的拉丁美洲女子。这像是从电影里学来的。的确如此，这事也不应该瞒着你：那意大利女人告诉

我，那女人身边有个漂亮帅哥陪伴。你看，每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关键是别惨死在十字架下。吻你，弗。”

30

两天后，布鲁诺坐上了一架老式螺旋桨飞机前往佛罗雷斯——位于佩藤森林靠近蒂卡尔的城市。他需要亲自跟弗朗索瓦兹谈谈。她的电子邮件是证明他寻妻开始有成果的第一个信号。另外，他还得到了来自饭店的情报，意思是说，法比阿娜大概已经去危地马拉北部旅行。尽管如此，布鲁诺仍然感到不安。董甘探长严肃的声音还带着威胁的性质回荡在他脑海里。另外一方面，虽然他通过电子邮件一再求饶，可是法比阿娜依然固执地保持沉默。尽管如此，布鲁诺在犹豫不决之中还是相信，无论弗朗索瓦兹还是那个意大利女游客都没有撒谎。当然，看上去难以置信，同一个人既跟法比阿娜后来不久也跟弗朗索瓦兹谈过话，最后成为他和妻子之间的桥梁，这不是不可能的。他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片土地上，不可能有很多定居在美国的拉美女子逃离丈夫。

布鲁诺记得，法比阿娜经常赞美佩藤的金字塔美丽，但是似乎不很尊敬玛雅文化，可她是在这个国家里长大的啊。她是在流亡国外以后真正学会重视玛雅文化的，

那是一次让她专门研究哥伦布登陆前和殖民时期中美洲建筑的流亡活动。远离祖国唤醒了她对祖国文化特征的好奇,这是用出身西班牙和德国的祖先的血液养成的基因特征,她的祖先属于通过恶劣手段占据玛雅原始居民土地的阶层。这是她后来发现的。但是,法比阿娜所属的土生白人精英与土著世界无法避免的共处,在她心里培养了一种也把玛雅文化认同为自己文化的朴素感情。她是在美国发现了这种感情的,而她并不懂得土著语言,仿佛姗姗来迟的乡思固执地要暴露她缺少的东西并且要求她给出定义。

经过一次以动荡颠簸为标志的飞行,让布鲁诺怀念艾奥瓦河畔住宅的平静生活之后,他降落在佛罗雷斯一块林间空地上,周围是热带丛林,边界那一头就是墨西哥,那里已经变成了掠夺贵重木材的滥伐之地。他想,真应该在家里等候法比阿娜回来,如果准备准备秋季学期的课程、躺在吊床上看看关于伊甸园波斯起源的著作以及在远古时代艾尔[①]奇特地穿行在黑暗世界的文章,或者在白里安·福来勒的咖啡厅一面翻阅着《滚石乐队与莫和》一面品味着玛奇朵咖啡,岂不是更好?他非但没有如此,现在反而在热带跟踪妻子的足迹。几天过去了,妻子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模糊,变成了一个幽灵,一种幻觉。佛罗雷斯飞机场像是丛林中的一块柏油的笔直伤疤,里面有个旧仓库,墙皮已经脱落,窗户没有玻璃。等候在那里的有游客、流动商贩和表情忧郁的土著人。布鲁诺买了

① 艾尔,疑为布鲁诺教授"乌托邦和地狱史"课程中的神话人物。

橘子软糖和瓜子,随后登上了开往名叫"大金字塔"茅舍旅馆的公交车。早在"圣多明各之家"有人就告诉他,弗朗索瓦兹就下榻在茅舍旅馆里,像其他那些走安提瓜、蒂卡尔和卡门海滩路线的旅客一样。布鲁诺穿过佛罗雷斯的主要交通干道,穿过两旁敞开的商店,看见街上正在闲聊的人们,他意识到一家家查看提供住房的旅馆和客栈、问问法比阿娜是否住过实在没有意义。最合适的办法就是追踪弗朗索瓦兹提供的线索。

布鲁诺用了半个小时走到了佩藤-依察湖畔的茅舍。这是些简朴但是宽敞的房屋,需要紧急重修。湖畔的另外一侧是军事基地,是军队在独裁统治时期用暴力手段从玛雅人手中抢来的。那里本来是土著的黑暗世界与游客的伊甸园共处过的地方。布鲁诺想,那个时候,游客躺在亚麻吊床上打盹,同时湖畔的那一边,士兵们在殴打保卫自己土地的玛雅人。站在自己的茅舍里欣赏着那安静的森林美景,脊背上却掠过一阵寒战。面对此情此景,他无法抑制一种排斥的感觉,因为无论以什么方式住在那里,都好像是对那段历史的无知。晚霞正落到有着金属光泽的湖面上;猴子们用尖叫声吹胀了空气,湖对面的灯火熄灭了。布鲁诺洗了淋浴,打电话给服务台,询问弗朗索瓦兹。服务台立刻接通了她的房间。

她不在。他决定给她的语音信箱里留个口信。如果她看到他出现在佩藤,她会做出怎样的反应?至少对他而言可以容易地说明他来这里的原因,因为他认为她可以帮助他找到法比阿娜。但是,有可能弗朗索瓦兹以为他只是打算继续那场风流韵事,现在环境更加安静了,以

为他来这里仅仅是为了来幽会而要的花招。严格地说，他在安提瓜的表现就像一个嘴上没毛的小情人，而她则像一个性开放的女性，很有自信心。有可能弗朗索瓦兹知道这是个计策；但是，他也不应该忘记在她的信息里，不仅谈到了那个意大利女游客，而且说到了他和她之间发生的事情已经帮助她用另外一种方式看清楚了事情的面目。

他厌倦地想，最后的结果反正是一样的，因为法比阿娜仍然下落不明。他推开阳台的门，来到热带黏糊糊的空气里。应该找到弗朗索瓦兹，请她讲讲细节。他妻子果真与那个意大利女人说过话吗？弗朗索瓦兹给他讲的事情属实吗？或者仅仅是勾引他来这里的伎俩？法比阿娜是个守口如瓶的女人，难道真的会向一个陌生女子吐露她离开丈夫出走的事情？真的会有一个年轻人陪伴着她吗？那么他妻子的逃走就是因为她得知他正在中美洲找她？还是另外有原因？

他出了门，走在旅馆区黑暗中的条条小路上。只有蛙鸣、猫头鹰尖叫和萤火虫娇嫩的闪烁布满着森林的空间。他再次思考：该不该继续寻找妻子，或者尊重她已经在两人中间设置的距离？或许只有法比阿娜认为合适的时候才会回家，一天也不提前。片刻后，在星光下，他走到了一个泥巴苇子搭建的茅舍，里面有烛光照耀。几个游客正在喝酒，低声谈话，酒精和热烈而宁静的夜晚让大家都有些昏昏然。他要了一杯菊花酒，仔细查看人们的面孔。

他没有看见弗朗索瓦兹。

31

在堡垒里，墙壁用钢板加固起来，用混凝土柱子支撑着，为的是抵抗游击队的进攻、叛军坦克的袭击、革命大学生“莫洛托夫”式炸弹的投掷，这些威胁充斥在康斯坦丁诺伯父反共的想象之中，因为由独裁政权实施的镇压土著运动的政策产生了既有实效又十分血腥的效果：就在这幢拥有三层地上、三层地下的豪华住宅里，堆满了粮食、武器和弹药，一切都是为了最后的进攻而准备的，伯父叫喊道：总有一天，在这个忘恩负义的国家里，土著人会发起进攻，把国家抛到悬崖下面去的。

但是，在这个丝毫不缺少物质的环境里，我却从来没有得到伯伯、叔叔们的鼓励或亲热的话语；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多年以后，我对卡罗里娜非常亲热，努力与她保持亲热的接触。在老家，我受的教育仅仅限于在学校读书，礼拜天在教堂做弥撒，听取伯父关于各种危险的警告，这些危险埋伏在我们这个阶级周围，其中包括对我们学习和工作的威胁，但实际上，他那些警告是不成立的。他声称，生活是痛苦、艰难和危险的，特别是在一座被印第安人包围的城市里，印第安人渴望剥夺我们用汗水和辛勤劳动获得的财富。在这个被威胁和禁令、流言蜚语和一种过分正经的伦理道德限定的环境里，窗帘是拉上

的，卫队站在水泥塔楼上监视着大宅院周边地界的动静，伯父伯母忙于经营咖啡生意和不动产的管理，没人会有时间照管我和我的弟弟们。

在伯父的庄园里，发工资的时候，伯父乘直升机巡视，他担心游击队伏击，因为游击队企图颠覆共和制，把国家变成又一个古巴，设人民法庭，开公立学校，发供给证，搞自由恋爱，关闭教堂，因此伯父经过独裁政府的批准，训练成百上千的男人使用武器。但是，那几年的局势突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比如，由于实行了镇压政策，就不可能像从前我跟妈妈那样经常坐在政府大楼附近的广场上欣赏晚霞了。情况紧急时，所有的市民都成了可疑的对象。在伯父的各处庄园里，与北部山区和西部海岸为邻的地区，包括湖泊、河流和火山群，独裁政府建立了军事基地，修筑了为追捕游击队的“突击连”降落飞机的跑道。那是艰苦的岁月，无法无天的抓人杀人；那时候，人们一下班赶快回家，天一擦黑，尽量避免出门，因为害怕无缘无故被捕。那时候，无论是偷鸡的小蟊贼还是持不同政见的大诗人，都有可能在天亮时分脖子上挨一刀然后被扔到臭水沟里，没人敢调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时候经常戒严，大街上到处是大兵站岗。人们窃窃私语，报纸刊登体育消息和世界政治，但是对每天夜里发生的大搜捕、大扫荡却置若罔闻。于是，我明白了，曾经与父母分享的童年生活永远被埋葬了，已经无人也无法帮助我恢复那样的日子了。

在大房子的三楼，我在自己房间里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孤独和不理解是失眠的主要原因，那时我是个小姑娘，

不可能弄明白这些原因。有时,我觉得很想违背伯父的命令,很想找妈妈。这样的感情是妈妈从什么地方发来的邀请,那是折磨人的无声邀请,在那漫漫长夜里,我准备接受这样的邀请。于是,我起床,看看窗外的峡谷,首都的灯火在闪烁;我想在某盏灯下,妈妈在房间里向外张望着我同时也在仰望的天空,她想念我,给我发来这个信息,我收到了,因此难以成眠。我想,明天,放学后,我去找妈妈,会重新见到她,拥抱她,亲吻她,告诉她我非常爱她。

但是,沉思片刻后,我又回到床上,努力说服自己,还是应该服从伯父的禁令,不要去看望母亲。我想,她以不可原谅的方式丢下了我;而伯父根据自己的信念,拯救了我和我的弟弟们不致堕落,给我们提供了食宿和受教育的条件。那时,我忘记了上述所有费用是以阿贝拉尔多祖父留给我们的遗产支付的。我想,应该忠实于伯父、伯母,多亏了他俩的帮助,我才走在了人生正确的道路上。

那时我并不在乎同学们的闲言碎语,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说我丢下母亲是为了生活在中美洲最富有的人家里。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反正对我来说都一样。他们说得容易,可不知道我的痛苦啊,我蒙头藏在被单里,心里反复这样想,做好有人进我的房间时立即掩盖泪水的准备。同学们议论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夜里失眠,不知道我心中燃烧的怒火,不知道我克制的泪水以及在庄园里度过的痛苦周末。与此同时,我母亲还在守丧,还不得不为亡夫身穿丧服。但是,后来她开始改变衣着了:短裙和袒胸露背的女衫,接着就献身给那个戴“卡彭”帽的男人了。

32

布鲁诺远远看见弗朗索瓦兹就在游客中间，他们在晨雾中等候开往蒂卡尔的饭店公交车。他在想自己是不是跟这个法国女子搀和得太深了。或许爱情如同命运之神的鞭打，爱情会是从我们生活里永远消失的瞬间幻觉，仿佛一颗熄灭多年后依然闪光的星星。是的，爱情可能是对某个已经疏远的人的纯粹回忆，最多是建立在地平线上的一个空想，或者是从来没有把握住的一个过去；因此布鲁诺设想，他在记忆中恢复法比阿娜形象的渴望，可能意味着仍然爱她。他一面走在小路的沙砾上，皮鞋发出沙沙的声音，一面想：人从来不爱别人，只爱想象中的别人，即已经离去者的形象。

布鲁诺从弗朗索瓦兹身后的方向接近她，他踮着脚尖，就像他喜欢吓唬自己的老婆那样。那法国姑娘身穿长裤，脚踏网球鞋，上身是无袖女衫。他欣喜地欣赏着她那暴露在早晨温暖空气里的优美脖子，有几秒钟之久；随后，他在她身边轻声细语地说了声“早晨好”。她一看见布鲁诺，就毫不掩饰地露出快乐的表情。她那些法国同事感觉到她和他之间有点什么关系，都悄悄地上了公交车。布鲁诺和弗朗索瓦兹单独留在人行道上，站在阳光下，面面相对，听着空调机低沉的隆隆声以及从敞开的车

门吹出来的冷气。

“我来这里是因为需要跟你谈谈你发来的电子邮件。”布鲁诺说道，同时感觉到自己这句话虽然是真的，但是在这热带丛林里听起来像是一个无理的借口。

弗朗索瓦兹回答说：“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有事情要告诉你呀。”

“我需要了解那意大利女人给你讲过的一切。”

“你就为这事来的？”

“还为了不让你为发生的事担心。它永远藏在你和我心里。”

“谢谢，但是，你别感到不自在。我不是在逃避自我。”

他和她登上了公交车，在最后一排位子上坐下，保持沉默，望着饭店的门厅，更多的游客正从那里走出来。片刻之后，公交车已经驶入通向丛林深处的柏油公路了。

“我给你讲过的还不够用吗？”弗朗索瓦兹问他。“对不起，我先说，看见你我真的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他说着用手摸摸她的胳臂。

“还有呢？”

“你在电子邮件里说跟一个见过我妻子的意大利女人谈过话？”

“这是我知道的全部内容了。大约一周前，那个女人跟你老婆在首都机场说过话。意大利女人是从墨西哥的坎昆海滨过来的。我估计你妻子要去迈阿密。”

布鲁诺想，这话里面至少有一定的逻辑性。假如那天法比阿娜要去迈阿密，那是因为她打算跟家里取得联

系。但是，从她和意大利女人见面起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可是法比阿娜至今没去迈阿密，那肯定出事了。唯一真实的情况就是她没回到家里，也没给他回信。

布鲁诺说："我要跟那意大利女人谈谈。我需要证实一下与这个意大利女人交谈的人是不是我妻子。"

弗朗索瓦兹用讽刺的口吻说："躲开丈夫跑到这一带又是定居在美国的拉美女人肯定不多。"

"劳驾，告诉我怎么跟那个意大利女人联系？"

"我的茅舍里应该有她邮箱的地址。但也许那个女人不是你妻子。"

"你为什么现在对我说这话？"

"因为那意大利女人告诉我，那个女人计划飞往希腊。这有意义吗？"

布鲁诺感到心头为之一震，同时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在二十五年前，他俩结为夫妻，发现了克里特岛，那时旅游业还不知道克里特岛南岸的情况呢。于是，他俩在利比亚海的小渔村克拉托甘博斯住了一个月，那是他俩一生中最幸福的三十天。村里的妇女身穿黑色衣裳，头上系着围巾；男人骑驴代步。路是土路，勉强可通车辆。他俩乘坐吉普车翻过了闪闪发亮的山脉，那里有鬼斧神工般雕刻的山峰，有橄榄树林中震耳欲聋的蝉鸣；他俩穿过干净和荒凉的村落，最后来到温暖透明的海湾，海底的石头犹如安静的鱼群熠熠生辉。海边的人有尊严，和蔼可亲，但不善交际；布鲁诺和法比阿娜那时是充满活力、相信生活的年轻人，洋溢着欲望，为在那里相聚而感到幸福。他和她大白天在人烟罕至的海滩上做爱，然后在沙

子上进入梦乡，互相拥抱，全身裸露。因此，弗朗索瓦兹说的那个女人有可能是法比阿娜，因为法比阿娜去过希腊。可能她打算访问克拉托甘博斯的石屋、有着石灰墙壁的教堂以及面向大海有着葡萄架的酒馆；他俩一生最伟大的爱情就是从那里开始的；那令人陶醉的初始激情的余味可能尚存，那是唯一可以拯救他俩灵魂的东西。

布鲁诺声音颤抖地问道："你肯定那个女人提到了希腊？"

"绝对肯定。这话有意义吗？"

布鲁诺点点头。

"那女人可能是你妻子，有人陪着。"弗朗索瓦兹小心翼翼地挑明了。

"我知道，我知道。你跟我说过了。"

弗朗索瓦兹苦笑了一下，寻找着他的目光。

她问："这让你担心吗？"

"假如有人陪着，我当然担心。她是我老婆呀。"

"这是那意大利女人说的。"

"弗朗索瓦兹，我需要跟那个意大利女人谈谈。"

"声音小点！"弗朗索瓦兹的口气有些恼怒。"另外，那意大利女人肯定已经回欧洲去了。"

公交车飞快地穿行在墙壁般的密林中间。不时地有半透明的绿色突然显露出来，好像水池一样，接收着阳光，展示着扭曲的树干、攀藤的植物和柔嫩的枝叶。间或在被露水擦亮的叶子后面，有几只栖息在枝头的花毛鹦鹉。树冠之上，一片天空像一条蓝色柏油公路那样滑落下来。

“你的婚礼呢?”布鲁诺问道,装出自然的样子。他看看弗朗索瓦兹那细长优美、不戴戒指的手指,胳膊上金色的汗毛;这时他奇怪自己会有证实了某种印象的感觉:她是另外一个人,与别的故事有关系的人,完全与他无关,是个陌生的人,是个突然溜进他的生活而不肯离去的人。“那些计划进展得怎么样了?”

“既然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我就先去卡门海滩,然后去法国。”她回答道,一面望着车窗外面。“到那里再看吧。到那里再看吧。”

布鲁诺想,他和她的肉体接触过,如同两块陨石撞击了一样。眼下,他和她需要收集分散的碎片,以便重建自我,回到往常的生活里去。他安静地等待片刻;接着,重新坚持他见那意大利女人的必要性。他试图给弗朗索瓦兹说明,推动他这样做的不是嫉妒,他和妻子的关系,正如此前他说过的,从很早以来就破裂了,他已经不抱任何破镜重圆的希望了;他唯一需要的就是找到法比阿娜,为的是干脆结束他生活的这一章,公平地说,其分量远远超过了一章、一部书、几卷著作。说真的,他并不相信自己要结束这个阶段的生活,他心里明白;但是,他不得不撒谎,为的是让这个法国姑娘不记恨他,而是要帮助他。或许她跟他睡觉可不是随随便便、不负责任的,可他恰恰是不管不顾的。他回想起法比阿娜说过的一番话:女人跟男人睡觉常常口袋里带着一个中期计划;对于男人可能是入港的口岸,在女人心里则是起航的开端。他决定藏起如何结束这一章的方式,不说出究竟是与妻子和解呢,还是让她离开。他感觉最好让弗朗索瓦兹把他的话理解

成后者，以为他准备让法比阿娜从他生活里消失，就像下到自动电梯上去换乘地铁的乘客那样。

“但愿我没有删除斯特法尼娅[1]的电子邮箱地址。”弗朗索瓦兹说道。“我和她在起飞前只谈了一小会儿。”

“因为什么谈起来的？”

“她问我在什么地方买的手包；然后，我俩就转到说说在中美洲做了些什么。其中，我就给她讲了你的故事。她没法相信。”

大家在一个空气特别凝重、树叶茂密得挡住了阳光、连猴群的叫声也听不到的地方下了车。跟随导游，人们踏上了一条羊肠小道；突然，在树干、攀藤植物和树叶遮蔽的后面，人们震惊地看见了远处有一座金字塔的雄伟身影。那是一座高高的石堆，外表披满了植物和阴影，长满了苔藓和爬蔓植物，仿佛故意躲避游客的访问。

“那是一次匆匆忙忙的谈话。”弗朗索瓦兹解释道。说着，她和他离开了小路。

两人走在芳香的灌木丛中，头上一片碧绿，缝隙间露出蓝色的枝条。就在弗朗索瓦兹磕绊的一瞬间，布鲁诺把她一下子拦腰搂在怀里了。他立刻紧紧地拥抱她，狂热地亲吻她。她以同样狂热的激情回应他。布鲁诺的双手迅速滑进她的衬衫里，游走在她光滑和温暖的脊背上，接着，转到了她的腹部，最后爬上了乳房。弗朗索瓦兹继续张开樱唇，迎接他的舌尖，也用自己的舌头探索他的牙床。布鲁诺让她靠在一块半隐半露在灌木丛中的石碑

① 斯特法尼娅，那个意大利女人的名字。

上，解开了她的裤子，再轻柔地让她转过身去。他一拉下她的裤子，眼前就出现了圆月般的小巧而结实的臀部；他惬意地顶了上去，一面想起多年前发生的类似场景，地点是在面向利比亚海的阳台上。早晨的空气凝固在一片寂静中；后来寂静被两人共同分享的性欲高潮声所打破，消散在丛林的回音之中。他和她迅速整理好衣裳，急忙继续向金字塔方向走去，仿佛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33

“我马上要飞往克里特岛。”布鲁诺在电话里通知女儿，然后他要下到茅屋里去吃早饭了。他早就打开了阳台的门，让森林的喧闹声和各种颜色进来。空调机继续吹着冷风。

“去克里特岛？干什么？”卡罗里娜不安的声音从曼哈顿传来。

“有人看见法比阿娜了，说她去希腊了。这是可能的。至少在几天前她去了迈阿密，既然她没回家，就有可能在克里特岛……”

“爸爸，或者她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或者南太平洋的塔西提，或者智利的复活节岛。为什么是希腊的克里特岛呢？”

他给女儿解释了他假设的理由，这些理由隐藏在幸福往日的折皱和角落里，那时卡罗里娜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尽管布鲁诺觉得这些理由还算充足，但是，随着他从这个远离纽约的喧嚣的热带地方陈述这些理由，却感到这些理由正在失去牢靠的根据，正变得贫乏和牵强。总而言之，他全部假设的根据就是他和法比阿娜很早以前在克里特岛有过幸福；还在于他妻子有可能回到克里特岛去争取恢复——哪怕就一段时间——一个近三十年来可能没有变化的天地世界的记忆。面对女儿反对的声音，他承认，这的确不是一个理由充足的假设；但即使从来没有人准确设定天堂和地狱的存在，那么大部分人类仍然不得不为这些鼓吹和兜售乌托邦的大小贩子们而生活。

布鲁诺固执地问道："卡罗里娜，那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你发誓真的不知道你母亲的任何情况吗？你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令人忧伤，让人以为他由于空中旅行，从古印第安庙宇附近到他女儿在格林威治镇中心的单元房，就使他失去了整个严肃的特点。

"爸爸，我知道的我都对你说了。"

"你为什么几天前暗示说你妈妈可能有情人？"

"爸爸，那仅仅是猜测，没有别的意思，劳驾……"

"那是猜测，可也是犯傻。"

"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还爱我妈。这或许是她唯一还能有勇气回家的理由。"

"那你还知道一些事情。"布鲁诺火了。他怀疑女儿

还隐瞒什么情况。她会从她同龄的一些离异同事那里了解情况,从那些同事的老婆那里了解情况,那些女人很快就跟别的伴侣重新开始生活了。“你至少知道她为什么出走。别否认了,你的话都露馅了。”

她保持沉默。布鲁诺望着浓绿的树叶,它们包围着茅舍;透过树丛,他隐约看见了浓阴密布的湖面。他想起艾奥瓦河,想起那些站在河岸上抛洒面包块的老人,他们想留住天鹅。显然,女儿在隐瞒什么,某些她不敢吐露给父亲的情况,他这样想着;与此同时,猴子们的尖叫声和跑动声从茅舍的屋顶上传了过来。

“要是你知道什么,就告诉我,劳驾了。”他在坚持。“你瞧,我就要去希腊了,就是为了找到法比阿娜,求她回家。”

“爸爸,这是发疯。要是你不能肯定她在那边,就不要过去。”

“因为这边有人证实你母亲跟一个年轻人在一起;因此,你的推测也不大准。”

“那不会是真的。唯一确凿的就是我妈失踪了;你应该有所行动,应该报警,应该通知亲戚;我不清楚,可一定要行动起来啊。时间已经过去好久啦。爸爸,你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吗?”

“我说过了,我去克里特岛。”布鲁诺答道。忽然,他想起了在家里他和妻子与女儿捉迷藏时的情景。那时卡罗里娜还小,她激动地睁大眼睛问他:怎么才能找到妈妈啊?“要是你母亲打电话,你告诉她:我已经去世界上那唯一的地方,我想那里可能有藏身之处。”

34

从我母亲离开家门去萨尔瓦多找工作的下午开始，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母亲站在门口告诉我们，那是一份薪水很高的工作，可以让我们摆脱拮据的窘境。那是一种非常荒谬、不可思议的处境——只是多年后，我才明白——按照她应该从我父亲的财产继承的一切，我们的处境真是怪诞：首都的律师事务所和法院毫无道理地阻挠和拖延办理继承遗产的手续。

一天，通过我伯父家一个女仆的女儿我得知，我母亲在一个中产阶层的居民区里租了一个小房间，她跟我那有病的弟弟住在那里；这个有病的弟弟是我伯父留给我母亲的唯一孩子，而在那天夜里伯父实际上对我们进行了绑架。但是，那女仆的女儿或许因为害怕伯父报复，她对我说，她不知道我母亲确切的住址。一种好奇和害怕的感觉，一种头晕目眩、好像蜥蜴在胃里乱爬的感觉，占据了我的心头，因为我想到我和妈妈在一个城市里、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

当然，这事有点奇怪，可是它发生在我父亲的财产上，这些财产应该属于我的母亲；那时，我应该进行调查，但是却一直没有做，至今我都在后悔。这事本来应该经常对布鲁诺说说，尽管他像往常一样不会认真听我讲话，

也不会认真对待，因为他会觉得这些充斥在拉丁美洲记忆库里失去了继承财产的故事实在太陈旧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居住在伯父大院的时候，那确实是一个让我不得安宁的晦涩难懂的故事。我想，肯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才让我母亲住进穷人区过起孤独和被遗忘的生活，我伯父甚至抢走了她的孩子。可我不敢坚持多问那女仆的女儿，更不敢自己设法去找妈妈，因为伯父早就警告我说，生活只有两条路：

"要么行善，要么作恶；要么与上帝同在，要么与魔鬼为伍；要么跟我们在一起并接受我们对你的教导，要么跟那个不可提及的荡妇在一起。"他强调说，一面用食指对准天空，仿佛依纳爵·罗耀拉[1]现形，眼神里充满了怒火，决不接受异议。"这里只有一条路线，应该是直线，不允许拐弯，不允许对魔鬼让步。"

今天我痛苦地承认，我从来没想过抵触和背叛伯父。他把我们从被母亲抛弃的状态中拯救了出来；他给了我面向游泳池和城市的宽敞房间——让我随意支配，送我进贵族学校，给我提供食物和女仆们的照料，让我去旅游。总之，我不能背叛伯父，因为他为我做了所有这一切。只是多年后我才知道，所有那些费用都不是出自伯父的腰包，而是由阿贝拉尔多爷爷为我和我弟弟设立的基金支付的。由于看不见我母亲和我有病的弟弟，我心中暗暗滋生了对母亲的怨恨，从前她是我最亲爱的人，可

---

① 依纳爵·罗耀拉(约1491—1556)，西班牙贵族，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原为军人，主张用军纪管理教会。

我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却不在我身边，因此我没有胆量不听伯父的话，也不敢原谅母亲并且去找她。

我生气地想，再说，母亲从来没有做任何努力到校门口或者大街上找我。恰恰相反，她选择了不露面的办法，甘心丢掉自己的子女，放弃了为得到我们而斗争，用不露面的办法接受了伯父的既成事实——尽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他就粗暴地抢走了她的子女。我认为，通向我亲爱的母亲的桥梁自从康斯坦丁诺伯父把我们从家里拉走的那天夜里就坍塌了；伯父在那天夜里把我从那扇不吉利的窗前彻底拉开了，而此前我经常绝望地抓住那些铁栏杆，盼望着母亲赶快回家，因为她爱我和我的弟弟远远超过那个戴“卡彭”帽的男子。从此以后，我发誓，面对那些企图破坏我幸福和理想的人们，我绝对不能坐视不管，绝对不忍让，不被动观望。是的，通向母亲的桥梁的确坍塌了，它的废墟就在伯父把我们安顿在他大宅院的当天夜里就被埋葬在浑水里面了，而我则从那时起站在楼上观赏着那青山环绕的城市，群山中，帕卡亚火山高高耸立，喷吐着热气。

第三章　迷　　宫

牛头怪在迷宫里也为他们嚎叫。

——萨尔瓦多雷·夸齐莫多*

---

* 夸齐莫多(1901—1968),意大利诗人、评论家和翻译家。原是“隐逸派”诗人的领袖。195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35

是咖啡的香气唤醒了布鲁诺，他正在奥林匹克公司飞往雅典的波音 757 飞机上。通道上，空姐正在送咖啡。他估计艾奥瓦河畔的家里正是凌晨两点左右，而飞机下面的欧洲，伸展在灰色的云团和黑暗的山谷之间，正在迎接黎明的曙光。他喜欢希腊人经常喝的浓香咖啡，喜欢稍稍留在口中一点，最后闻闻那与白糖混合在一起的黑色细末，它们沉淀在杯底，有人会根据沉淀的形状预测未来。他的座位在飞机后部，涡轮机刺耳地嗡嗡叫个不停；他觉得热咖啡让他通体舒坦，应该想一想到达希腊后的行动步骤了。

每当布鲁诺登上这种型号的飞机，就会想起那架属于恐怖分子在二〇〇一年撞向双子塔的飞机。立刻，不可避免地开始联想起在这样的飞机上的最后时刻的情景：绑架者悄悄地向前移动，旅客们坐在位子上或者望着窗外或者看杂志或者在笔记本电脑上工作，人人是安安静静地无动于衷，开始有人不安了，接着转变为东海岸人

特有的谨慎态度，随后是听到扩音器里传出的消息：本架航班已经被劫持，请大家保持镇静；突然，人们可怕地证实了：事情非常糟糕，飞机不是在寻找机场下降的跑道，而是在曼哈顿区越来越接近摩天大楼。一想到这样的情景就曾经发生在同样的空间里，就发生在那地毯的图案上，就在那座位旁边的挂毯上，就在那苍白的中央灯光下，他感到难以忍受。布鲁诺有这样的感觉：每当这样型号的波音飞机准备在建筑群中下降的时候，这样的场面就会重复出现。不管怎样吧，再过一会儿，他就要到雅典了；从那里，他准备飞往克里特岛，尽管他还没有确认座位是否订好。假如飞机座位已满，他可以像希腊人卓尔巴[①] 那样乘坐从比雷埃港开出的火车轮渡前往岛屿。无论如何，他也会到达克拉托甘博斯渔村的。

他的妻子永远不会理解，就在他准备前往安提瓜以及爱琴海旅行以便寻找她的同时，起码要找到她并且说清问题的时候，他居然能跟一个陌生女子上床，而他对这女子仅仅有一种肉体的吸引和好奇的感觉，无论怎么说，这是一种无法否认的通奸行为。他能够同时怀有两种爱情，这是法比阿娜不会理解的事情。他与弗朗索瓦兹的外遇，既有这法国姑娘提供的肉欲快感刺激，也因为妻子出走引起的怨恨，但是却改变不了他对妻子的纯洁感情。这样把外遇和对妻子的爱分开来的本事，他是从谁那里继承来的呢？这两种感情好像潜水艇里的密封舱一样是

① 卓尔巴是希腊作家卡赞扎基斯(1883—1957)的长篇小说《阿勒克西·卓尔巴的一生》(1946)中的主人公。

格格不入的啊。难道这就如同法比阿娜说的那样，男人就能这样简单地生活在双重标准里而丝毫没有后悔的感觉吗？仅仅就因为男人是喜欢多配偶的，而女人是单一配偶的吗？难道这与生物链、与男子拥有数目无限的精子而女子的卵子是精选出来的唯一一个因此她不能随便浪费吗？总之，所有这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妻子不会理解他的，她无法想象他在中美洲和欧洲寻找她，是在真正的爱情推动下进行的——或者是按照他理解的真正爱情，更无法想象他能同时与另外一个女子发生关系。

跨洋飞行期间，他梦见了法比阿娜。在眼花缭乱的种种意象里，他隐隐约约看见了她生活的篇章，这是她给他讲述过的，而他在一定程度上忘记了。他为什么不好好听她的倾诉呢？他为什么不牢牢把那些故事记在心上呢？或许因为他早就认为她会永远留在他身边，永远准备只要他认为需要就给他反复讲故事，仿佛法比阿娜就是一部家用百科全书，需要解决难题时就查询一下，而不是一个希望讲述自己故事并且别人应该注意听的人！在他的梦境里，法比阿娜出现在一些模糊而神秘的舞台上，说一些听不清楚的话，这些话慢慢消散，带走了清晰的记忆。他知道事情已经为时太晚，现在他无法尝试从记忆中恢复原来根本没有储藏的东西。妻子老早给他讲述的那些故事，除去恋爱初期的细节，因为那时两人如胶似漆的在温柔乡里，其余的都烟消云散了，既没有存在记忆里，也没有让记忆充实起来，因此不可能恢复。他压抑地想到，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关于法比阿娜的情况，卡罗里娜居然比他知道得多。

妻子现在会想什么呢？她在克拉托甘博斯吗？她会去那里寻找初恋吗？就在空姐再次送上咖啡的时候，他回想起和妻子前往克里特岛前游览罗马的情景；他和她是在《哈诺的两副面孔》的引导下去克里特岛的，那是帕特里西亚·海史密斯[①] 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就发生在该岛上。他想起一天黎明他俩在特拉斯特维餐厅吃过早饭后，沿着特韦雷河散步，随后进入纳翁娜广场。那是早晨三点钟，广场上空空荡荡，只有贝尔尼尼泉水池有灯光照耀。他俩急切地来到水池旁，激动不已。他和她曾经尝试着在防波堤的大墙边，借助河边生长的树林浓阴做爱；法比阿娜已经在那里脱下内裤，只穿着短裙和一件宽大的亚麻衬衫；但是来来往往的车辆总是在他和她的面前停下来，妨碍了他们的好事。他和她只能借助树阴接吻和抚摩。现在到了水池边，欲火已经熊熊地燃烧起来了。他和她在水池边上坐下来，雕塑群像的明暗阴影交织保护着他俩；两人重新接吻和抚摩，泉水声、星空和他俩是罗马之夜唯一居民的感觉保护着两人。

布鲁诺的双手游走在法比阿娜的大腿上，寻找着她的性器官。她恳求他别再摸下去了，因为她例假刚刚开始。布鲁诺说，没关系，她身上的一切他都喜欢。这事现在他一想起来就浑身战栗，让这架在雅典上空滑翔的空中客车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法比阿娜用怀疑的口气问他："你肯定？"

---

① 帕特里西亚·海史密斯（1921—1995），美国著名女小说家。她的一些作品被改编成电影。

“肯定。”他说着，手指头已经侵犯到那波浪起伏的阴毛地区了，他小心翼翼地分开了湿润的阴唇，深入到那温暖多肉的唇壁中间。

“你会后悔的。”她提醒道，把穿着凉鞋的双脚泡进水池里，那水池底下有金属币在闪光。布鲁诺坐在一旁，面向广场，掩护着手臂活动的真正路线，手指快意地在法比阿娜体内滑动。

深长的一吻之后，布鲁诺拿出手指给她看，鲜红的颜色印在上面。

“我对你说过了。”她提醒道，脸红了。

布鲁诺在自己前额上划了一道短短的红线，让法比阿娜突然发笑；接着，他抓住她的一只手伸向短裙里面。

“你也来！”他命令她。

法比阿娜眯缝着眼睛在两腿中间摸索了一阵，头部依靠在布鲁诺肩头；片刻后，拿出染红的手指给他看。广场上没有别人，只有他和她坐在水池旁，周围是一群石头建筑，天上布满了星星。法比阿娜在自己前额上印下一个红点。接着，两人互相欣赏对方化了妆的面孔，并再次接吻。

“尝尝你的元红。”布鲁诺把食指伸进她口中。

“像海水。”她一边品尝一边说道，把食指送到布鲁诺唇边。

“你敢吗？”

布鲁诺品尝着从法比阿娜体内渗出的浓烈而富有金属气味的“元红”，然后再次吻她。直到破晓时分，两人方才离开水池，赤脚上路，在广场的地面上一路留下水迹。

他和她手牵手,静静地走在罗马城里,与此同时,城市正在醒来,开始有了动静。

36

为什么我不能按照时间顺序回忆一生?为什么总是时间混乱,好像玛雅人的挂毯那样把偶然事件放入图案当中?为什么我不能向布鲁诺井井有条地叙述我的故事?为什么他能缜密有序、因果协调,最后拿出一个类似结构完整小说的结论来?莫非我根本就做不了这样的事情?或者我从骨子里就认为这样的按照时间推论,实际上在记忆中是不存在的。记忆的最高价值在于储存的能力,虽然时间混乱,但是能储存发生的事情或想象出来的东西。

现在我回想起,在怀卡罗里娜三个月的时候,我回了老家一趟,让大家看看我另外的模样,而不是此前一直保持的胆怯姑娘的形象,而是一个知道从生活里可期待什么的女性。那时我还没有跟布鲁诺结婚,我俩正在波士顿读研究生的课程;但是,我俩计划成立一个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家庭。我对他是那样地信任。我是那样强烈地渴望针对我伯父提出一个无声的挑战,因此,在那段时间里,我在首都身穿特别紧身的衣裳,为的是让大家发现:我没有结婚就已经怀孕。这样的恋爱和未婚先孕的体

验，加上发生在两年前的卡米洛[①]被杀事件，促使我第一次去安提瓜公墓寻找妈妈安息的地方。一天早晨，我手持鲜花来到公墓。一个挑着水桶的小伙子帮助我找到了母亲的坟墓。我耐心地把红白两色玫瑰放在大理石的花盆架上；这是母亲特别喜欢的花卉。我给了小伙子一点小费，请他走了；我在母亲坟前跪下，告诉妈妈：我已经摆脱了伯父的监控；我已经失去了那个当游击队员的未婚夫，他的尸体出现在首都机场附近的排水沟里，浑身都是枪眼；后来，我在美国认识了布鲁诺并且爱上了他，还准备要一个儿子；总而言之，经过这么多生活的种种波折和欢乐之后，我开始换一个角度看母亲的错误，她最大的过错就是抛下了我们。可是我想，我们母女二人，母亲在阴间或者我想象中的什么地方，而我在安提瓜最美丽的公墓里，按照原谅和遗忘的原则，我俩可以走到一起来。一连几个小时，我静静地坐在草坪上，面对墓穴，旁边是玫瑰。

我不愿意用半点虚假的东西欺骗自己和填充记忆库；但是，那天的确听见了我身后有母亲的声音——我俩在首都大街上最后见面时她那清脆悦耳的声音。忽然，我感觉有树枝的响动声，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我回头去看，仅仅看到远处有只小鸟栖息在枝头，正在悠然自得地晒太阳。这是我三年来第一次回国到妈妈的身边。那一次我住在市中心一家有院落和喷泉的古老旅馆里，那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让我联想起米克·杰格[②]的一首歌。几

① 卡米洛是法比阿娜最早的未婚夫，因参加游击队被害。

② 米克·杰格是美国滚石乐队主唱。

年前，布鲁诺经常听，里面的歌词说，有个人讲自己厌倦了生活，决定出走，改头换面，藏匿到一家廉价旅馆的房间里去。总之，不管我多么努力，这次回国之旅是失败的，因为没能完全克制对母亲的怨恨情绪，也没能公开与康斯坦丁诺伯父决裂。实际情况是，我也还没有完全原谅母亲。

扫墓之后的几天我在旅馆的房间里闭门不出。站在窗前，我眺望着教堂的钟楼和附近广场上的树冠。难以忍受的烦恼折磨着我，让我以为身上发生的一切都说明，我没有权利享受幸福；我还以为有的人生下来就伴随着失败的伤痕，生命中已经注定；你最多只能盼望改变生活的格调和美化生活的形象，但是不可能有本质性的改变。我有三年没有回这个中美洲最美丽也最充满暴力的国家了，没有回这个被群山和火山包围的首都了。我以为自己超越了往事，超越了我个人的历史和那首都社交界众所周知的故事，或者是我这样想象的；但是，对我生平的痛苦解释却仍然在心头萦回，仍然完整无损，仍然在暗中窥伺我的动向，并且用新的细节和问题补充营养。一个叙述者用他那无形和恶意的笔，似乎借助时光的推移要不断补充新内容了。

37

中午，布鲁诺降落在雅典，机场上散发着烟草和咖啡

的气味。他乘上奥林匹克公司飞往克里特岛首府希拉克利翁的飞机。这是一次短途飞行，不超过一个小时；但是，在检查护照和等待因晚点而协调起飞的过程中浪费了两个小时。

将近下午四点时，他到达了希拉克利翁，心中充满怀念之情。二十五年前，这里是他与法比阿娜真正产生爱情的地方。那时，他俩住在波士顿；她正在走出怀念卡米洛的阴影，她对卡米洛的爱还没有完全消失。克里特岛独有的温暖空气、岩石发光的荒山、橄榄种植园的和谐景象、城市里摩托车的隆隆声，都在帮助他回到那幸福和充满希望的往事中，滋养着他对法比阿娜的爱情。那时，她是个小姑娘，长着美丽而又充满梦想的眼睛以及姣美的面庞，颈项挺拔，婀娜多姿。她是从独裁统治下逃跑出来的，他也是如此。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拉丁美洲的流行病：到处是军事独裁政权；仅仅这个原因就促成他们来到了希腊神秘和偏僻的岛屿，这个事实好像是做梦一样，让他和她浑身充满了毋庸置疑的快感和柔情。

后来，他和她又两次来到爱琴海。第一次是到萨摩斯①，带着卡罗里娜，那时她五岁；第二次是到桑托林岛，那是为了纪念他和她结婚十周年，两人总是努力回忆过去的经历，但那仿佛是一把燃烧的宝剑，阻止他俩返回天堂去。后来，他和她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尽管法比阿娜总是强调，她在克拉托甘博斯小海湾的经历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事情。布鲁诺一直不能忘记她这句话。他租了一

① 萨摩斯，希腊一岛屿，以古代隧道工程闻名遐迩。

辆吉普车，开上了通向南方的公路，穿过橄榄种植园和贯穿东西的山脉，心里明白到达克拉托甘博斯需要两个小时。

他事先调查过，克拉托甘博斯仍然是外国人很少光顾的地方。大批北欧和英国游客，渴望见到阳光和海滩，纷纷在克里特岛的北部海岸住下来，住进海边上成千上万家建筑质量可疑的旅馆里，看上去那里的海水都明显地被污染了。这些定居的人们，用一个早晨参观克诺索斯宫和城市博物馆，以后就花十五天的时间晒太阳，在饭馆里大吃大喝，在酒吧里酩酊大醉。但是，在海岛的南部，在一个个小海湾里，生活仍然像半个世纪前那样平静似水。寥寥几个敢于冒险去南部的游客，享受着宁静的环境，喝葡萄酒，吃烤鱼片和凉拌菜，品味着必不可少的土耳其咖啡。

当太阳西斜、把最后的余晖洒在群山顶上的时候，布鲁诺开始下山，驶入通向克拉托甘博斯那弯弯曲曲、充满危险的村路。他在一个瞭望台旁边停车，从高处观赏小海湾里的房屋；他怀着一种无依无靠的感觉回想起十几年前，恰恰也是停在这个地方，与法比阿娜一道欣赏风景。

但是，他没有找到他俩曾经下榻过的奥德赛客店。从前，那是一座两层的小楼，一楼是石头砌成的，二楼是混凝土浇筑，屋顶门窗都是蓝色。幸亏不是美国那种石板房，否则任何一种龙卷风都能把它刮走。站在二楼房间的阳台上，可以看见大海。早晨唤醒他们的是涛声和海藻的香味，是海鸥的鸣叫搀杂着老渔夫的喊声，他们一清早就来到海边，神情严肃，双手插在口袋里，观看着伙

伴们起航的情景。

如今,代替那客店位置的是一座仿照希腊岛屿那简单而宜人的建筑风格的两层高楼。外墙粉刷成奶油色,阳台上摆放了鲜花,有一个种植了棕榈树的花园以及地中海一角的潺潺流水的泉水池。这就是克密斯饭店。

"还有房间吗?"布鲁诺问道。他站在一个门厅里,旁边是白色的高墙,地面是石灰岩石,摆放着大批陶瓮。

"二楼还有一间,可以看海。"服务生说道。

房间里很凉爽,有两个空间,由一道高低不齐的蓝色木栅栏隔开。他喜欢赤陶贴面的墙壁,比如安提瓜那样的墙壁,喜欢粗制家具以及多缝隙的石头地面。他站到阳台上,等候夜幕降临到海岛上。他相信就在这里,在克拉托甘博斯,会重新找到妻子。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

38

"布鲁诺博士吗?"

"是的。我就是。"

"跟您讲话的是董甘。"话筒里的声音说道。布鲁诺的目光在扫视饭店花园里的餐桌,看看有没有那个斯德哥尔摩探长的身影。"不用转身找了。我不在您附近。"

布鲁诺再次看看餐桌。他感觉不愉快:探长在嘲

笑他。

“探长,您需要什么?”

“放心吧,我离您那里远着呐。”董甘强调说,声音是平和的。“虽然我知道我在调查的时候一下子会突然遇到某人,就像我在贡德萨咖啡馆遇见您那样,那人就总是以为我还会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探长,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布鲁诺问道,眼睛在寻找房间里可有藏身之处。

“因为这个我才给您打电话啊,布鲁诺博士。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在克里特岛,探长。”

“在克里特岛? 在那里做什么?”

“休息。这是夏天,我有假期。”

“咱们最后那次谈话,您可没告诉我打算去希腊啊。”

“那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布鲁诺说道,一屁股跌坐在一把扶手椅上。

“您妻子呢? 她跟您在一起吗?”

“没有,探长。她没跟我在一起。”

“明白了。”董甘说道,沉默了片刻。“我这边没有新闻。”过了一会儿,他补充道。

“那您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啊?”

“仅仅想知道您在忙什么。不过,您别担心,您不在任何怀疑之列。”董甘声音深沉地说道。布鲁诺起身,打开小吧柜,拿出一小瓶威士忌,瓶口对嘴长长地喝了一大口。“当然,我必须坦白一件事。”

“什么事? 探长。”

“我习惯跟我的案子有牵连的人们说:别担心,您不在任何怀疑之列。”

“就像刚才您对我说的那样吗?”

“差不多吧。情况是这样的,您的的确确不在任何怀疑之列,布鲁诺博士。我说的这句话会让有过错的人特别惊慌失措。有时,他们自信已经摆脱了嫌疑,就又变得不再担心了,结果重犯错误。”

布鲁诺喝干了小瓶威士忌,把空瓶扔进写字台旁边的纸篓里。他知道用不着怕董甘;但是,探长那神秘的风度以及一想起探长白眉毛下面那双探究一切的眼神就让他胆战心惊。

“这一招不坏。”布鲁诺口气尖刻地评论道。

“是不坏。”探长回答道。“好啦,我走了。知道还能通过手机找到您,我就放心啦。好好享受那美丽的克里特岛吧,布鲁诺博士。”

39

我在美国新奥尔良学完艺术史之后,就回到了我的祖国。但是,没过多久,我就永远离开了伯父的深宅大院。我这样做的原因是自己已经习惯了美国大学生的独立生活;但也还因为我开始与一个工程系的大学生交往,那时他的工作是给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游击队送信。

可是，我伯父已经怀疑这个小伙子和他的亲属了，认为他家是共产党和不信教的，因此不拿正眼看待我俩的关系。我开始在首都的圣卡洛斯大学做助教，上西班牙巴洛克艺术课。我不由自主地追随母亲的活动路线，也搬到中产阶级小区居住。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工资独立生活；第一次我敢设想自己在生活中愿意是什么样子和做什么事情。那时，我有好几个计划，其中包括与在北非饥饿地区工作的人道救援组织合作。后来，我打算开始在首都做挨家挨户的救济工作以及募捐照顾佩藤地区的战争孤儿。但是，有一天，我吃惊地发现，在所有这些乌托邦式的计划背后，总是抱着要去看望母亲的念头。

自从与母亲分开以后，已经过去十年了，我一直没有再见到她。我觉得我应该找她。尽管我还不认为已经原谅了她在我童年时给我造成的痛苦，却感觉有股无形的力量拉着我去找她。我不想不理睬我们母女之间的分歧，而是要避免“妈妈”这个称呼逐渐变成空洞的概念和越来越模糊的形象以至最后从我的生活里完全消失。另外，那时候，多亏了卡米洛——那个游击队的合作者给我提供的保护和支持。那时，卡米洛属于首都的知识阶层，也没有起义者的样子，他渐渐去掉了我对母亲的怨恨。这个变化还应该归功于卡米洛母亲的影响；他的母亲是个不可知论者，热爱玛雅艺术和拉丁美洲文学；她不信任我所属的社会阶级，因为她说这个权贵阶级是社会不公平、贫穷和独裁统治的罪魁祸首。我爱上了那个体弱的帅哥；假若他被政府认定是造反派，那就有被杀害的可能；可我却梦想着跟他在一起会过上幸福生活。此外，在

市中心他和他父母居住的家里，我第一次就觉得那里是个绿洲。在他家，没有首都社交界那种查询的目光追逐着我；我家里的悲剧也不会引起什么怀疑。在那里，我觉得自由自在，好像又找回了童年时失去的家庭感觉；好像我在物质方面的野心已经得到了满足。我很幸福，因为我一心只希望工作、与卡米洛在一起以及生活在由他母亲代表的那种真诚世界里。

“经过多年以后，我第一次重新感觉自己是幸福的。”有一天我这样对布鲁诺说道。那时，我俩住在波士顿，都在大学读书；我是艺术系的研究生，他是政治科学系的研究生；我俩在一起的时间还不长。那时我发现，幸福的最简单定义就是生活在不可交换的条件里。

是的，我爱过那个游击队员，有几个周末我还陪他去过一些高原村庄，我俩假装游客下榻在小客栈里。实际上，卡米洛的工作就是把信息从首都传递给游击队，后者在土著居民的支持下，在乡下活动。由于他长得像欧洲人，又有教养，因此能够冲破政府军在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控制区周围建立的包围圈，能够把情报藏在皮靴跟里、手电筒的夹层中，或者干脆记在心里带过去。就像爱情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我俩的爱情在危险的屋檐下诞生了。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我跟一个男人还没有结婚就上了床的时候，也就是说，按照康斯坦丁诺伯父的说法，在罪孽中生活，我方才理解了母亲以及她和那个戴“卡彭”帽男子偷偷摸摸的幽会。于是，我才开始为母亲的行为辩护，为她对生活突发的热情、找回青春的渴望、眼望窗外的期盼神态辩护，或者为她在穿衣镜前自我观赏、或者

为她跑去接电话的匆忙动作辩护。我已经可以不带偏见地安抚带有痛苦和失望色彩的记忆了，可以去想象和理解母亲脑海里那些沸腾的念头、重新生活的愿望和接受爱抚的渴望、化妆之后跑出去几小时卖弄风情的活动了，她仿佛一个热带的灰姑娘，要逃离守寡、带三个孩子在庄园里的孤苦伶仃的生活。

40

就在服务员把黄油芝麻饼和一杯咖啡放在克密斯饭店的阳台上时，布鲁诺心情激动地在想，由于生活里这种偶然性的安排，他恰好下榻在从前那俭朴的奥德赛客栈的位置上。新饭店已经把旧客栈送进了遗忘的角落。那时，他和法比阿娜还都年轻，在客栈里爱得发狂，实际上，那里是他俩爱情的发源地。如同神话的起源一样，一个乌托邦理想，或者一个传说，在具体形成的过程中，总是在爱情中产生的。对于他俩来说，这个具体化时刻就发生在克拉托甘博斯。虽说如此，这个往事现在仅仅存在于他的记忆里，而不幸的是，这是一种逐渐淡化直到消失的记忆。

在晴空下，他忽然确信，这个阳台为他提供的背景与二十多年前奥德赛客栈阳台上的背景竟然一模一样。时间会用某种方式给他传递信息，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他

会从过去静观世界的同一点上静观到现在的世界，尽管这一次没有法比阿娜，而且是在一间没有历史的新屋里。对于偶然性在生活里的作用，他不能忽略：比如寻找亲人，比如某人选择不忠行为或者发现了别人背叛行为的时间，这些几乎总是偶然性作用的结果。而具体到他自己，妻子带了一本关于希腊的书，斯特法尼娅也提醒过他法比阿娜带书的事，于是这让他得出如下的结论：他妻子计划回到他俩曾经幸福过的地方。他承认这个结论不牢靠，它过于依赖于偶然性起作用的基石上了；但是，他不知道还能抓住别的什么东西才不会失望而归——回到他在艾奥瓦河畔的住宅去。两手空空地回到米德韦斯特就意味着他最大的失败，他想，这意味着他在法比阿娜出走和保持沉默的决心面前是退缩的，这样就埋葬了他做丈夫的资格。他在给女儿的邮件里已经说明了这个意思。女儿从纽约发来邮件说，他的欧洲之行是发疯、是荒唐可笑的行为，因为最大的可能性是她母亲还在中美洲呢。

卡罗里娜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认为一个女人既然厌倦了她看到的一切而离家一周就那么可怕。"实际情况是，现在他到了那里，相信两人移动的路线，几乎是偶然地汇合在克里特岛了；还相信因此一定会找到法比阿娜的。他在雅典已经对两人的银行账户状况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变动，这让他可以放心地在岛上走动，但是不能有过分的开支。

忽然，他想起了奥德赛客栈主人的名字：科斯塔斯。他的形象出现在脑海里，就像过去见到的时候一样：五十岁，跟他现在一样，干瘦，声音浑厚，充满活力。他浑身流

露出慷慨的气度，不厌其烦地赞美客人的美丽，没有特别独创性地祝愿着客人们：健康长寿，财源茂盛，爱情永恒。科斯塔斯站在客栈的葡萄架下，一张餐桌面前，高声喊出上述祝词，事先准备了葡萄酒或者咖啡，露出白牙，笑脸相迎，只是阳光把他的面孔照得有些歪斜了。那时，布鲁诺和法比阿娜占据了二楼最好的房间，有木制阳台，可以看见海景，这与背阴的那些房间大不相同，它们都面向小山，而山脚下就是克拉托甘博斯。科斯塔斯的酒馆就在一楼；上午提供简单的早餐；中午和晚上则有鱿鱼、沙丁鱼、烤剑鱼，还有凉拌菜和希腊酸奶黄瓜酱。科斯塔斯带领布鲁诺和法比阿娜来到一个朋友家里，用十分便宜的价格出租给他俩一辆吉普车，因为布鲁诺来自一个“像希腊一样贫穷的海洋国家”。

他解释说：“我收德国人的费用要贵三倍。但是，你们像我们一样，善于花小钱享受生活。”

布鲁诺喝完了咖啡，出门来到街上，反复念叨着科斯塔斯的名字。或许他现在能帮助他找到妻子。法比阿娜应该在附近某个客栈或者饭店里，布鲁诺这样想道，与此同时，他在观察白天这个钟点琥珀色阳光照耀在建筑物正面的情景。或许法比阿娜干脆排除了下榻克密斯饭店的可能性，为的是不住在从前克里特岛老房子的同一个位置上，这是布鲁诺的想法。他打算开始在附近的饭馆里一一寻找下去，这些饭馆从一大早就把餐桌和椅子排列在距离沙滩不远的葡萄架下。他随身携带着法比阿娜的照片、一本希腊字典以及怀着妻子就在克拉托甘博斯的希望。

41

但是，到了黄昏时分，布鲁诺却感觉到自己干了一件荒唐事，他女儿是对的，设想法比阿娜会在克拉托甘博斯，这是不理智的，因为是他听从了一个不曾谋面的意大利女人的话；要不然就是他让那个法国姑娘刺激出来了这样糊涂的想法。而那个法国姑娘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利用他啊。设想法比阿娜会出现在这万里无云的蓝天下是愚蠢的，是用错误方式回忆往事的结果。他一面想，一面在酒馆里喝着茴香烈酒，同时努力控制怀念老家常规生活的急躁情绪，他想念美国老家那些亲切的街道以及酒吧老板白里安调制的浓烈咖啡白兰地，想象着法比阿娜马上要回美国老家去了。他觉得自己真是不可救药地失败了；也许妻子仍然在中美洲，而那些她要去希腊的迹象仅仅是她转移他视线的狡猾手段罢了。

布鲁诺从克密斯饭店再次给妻子发信息，讲述自己心中的焦虑，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她仍然保持沉默。或许她像个喜欢暗中窥伺的冷漠女神，从一个遥远的地方监视着他；她的沉默象征着触及到了他做丈夫的权威。正如她吵架时说的，在婚姻问题上，她一向不都是处于听从支配的位置吗？不是一向都证明她有帮助他的良好愿望吗？不是一向表示愿意帮他摆脱实际生活中经

常困扰他的麻烦吗？一个专攻乌托邦和地狱史又在美国中西部大学教书的男子汉，怎么会如此讲究实用呢？因此，现在法比阿娜干脆离开了舞台，躲到幕后去了，不让他布鲁诺陪伴，因为他的陪伴成了毒品；这样，他就失去了力量、积极性，甚至生存下去的意义。要不然就是她那里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不是有人提醒过他吗：这个时代不适合妇女单独闯荡世界，因为诱惑太多，危险无数啊！据女儿卡罗里娜说，他不应该盲目地跟着惊慌的猜想走，因为她的第六感觉告诉她：母亲很好，正像那些游客在中美洲见到她的那个样子。女儿的意思就是应该耐心等待法比阿娜心甘情愿地自己回家。卡罗里娜在一封信里还说："只有我妈决定按照自己的方式回家，你俩的和好才有可能。"

女儿的镇静态度，让他觉得很像这利比亚海的平静水面，让克里特岛南部海岸的早晨和黄昏充满宁静的气氛，这很有可能是母女俩早就串通好的密谋，这是布鲁诺的结论。也许女儿把妈妈藏起来了，因为母女俩想要他啃一嘴失败的泥土，让他体会一下他的不忠行为给婚姻造成了何等的伤害。实际上，这是母女俩策划好的一桩残忍和狡猾的报复行动，布鲁诺一面想，一面咀嚼着咸橄榄果，否则的话无法理解卡罗里娜面对法比阿娜的失踪发来的电子邮件中传达出的镇静态度。

他又要了一杯茴香烈酒。顾客陆陆续续走进饭馆，他们是被烤鱿鱼的香味吸引来的。他不得不承认：寻妻的事没有进展。他已经跑了一趟克拉托甘博斯的客店；也走了一些咖啡馆和酒馆；还到过邮政所和村里的两家

商店,可是没人给他提供关于照片上那个女人的情况。开始总是许诺性质的:克里特岛人一开始总是热情地肯定说认识法比阿娜;他们点点头,抬高嗓门,围绕着刚刚看见的地点争论起来;但是,片刻后,热情减退了,类似的话变得似乎渐渐远去了;到了最后,一切化为支吾搪塞,以让他泄气告终。除去那天阳光灿烂的海湾给他提供了美景和震耳欲聋的蝉鸣之外,全部活动的唯一成果就是科斯塔斯还活着。这是旁边一家饭店的临时工告诉他的,这个工人还没有忘记奥德赛老店尽人皆知的主人。

“他到希拉克利翁去看重孙了。”那个名叫迪米特里乌斯的跑堂告诉布鲁诺。他端上来的午餐有一大盘海贝和雪白可口的鱼肉,那鱼像是沙丁鱼,是用橄榄油炸过的,还配有生菜和洋葱。“他明天回来。他住在克拉托甘博斯郊外山顶上的住宅里,那里可以看见大海。”

这个消息让布鲁诺兴奋起来了,因为这让他感到自己的过去并没有在岛上消失。只要有人还记得他和法比阿娜曾经在克拉托甘博斯住过的时代,他的妻子就会像过去那个美丽娇嫩的姑娘那样继续存在下去;他和她会成为永恒的热恋男女。他满怀幻想地认为,科斯塔斯一定会记得她,因为岛上的老人由于吃鱼、喝酒、食用橄榄油,所以有着奇迹般的良好记忆力。

那天夜里,布鲁诺下楼到服务台去查他的电子信箱。

他看到弗朗索瓦兹发来的一封信,让他不知所措。她通知他:很快会到达希拉克利翁,陪同她一道前来的人会让他大吃一惊。她强调说,请他不要离开克拉托甘博斯,因为她和那人很快要跟他见面。

42

与科斯塔斯的谈话可不是他设想的那样。这个希腊人已经是须发皆白，记忆力令人惋惜地衰退了。老人不记得他和法比阿娜是何许人也，但是，你讲述什么他都点头承认，好像忽然之间，一股突如其来的火光，隐隐约约地照亮了过去的场景，并且让他看到了场景中那对男女。布鲁诺不得不承认，他错误地以为老人应该记得他俩是谁。十几年来，奥德赛客栈的老主人肯定接待过成百上千像他俩一样热情的年轻人，他们都是来克拉托甘博斯享受蜜月的，都说一口让老人无法理解的语言。

“那时候，您帮助我们从邻居那里租到了一辆便宜汽车。”布鲁诺提高嗓门说道，因为科斯塔斯已经耳聋了；他拿出法比阿娜另外一些照片给老人看。“我俩在您的客店里住了一个月，在二楼，面对大海的房间，现在是克密斯饭店……”

科斯塔斯在微笑，他拍拍布鲁诺的肩膀；但是，他听明白的内容并不多，而记得的事情就更少了。布鲁诺忽然意识到，他俩的爱情故事已经不复存在了。无论从米德韦斯特他的住宅里欣赏艾奥瓦河，还是在公园里散步，他都曾经天真地以为，科斯塔斯这个他俩初恋的关键证人，一定还会记得他和法比阿娜。他想，爱情如果要存在

下去，就需要别人记忆的证实。他的往事如果逐渐消融，就会导致他和妻子初恋的回忆消逝，爱情也会随之消亡。他心情压抑地想，人物、事物和感情如果从别人的记忆中消失的话，那么也就真的彻底灭亡了，这个结论让他感到特别难过，因为他一向以为，就算他和法比阿娜的爱情不存在了，那爱情至少还会抗拒时间的流逝，持续存在于别人对这对男女保存的意象里。他反复在想，遗忘是针对人和事盖棺定论的死神。今天还有谁记得自己的曾祖父或者老祖母呢？除去他之外，有谁还知道祖父在一百年前在大陆南部拐走了祖母，为了顶住父母的反对而结婚呢？谁还会记得他去世的父亲在太平洋港口往家里运送锯末，为的是养殖蜗牛呢？可是，有一天，这些蜗牛都跑掉了，仅仅在邻居家的墙壁上留下一些银色的痕迹。

最后，爱情是为了让回忆的味蕾品尝的，爱情就是像花香一样散发的人气，就是实际上在爱情之后存活下来的东西。由于科斯塔斯的记忆力在垂死挣扎——现在他要了一杯茴香烈酒，坐在葡萄架下欣赏利比亚海，摆出一副无忧无虑、令人尊敬的神态，他的爱情故事史正在消失，一位新的死神杀死了他的爱情。让布鲁诺感到忧伤的是，现在只是在自己脑海里，在已经衰退的记忆中，那对青年男女还活着：他和她皮肤晒得发红，面庞光润，笑口常开，眼神里充满了梦想。即使是女儿卡罗里娜也不能再造他和法比阿娜在这座岛屿上享受过的时光了。现在的确是他和妻子正在从遗忘的悬崖落下，坠入那黑暗的王国里去了。他俩不会像神话中的艾尔那样能够成功地回到活人世界来讲述看见的一切。布鲁诺想，被遗忘

比不存在更糟糕。

布鲁诺沿着海边走去，一路呼吸着带咸味的轻风，观赏着平静的海面和陡峭的群山；他从克密斯饭店门前走过，再次觉得科斯塔斯的老店居然会消失了，实在不可思议，没有任何东西能说明老店曾经存在过，而现在那里耸立着一座建筑物，在游客们眼前伪装出老字号的模样。虽然他把往事想象成的确曾经发生过，虽然往事已经被时间的长河拽走，但他仍然推测往事还在抵抗，仍然存在，并没有彻底走掉，就像有人想象的那样，往事仍然活着，只不过被现在压制住了，被压倒在地上了。古人对死后生活的观念——活在地球的内脏里，就在现世的下面——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描述了什么叫往事。或许，地狱和往事就是这么个东西，就是简单地离开了现世。实际上，只有当前是存在的，其余的仅仅是对当前的遗忘、记忆的缺失、遗漏以及种种对海市蜃楼的猜想。

石墙、土瓦、木阳台已经荡然无存，那五颜六色的花园——科斯塔斯的老伴每天早晨都用水龙头浇花——已经荡然无存，早在客店被推倒让出地盘给克密斯饭店之前，老太太就去世多年了。布鲁诺还记得他和法比阿娜在奥德赛客店第一夜的情景：互相激动地摸索着对方依然带着阳光留下热度的肉体、隐秘的沟沟渠渠、神秘的体香、有些发酸的花蜜等等。他和她一连几个小时面对面互相展示裸体，站在各自的单人床上——中间只隔着一个雪松床头柜，上面有一盏带纱布灯罩的小灯——无拘无束地展览着各自消瘦苗条的身子、地中海月夜照亮的发红皮肤。

两人在那里都假装对方仅仅是摆架子的表演，都命

令对方摆出姿势和做出动作来，而只有发狂的激情才能要求这样的姿势和动作，只有梦中的居民才可能将这一切付诸实施。双方从这个没有意义的距离两端——被一个小床头柜分开和想象中不可跨越的两端，了解了对方的身体和想法，然后通过窃窃私语发出的命令，让对方屈服在一个既是主子又是奴才的游戏里。

一天清晨，克拉托甘博斯还在沉睡之中，科斯塔斯的饭馆还没有点燃灶火的时候，他和她破坏了连续三天“互不侵犯”的条约，双双来到了奥德赛客店房间的阳台上了。室外，晨光用玫瑰红色的手指向他俩问候。外面是一片宁静，只有隐约的声响远远传来，只有一片伸向地平线的海水和太阳洒在比邻山头上的一抹黄褐色。一条凹状的划桨帆船慢慢向海岸驶来。从船上下来一个强壮的大胡子，他身穿长袍，腰挂佩剑，不慌不忙地走过克拉托甘博斯无人的街道上。与此同时，那条帆船又重新起航了。

法比阿娜赤身裸体，由于早晨出现的这个怪人而感到片刻惊慌，她把双乳搭在阳台的栏杆上，天真无邪而又无所顾忌地翘起了洁白的臀部；随后，注视着大海。布鲁诺从她背后贴上去，感觉自己进入了一片温暖和深沉的大海，耳边传来了被阳光惊醒的第一拨蝉鸣。

43

一天下午，在四点钟的雨后，我手里拿着母亲家的地

址——这是卡米洛通过城市游击队的同志们帮助弄到的，走在首都阴暗的人行道上，把烤鱼片的摊位、食品水果店、坑坑洼洼的石头路面一一留在身后，最后走到母亲的家门口。站在那房前，我浑身感到战栗，心跳跳得好像要逃出胸腔，太阳穴剧烈地跳个不停。我无法挪动身体，因为肌肉僵硬麻木，一股血流涌上了头部。

由于我也在贫民区租了一间有小窗户的平房，而且长期以来就怀抱着——尽管内心不愿意承认——看妈妈的愿望，我感觉面对着前院那些发锈的栅栏，有些喘不过气来。我久久地站在街头，什么也听不见，一心在沉思，觉得内心里有股可怕的寒气，非常担心康斯坦丁诺伯父知道我的背叛行为并且把我永远逐出家门。因为假如伯父知道我来探望母亲——而他又总能了解国内发生的事情，肯定会用地狱里的刑罚处置我，正像他常说的那样，证明他养乌鸦是用来啄人眼睛的。虽然我心里害怕，却仍然站在原地不动，静静地呼吸着下午的新鲜空气，心里想，就在那围墙后面，在碎瓦铺成的屋顶下，旁边是玫瑰和灌木的花园，我母亲就生活在那里。

如果我敲门会怎么样呢？妈妈会有什么反应呢？她如今是什么模样了？伯父知道了会说什么呢？我仿佛看见了康斯坦丁诺那金丝眼镜后面充血的眼珠、右边太阳穴上暴跳的青筋以及那指责我背叛的食指。我还没有使用祖父给我留下的土地遗产，而我在新奥尔良学习的费用是用那些土地提供的资金。祖父，就是那位耽搁了四十年才给妻子买钢琴的丈夫，虽然这一许诺是在塞维利亚结婚前做出的，却对他的儿媳妇阿尔玛（我的母亲）直到他去世前

都保持着不可捉摸的沉默，对她既不批评，也不表扬，不加评论，让儿子们自由决定她的命运。也许这种不明确的态度可能与祖父不完全相信我母亲就是该受到责备的荡妇有关系；也可能与我祖母有关系，她老人家是不可知论者，对人比较宽容。我想，母亲一定在房子里面。我的双脚扎根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动弹不了了。我作为她的女儿，现在生活在同样的条件下，或许正在重复一种不可避免的计划，而这计划已经事先写在什么地方了。

严格地说，我生活得很俭朴，因为不想使用遗产，而遗产可以让我买到城里高级小区的房子。卡米洛早就说服了我：居住在我租来的小房子里，不仅可以离母亲近一些，而且可以认识到社会的悲惨现实，可以了解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你的祖国，应该对它有深入的认识，因为组成它的人口不仅仅是你认识的那个小圈子。"一天下午，他坐在单人床上说道。那床头上摆着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粘贴着《圣经》、忏悔和医学书籍的封皮。

他说的是事实，因为居住在父亲的老家或者伯父的深宅大院里，我从来没有机会看看贫穷的真相和人们对镇压的恐惧表情。而在我周围这些新邻居中间，独裁统治不是什么左派某个勇敢的记者通过地方小报透露出来的一点消息——敢死队还要在事后杀害这样的记者呢，而是一种艰苦和实际的日常生活经验，是通过枪声、警笛声和在街口的紧急刹车声表现出来的，甚至在深夜都会有撕心裂肺的叫喊声传来，那是被捕的人在哀号："别杀我们！"

44

两天后，布鲁诺吃完早饭，很高兴从互联网上收到了弗朗索瓦兹的留言，说她已经到达克里特岛。她还说，原本打算在希拉克利翁搭乘开往克拉托甘博斯的公交车，但是没有成功，于是准备前往玛塔拉——克拉托甘博斯附近的城市；他可以去那里迎接她。

“几点钟见面？”布鲁诺在键盘前坐下，问道。

答复很快来了：明天晚上。她详细报告说：上午游览克诺索斯遗址，下午前往玛塔拉。估计晚上八点左右可以到达那里。这个钟点对你合适吗？

他用不着多考虑。仅仅再次见到弗朗索瓦兹的前景就让他激动不已了。另外，幸亏这法国姑娘去另外一座城市，而不是克拉托甘博斯，这样即使法比阿娜突然出现在这个村庄里，那也不会抓住他和法国姑娘在一起的“现行”。如果被抓，那可误会丛生了。实际上，他的内心深处反对弗朗索瓦兹进入一个法比阿娜在他记忆里占领的一席之地。当然，所有那一切都是发疯，因为明智的做法应该是他现在米德韦特斯城，等候法比阿娜从中美洲回家，而不是他在一座希腊岛屿上寻妻。也许他考虑得非常仔细。或许他真的应该向法比阿娜解释弗朗索瓦兹出现在克拉托甘博斯的原因。难道她不应该要求他做出解

释吗?

他来到克密斯饭店的花园,试图平息这法国姑娘点燃的好奇心。她跟谁来的呢?跟法比阿娜吗?不,不可能,连这样的想法都是发疯。会不会跟她的未婚夫一起来呢?有可能。也许她想让这两个男子见面之后好下决心。他想,他永远也不能理解女人的心;正像法比阿娜永远不理解男人的心一样。他无奈地耸耸肩膀,心里想:最好还是等着吧。他回到电脑前,问弗朗索瓦兹是不是不愿意他去希拉克利翁找她。那差不多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呢。

她的反应没出他意料之外。她口气快活地说:她宁可乘坐公交车旅行,因为她在假期里,愿意体会一下乡下的民俗旅游。布鲁诺暗自庆幸,因为希拉克利翁让他觉得难看、混乱、喧闹,总是挤满了迷失方向的游客、邪恶的摩托车以及乱七八糟的车辆。到了这个时候,只有像克拉托甘博斯这样的地方还仍然保持着从前的和平与宁静,这是欧洲最后一块"静"土了。他和她商定在玛塔拉见面,然后再决定下一步做什么。布鲁诺轻松地想到,她的信息里没有明白地透露出任何浪漫情调,只有熟人之间常用和热情的表示、女人准备帮助他的姿态和她周游岛屿的好奇心。

第二天早饭后,布鲁诺在电子邮箱里看到一封卡罗里娜的信。女儿说了一些让他吃惊的话,她确信爱情毫无保证可言,还说,他和法比阿娜之间发生的一切都是他布鲁诺的错,因此他应该好好解剖解剖自己,应该做深刻的自我批评,把思想检讨的成果寄给妻子看看。卡罗里娜声称:"可以肯定,即使她不给你回信,也一定会看你写

的全部文章。"如此暗示他可能要为法比阿娜的失踪负责的说法,让他伤心和愤怒。他几乎要抛开所做的一切,返回家乡,报告警察,不再玩这种私人侦探式的把戏了。他难过地想,他应该从一开始就这样做,早在那法国姑娘和瑞典侦探出现之前就这样做,那样就不会登上这艘后果不明的地中海冒险的"贼船"了。

女儿的暗示散发着最后通牒的气味,会迫使他剖腹自杀的,当然他是不会走到这个极端的。说心里话,有情妇之后他已深感后悔,如今他宁愿忘掉她们,他老早就把她们埋葬在遗忘的角落里了。这是他生活里已经翻过去的一页了,他已经不厌其烦地给老婆解释了无数遍了:与那两个不忠实于丈夫的女人的关系,只不过是一个时期的外遇而已。结果,他和妻子险些分手。时间的流逝和老婆的原谅已经让他摆脱了一切责任。他过去的错误总不能是永远由老婆和女儿像庆祝国庆那样年年举起的国旗吧。

就在法比阿娜因虚弱和沮丧而卧床不起的时候,精神病科医生认为是脑细胞光电子失衡,而心理学家则认为,这恰恰是童年心理伤害所致;这样诊断的结果迫使法比阿娜吃大量安眠药片,让她进入长眠不醒的状态,于是他利用了两个女人婚姻的失败给自己找安慰。他的行为就像啄食爱情死尸的猛禽。也许法比阿娜不愿意知道爱情对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愤怒地嘀咕道,这眼前就有个榜样嘛。他就是一种吃腐肉的猛禽嘛。他上了那两具爱情死尸的床,是为了安抚本能的冲动和赢得法比阿娜克服危机所需要的时间嘛。他跟那两个女人睡觉是因

为要解决一个实际的荷尔蒙问题，是为了去去火嘛，因为老婆不能提供他需要的东西啊。此前，她没有给他别的出路嘛。恰恰相反，正是她推动他去一些秘密旅馆进行一系列地下幽会的勾当，那里没有爱情的空间，而只有荒谬的成为婚姻救命稻草的性交活动。她想知道他是多么爱她吗？她想知道他为了留在她身边而准备走多远吗？答案就在这里啊，就在她眼前残酷地燃烧着啊。

布鲁诺不允许女儿——或许受她母亲委托——强加给他负罪感。他不否认，自己的确犯了错误，可他已经为这些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啊。他不能忘记，每次在旅馆和机场约会之后，回家时总是带着失败和痛苦的心情，这是通奸者回到自己家人中间常有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性欲的满足总是伴随着一个灰色和漫长的余波，最后窒息了对快感的回忆。因此，事发后，他曾经痛哭流涕，下跪求饶。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礼拜天的早晨，那是在夏天，河水在岸边的草地上闪光，法比阿娜走进卧室，他正在里面看纽约时报的文学副刊；她没有抬高嗓门，仅仅问他：这是什么东西？一面把他发给印度女人和古巴姑娘的电子邮件的复印件给他看。那时，他强烈地感觉自己陷入噩梦中了，但是他还能像那种知道自己在梦中、很快就会醒过来的人那样镇定地做出反应。后来，他顶住了古巴姑娘的报复行动，她因为他装蒜而气得发狂，因而一心要摧毁他的婚姻。可是，法比阿娜和丈夫克服重重困难继续前进了，拯救了自己的婚姻。几星期过后，妻子已经从苦井里爬上来了。他也能够不感到羞愧地望着妻子的眼睛了，他准备开始一个新时期的生活，制订了一些

新计划，同时也摆脱了妻子责备的声音。因此，他必须埋葬外遇，忘记外遇，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因此，他现在不能接受妻子通过女儿试图把他重新钉在十字架上的做法，不就是为了一场婚姻危机嘛，何况法比阿娜也有她自己那部分责任。

布鲁诺在海里泡了一会儿，看看沙滩，这些活动缓解了他的紧张情绪，在酒馆里要了一杯咖啡，一边喝着一边注视着几个游泳的人费力地接近在反光的海浪里翻腾的海豚。片刻后，他上了吉普车。就在他驶入前往玛塔拉的坡道时，他看到远方的海面上，比海豚更远一些的地方，那艘帆船出现了；二十多年前，那个佩带宝剑的大胡子怪人就是乘帆船在克拉托甘博斯登陆的。他打开收音机，里面在播放杰格爷爷演唱的已经成为经典乐曲的《同情魔鬼》，这旋律把他带到了在波士顿当大学生的年代。一想到马上可以问候弗朗索瓦兹和她那神秘的旅伴，他兴奋地加大了油门。

45

弗朗索瓦兹背着橄榄绿挎包，身穿褪色牛仔裤、无袖白衬衫，头戴纽约队网球帽，走下公交车。她神情自然地与布鲁诺亲嘴，把挎包交给他。下午的空气里散发着松树和大海的气息；玛塔拉港的街道上摆满了桌椅，准备给

游客提供又一个娱乐的夜晚。

他和她在靠近海边的一家酒馆坐下，长时间地相互对视，面带微笑，一言不发。布鲁诺感到灵魂被净化了，他想克里特岛的干燥空气对弗朗索瓦兹有好处。两人要了一瓶红葡萄酒，开始边喝酒边吃烤沙丁鱼和芝麻面包；随后，天渐渐黑下来了，也凉爽了许多；酒馆里充满了音乐。于是，两人从吃点心，发展到正式的晚餐。

"你没有旅伴吗？"布鲁诺问。

"别担心。惊喜就要来啦。"她撒娇地答道。

"真的吗？是谁啊？"

"别急！"她喝完杯中酒。"那人晚一点来。公交车上没座位了。"

"是让－雅各？是吗？"

"不是。他在法国很好。还在干活，他是个不可救药的工作狂。他以为无论如何都会结婚的。"

"你没跟他开诚布公地谈谈？"

"我求他推延婚期。"

"他怎么说？"

"他求助我父母，让他们管教我。"她笑笑。"现在他不反对延迟婚礼了。他以为我患上了典型的新娘恐惧症。"

"还有呢？"

"我们把婚事再推迟几个月。可怜的雅各不愿意让步；可如果我把现在的想法告诉他，那他更受罪。"

"意思是……？"

"意思是我不乐意，一直就不乐意。有同情心的谎话

比吐露真情还好一些。我要看看该怎么办，推迟推迟再说吧。”她笑着说，跑堂的再次给他俩斟满了葡萄酒。“你呢？怎么样？”

她拖延婚期和涉及未婚夫时的冷漠口气让布鲁诺感到失望。他想起了那个古巴姑娘、印度女子，也想到了自己。

“我还没找到法比阿娜。”他简短地说。

“她给你写信了？”

“一点影子都没有。”

弗朗索瓦兹把鱼刺推到盘子旁边。

他在举起酒杯前又补充说：“如果她说要来希腊，我也就不担心了。可你想想，她来克里特岛是有原因的，她应该来呀。问题是她会在什么地方住下来呢。”

“我想我能猜出来。”

“那你非常了解她了。”

两人要了鱿鱼和凉拌菜。街道上这时开始拥来游客了，到处飘荡着音乐声。

“可你还没有告诉我更重要的事呢。”他说。“你干吗来这里啊？”

“来帮你啊。”

“怎么帮？”

她笑了。

“来帮你找老婆啊。”弗朗索瓦兹强调说。“就这么简单。”

“可让－雅各对这事会怎么看？”

“你别忘了，我现在是自由人。”她说，一面与他对视。“我中断了墨西哥之行，推迟了在沙特尔市的婚礼，现在

我有时间可以支配了。甚至有时间帮助朋友在克里特岛上找老婆啊。”

跑堂的送来了沙丁鱼和凉拌菜。接着又带来一瓶葡萄酒,动作夸张地启开了瓶塞。

“跟我妻子一道旅行的那个年轻人是谁?”布鲁诺问道。

“你真的想知道?”

“当然想知道。”

“是让－雅各。”弗朗索瓦兹表情严肃地说道。随后,她笑了。“别,你不要以为我是恶意的。我没这种想法。我说出来,是因为这样一个故事让人难以相信,再加上你的故事,就更加难以置信了:大家互相找来找去,就是永远不能相遇。”

“我能知道你帮助我找老婆有什么企图吗?”布鲁诺问道,口气有些生气。

弗朗索瓦兹轻轻地摸摸他的手背。

“为了让你安心,布鲁诺,我没有任何企图。”她说。“我只是一个发狂的法国女人而已,搀和到这个看似从小说里抽出来的故事里罢了。”

46

几小时后,布鲁诺和弗朗索瓦兹离开了酒馆,已经是

醉意朦胧了,他们来到公交车终点站。弗朗索瓦兹宣布的惊喜人物会乘一辆巴士到达。两人决定在一家餐厅等他,一面喝着茴香酒,一面听着音乐。布鲁诺请跑堂的把一个女人通过扩音器唱出来的忧伤歌曲翻译一下,那人解释说,那是一首希腊的布鲁斯舞曲,演唱者是爱丽·帕斯帕拉①。

跑堂的把歌词翻译成英语:"她说:面对大家/我在变化/你找我,我找你。/要是你在某个地方/在城里或岛上,/一天夜里会尝到我的秘密。"

两人静静地听着,对歌词与布鲁诺面对的现实的相似之处感到惊讶。跑堂的再次斟满了两位的酒杯,哼唱着帕斯帕拉的歌走远了。过了一会儿,布鲁诺和弗朗索瓦兹又回到了终点站。那里有人在等候他俩。原来是斯特法尼娅,在机场上跟法比阿娜说过话的意大利女子。布鲁诺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眼前的事实,因为他已经喝高了,这实在太巧了:意大利女子来到克里特岛,准备加入到弗朗索瓦兹认为是难以置信的故事中来。两个女人拥抱。斯特法尼娅为了安抚布鲁诺,向他解释说:她来这里是因为他妻子的失踪是她多年来都没听到过的怪事。

"另外,欧洲太小了。"她说。三人一起离开终点站,布鲁诺背着她的挎包。她说西班牙语,因为她在秘鲁驻罗马大使馆工作,翻译技术资料。"克里特岛距离罗马近在咫尺,咱们不喝一杯吗?"她问。"我口渴得像撒哈拉大

---

① 爱丽·帕斯帕拉,希腊当代著名女歌手。

沙漠。”

三人回到了布鲁诺和弗朗索瓦兹刚才喝茴香酒的酒馆，在老地方坐下，要了一些下酒菜和一瓶红葡萄酒。布鲁诺向斯特法尼娅打听她和他妻子见面的详情。可是，这个意大利女子仅仅重复了他已经知道的事情，就是法比阿娜告诉她自己离家出走的经过；还有就是她根据法比阿娜随身携带的那本书判断，她是打算开始希腊之行的。

跑堂的一面开启瓶塞，一面说：“我肯定你们是为了听帕斯帕拉的歌又回来了。马上给你们上菜。”

大家安静地听她唱歌，与此同时，跑堂的神情严肃，眼睛瞪得溜圆，弯下腰来，样子诡秘地面向餐桌，重新翻译道：“面对大家/我在变化/你找我，我找你。/要是你在某个地方/在城里或岛上，/一天夜里会尝到我的秘密。”

“这首歌正符合你的意思。”斯特法尼娅边说边对着光线察看酒杯。布鲁诺有这样的印象：这个意大利女子没有完全估计出他这出悲剧的分量，因此她的冷淡态度让他生气。她说：“现在你找你老婆，或许她也正在找你；但是，她正在改变……这可能是真的。”

“你肯定你看见的女人是我老婆？”布鲁诺问道，一面从钱包里拿出一张法比阿娜的照片来，给斯特法尼娅看。他一直拖延到现在才让她看照片，是因为担心她跟别的什么不相干的女人说过此事。

“就是她！毫无疑问。”斯特法尼娅叫喊起来了。这给了布鲁诺极大的鼓舞。“另外，她对自己历史的说法与弗朗索瓦兹给我讲的吻合。看着吧，她会回来的。”她摸

摸布鲁诺的胳膊，安慰他说。“我们女人如果要吓唬谁，也会变得很可怕的。”

这是个热情的姑娘，长着咖啡色的头发，浓浓密密，没有梳理，大大的黑眼睛，布鲁诺想，这女子对待事情不认真。他的印象是，对她来说，生活就是一连串的惊喜、变化、希望和失望，应该尽可能表现出来。看来世界上没有什么能让她感动。她来这里仅仅因为一个拉美男子寻妻的故事引起了她的好奇心，而且她一直想来克里特岛游览。

布鲁诺承认帕斯帕拉的歌曲说出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这时，脑海里浮现出董甘探长追查的面孔以及他那关于命运在文艺作品里有所预告的理论。让布鲁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这样一个不久前安安静静生活在美国米德韦斯特城的男子汉，现在居然滞留在地中海一座岛屿上，跟两个陌生女子一道寻找自己的老婆。米德韦斯特一向让他舒服。那是个适合永久居住的地方，没人在意别人的过去和别的民族历史。实际上，凡是来美国的人——比如，他和他妻子——都是在逃离自己的过去，寻求新的身份，注视着前方。尽管如此，有时，他确信，无论他还是法比阿娜，都没有能够摆脱往事的幽灵，记忆力就像身影一样追随左右。

过了一会儿，弗朗索瓦兹问道：“我只想知道今天夜里咱们去哪里睡觉？干脆去克拉托甘博斯，好吗？”

“酒后开车可不好。”布鲁诺反对。星光洒在附近的广场上，让周围的环境带上了明信片的色彩。“这里就能找到住处。”

这个意大利姑娘并没有布鲁诺联想的那种翻译技术资料常有的忧愁、厌倦的模样。她的工作——大概是在一个狭窄的办公室里进行的，拉着厚厚的帷幕，点着日光灯，四面是布满尘土的书架——并没有改变她的美丽，也没有扭曲她匀称的体形。她说，她参加过安提瓜的西班牙语进修班；她跟法比阿娜谈过话，但不是像弗朗索瓦兹记得的是在飞机场，而是在一家偏远的饭店——花都饭店里，是吃早饭的时候。不错，布鲁诺口袋里那张照片的确与她共进早餐的女人一样。另外，法比阿娜也的确有一本书放在桌子上。准确地说，是一本关于希腊岛屿的《旅游目击》指南，她完全可以肯定，因为亲手翻阅过。法比阿娜坚决而平静的神情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法比阿娜那浑身沉着的气质，因为她散发着那种不着急、不找寻什么的安静样子，可是心里却相信应该继续寻找下去。斯特法尼娅解释说，单身女游客让她感到惊讶。这个世界是为了男游客建设的，他们是各个时代的奥德修斯，而不是为女人准备的。据说，女人应该在家里等候丈夫回来，守护好自己的贞节和家中的秩序。相反地，对男人来说，没有规定，只有无边无际漫游的诱惑。

“但是，她身上有某种东西引人注意。”斯特法尼娅补充道。“这吸引了我。我和弗朗索瓦兹一谈到你，我就对她讲了。”

“引人的东西？”布鲁诺重复道。一个飞蛾围绕着桌子上的蜡烛翻腾。最后，它被烧焦了。

“对，就像一部拍摄糟糕的影片，或者蹩脚翻译。她的故事里有某种矛盾的东西。她在享受自由，可是我猜

测她梦想着回家当个好妻子、好母亲、好主妇，就像离群的羊羔，它害怕了，一心想回到羊群里去。这就是做作，可我觉得她就是这样的人。"

"真的有个年轻人陪着她吗？"本来布鲁诺要避免提问，免得这两个女人捉弄他。但是，现在他觉得反正都一样。广场和周围的灯火、桌椅和游客，好像旋转木马似的转个不停；石头路面像波浪起伏的旗帜。

斯特法尼娅口气自然地说道："是的，我看见她身边有个留长发的家伙，肤色发红，比她年轻。"

"两人在一张桌子上吃早饭吗？"布鲁诺问道。他脸红了。他把手放在斯特法尼娅手腕上，抚摩这柔软和温暖的皮肤真舒服。

"布鲁诺，你是不是吃醋了啊？"斯特法尼娅嘲笑道。"人人都有权利在附近折腾一番……"

"在同一张餐桌上？"

"我只是那天早晨跟她一起共进早餐的。天很早，餐厅里只有很少几个人，所以我顺便给她讲讲我的故事，她给我讲讲她的故事。当然，只是顺便说说，旅游的人常常这样随便聊聊。"

"那个陪同她的小伙子呢？"

"嘿呀，多么爱吃醋的家伙！"弗朗索瓦兹说道。这话让布鲁诺觉得没有必要说得这么残酷嘛。

斯特法尼娅说："那是在早饭后，我看见她和他在谈话。后来，他俩就到客房去了。那家伙长得像地中海人，梳着发辫，很像电影《使命》里的罗伯特，不会超过三十岁。"

布鲁诺决定不再追问下去了，因为这样的描述让他感到不安。他提议：最好去找旅馆。很快，他们就查明，面向玛塔拉港的饭店都已经客满；城市渐渐地在漆黑的夜幕下入睡了。

“要不然干脆去克拉托甘博斯吧？我来开车。我感觉很好。”弗朗索瓦兹坚持道。布鲁诺走在两个女子中间，搂抱着她们，摇摇晃晃地前进。

布鲁诺激烈地反驳说：“咱们不能开车。”

斯特法尼娅建议说：“那咱们就睡在广场上吧！导游说，七十年代的嬉皮士就住在海滩的山洞里。”

三个人仰面朝天躺倒在仍然温暖的沙子上仰望星空，每当有陨石划过夜空的时候，就大声喊叫。

后来他们睡着了。

47

是的，我独自一人来到母亲家门前，由于激动和种种怀疑而动弹不得。我觉得肠胃里有毛毛虫在蠕动，于是倚靠在小花园锈迹斑斑的栏杆上了。忽然，我听见黄昏时分的鸟群的歌声、远方火车头忧伤的长鸣和植物丛中一条水管的喷水声。透过敞开的窗户，清风在与窗帘嬉戏，传来一个少年结结巴巴的说话声以及一阵铃铛响。我想，那是我弟弟，我的心跳加快了，视线被泪水模

糊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白发妇女——原来在玫瑰丛中翻弄着什么，一下子从鲜花里站起来了，仿佛梦中的幻景。

“谁？”她双手握着剪刀问道。“小姐，需要帮忙吗？”

她的眼睛使劲盯着我，她惊呆了。我和她都没有说话，紧张地屏住呼吸，都在努力辨认对方脸上十年分离留下的痕迹。如今我只记得我和妈妈之间设立了一种难以排解的宁静，如同一座庄园里夜幕笼罩下的黑暗。我想扑到她怀里。但是，作为借口，我心里说，栏杆会阻拦我的行动。

“法比阿娜！我都没有认出你来啊！”母亲喊道。她的眼睛急切地将我上上下下仔细打量；接着，一只手捂住嘴巴，好像是要避免一串串话语脱口而出，她说：“你回来看我，太让人高兴了！”

一口气在我心中盘旋，冰冷，沉重，令人窒息；一根舞动的皮鞭抽打着我的胃。我想抓住栏杆，就像从前童年时在家里我经常抓住窗栏杆，焦虑地等候着母亲回来那样，如今那个女人站在我面前，她消瘦，满头白发，体弱，无助，望着我的目光，惊呆了。

“你来看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母亲声音颤抖地又重复了一遍；她向栅栏门走来，首都的天空一片明净，鸟儿在唱一天来最后的歌，我弟弟结结巴巴的说话声从敞开的窗户里传出来。

48

第二天，布鲁诺开车前往克拉托甘博斯，心里感觉这两个女子的陪同让他偏离了自己原来计划的路线。他不相信弗朗索瓦兹和斯特法尼娅能够真正帮助他找到法比阿娜，虽然看上去这俩人是生活的主人，过着没有责任的幸福生活。忽然，他觉得这两个年轻女子好像是他的对照，是令人羡慕的无忧无虑的人，是无拘无束和无所事事的人，她们为这一情况唤醒的好奇心披上了热情和善意的外衣。但是本质上，她俩只不过是让自己的美貌和社会繁荣惯坏了的欧洲姑娘罢了。

"弗朗索瓦兹能找到法比阿娜故事的另一个主要人物，让我觉得难以相信。"早晨，三人在晨星咖啡馆吃完早饭，准备出发的时候，斯特法尼娅说道。晨光放射出珍珠般的光线，落在海滩的建筑物和岩石上；从大街上飘来一阵潮湿石头的清香。"这就好像是从不同角度看小说一样。"

这个意大利姑娘真的像她自己说的那样，从罗马到希拉克利翁仅仅是为了认识那另外视角下的主要人物吗？他想自己大概是真的老了，与世隔绝，无法理解游戏般的人生了。他甚至忘记了克里特岛距离罗马和巴黎并不遥远嘛，而像弗朗索瓦兹和斯特法尼娅这样的年轻人

就总是用自己的经验走向极端的，总想通过一种旅游方式窥探别人的隐私以此认识各种人和异国风光的，总想在国家富强的鼓舞下攀登高峰。夏天的这几个星期难道不正是她俩可以支配的唯一自由时间吗？因为平时一个在罗马的外国使馆当翻译，另一个在沙特尔做计算机专家。他给她俩提供的不正是对一年中其余时间单调生活的补偿吗？他想，自己个人的悲剧已经转化为给两位欧洲窥探癖患者欣赏的"现场表演"了。就像类似的节目一样，这随时有可能演变成顺嘴溜出的"黄段子"。

过去，他最糟糕的一次外遇恰恰就是这样跟那个古巴姑娘开始的。她在他面前假装冷淡，似乎只对他的友谊感兴趣；可是，一天下午，他跟她在迈阿密 8 号街一家汽车旅馆的床上干完事，又在凡尔赛餐厅共进午餐后，古巴女郎一面对着镜子化妆来掩盖通奸留下的痕迹，一面言之凿凿地说，这一切都是罪孽，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因为她对自己丈夫的爱胜过一切。她说，最理智的办法就是把这个下午的事永远埋葬在遗忘的坟墓里。然而仅仅几个星期之后，她假装出差办事，来到米德韦斯特市，下榻在中心饭店，并邀请他来房间里一聚。他再次接受了邀请，其幽会的后果是可以想象的。在纯粹情欲的会面之后，古巴姑娘逐渐和不动声色地给两人的关系披上了爱情的外衣；很快，她坦白地说愿意跟他签下秘密协议，但是不会影响各自的婚姻，而是确定一种稳定的通奸关系。布鲁诺很晚才察觉，这样的外遇对于古巴女子的婚姻是一种人工呼吸机，对他则是陷阱。

由于他跟老婆正在闹感情危机，于是就接受了这个

秘密协议。他天真地以为有个犄角就是牛。设想一旦有了生理需要，就可以得到满足，忘记了法比阿娜的哲理。她说，对于女人来说，性交仅仅是冰山一角，而水下部分则掩盖着男人想象不到的深层计划，因为他们习惯于浮在水面。于是，那古巴女子开始在艾奥瓦河边附近的旅馆持之以恒地住了下来。她坚持一心追求无须承诺的快感；她说，这就足够了，因为使用这种方式不会抛弃子女和丈夫，却可以深入享受生活。

"没有罪孽的人是没有生活过的人。"这个红发鬈毛的古巴女子一面匆忙在旅馆里化妆，一面如此断言。随后，她要乘出租车前往机场了。

于是，布鲁诺发现自己开始瞧不起她了，因为她居然嘲笑丈夫和家庭却丝毫没有悔恨之心。通常，通奸者的后悔和顾忌是刺激性欲的因素，而具体到这个古巴女子身上，她既不后悔也没有顾忌，这让布鲁诺心寒。"生活总是有底线的。"这是他的同事阿尔特阿加·莫莱罗教授经常说的。莫莱罗教授是专门研究拉丁美洲文学中模棱两可意义的代表。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古巴女子不了解这些底线。她可以通奸，享受性快感，给丈夫戴绿帽子，批评上帝、信仰和生活，而丝毫不受良心的责备，她没有任何顾忌可言。她甚至可以在开着的电视机前跟布鲁诺性交，而在电视的区域节目里，她丈夫正在散发书籍和光盘，提供参加教会夏令营和远足的机会，那是真正的电视市场，利用梅尔·吉布森[1] 电影中的基督形象来搞促

---

① 梅尔·吉布森(1956—)，美国著名电影演员。代表作有《启示录》。

销活动。在传道时，她丈夫——又一个“天生的基督徒”面对几百位追随者，在一间用塑料花卉装饰起来的播音室里，不加掩饰地声称，他经常与上帝沟通，因为是上帝把他从少年的酗酒状态里拯救出来的。布鲁诺回想起，到了最后，这个女子的无耻和无所顾忌让他产生了强烈的蔑视感。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认识了那个来自印度的女孩。他自言自语地说，脏手洗脏手，钉子拔钉子——以毒攻毒啊。他准备摆脱那个传道士的老婆，用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姑娘来代替古巴女子。印度美人曾经在旧金山当过模特，她从加尔各答来美国，是准备跟一个印度裔企业家结婚的。这个企业家通过与她父母的协商把她弄到了手。但是，布鲁诺的动作晚了一步，古巴女子不让他溜走，更别说让他找另外一个情妇。她是破解了布鲁诺的电子邮箱密码之后知道印度姑娘的存在的。几天后，法比阿娜从一个匿名邮件上收到了他以前写给古巴和印度姑娘的情书，随后又收到了使用玫瑰色信封寄来的印刷复印件。这是一枚把他送进一生最大灾难的导弹。

“你老婆永远不会原谅你的。”有一天，那古巴女子打来电话警告他说。她装成是整个事件的又一个牺牲品，企图把所有的过错都归在那印度女子头上。“你让她感到恶心，她再也不想见你了。”

“你知道什么？”他抗议道。他正在办公室给一个学生讲解艾尔对于现代乌托邦思想的重要性：艾尔在古代是从鬼怪世界回来给活人讲述自己经历的人。

那个古巴女子、传道士的老婆补充说：“另外，那印度

女人不能丢下她丈夫,因为这个企业家会让她父母过穷日子的。我已经跟她谈过了。她知道唯一的退路就是马上扔下你回到丈夫身边去。”

“我希望以后再谈。”

“没有以后了。”她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席让布鲁诺反胃的话:“你听我说,如果你向我求婚,我准备马上抛下丈夫和孩子。只要你开口,我立刻上飞机去北方找你。好啦,宝贝儿,想想我多么爱你吧,我能让你多幸福吧……”

就在布鲁诺离开主要干道开始下坡沿着一条柏油路向大海驶去的时候,弗朗索瓦兹和斯特法尼娅在车子里打盹。那个古巴女子企图在破坏他和法比阿娜婚姻的基础上过幸福的生活。布鲁诺想,她忘记了开始冒险时说的:寻找不带承诺的快感。他从后视镜里看看那两个女子。他考虑为了避免悲剧重演,是不是应该与她俩分手。在上午阳光的照射下,那法国女子和意大利女子还在座位上打瞌睡。海风吹乱了她俩的头发。下面,利比亚海旁边,克拉托甘博斯的房屋以及海滩上闪闪发亮的沙滩在等候他们的到来。

49

“这是天堂啊!”斯特法尼娅的声音在布鲁诺身后响

起来，一下子勾起他的种种回忆。

“这个就是我跟你俩说起过的饭店。”布鲁诺把吉普车停靠在克密斯饭店对面的时候说道。海滩上空无一人；海浪舔食着岸边的细沙。

“这就是有人寻找的希腊，而不是那些挤满游客的城市，他们只是太阳下山才出来活动，喝得大醉，然后像对虾那样满脸通红地回家去。”这是弗朗索瓦兹的评论。

她俩幸福地住进了布鲁诺旁边的更加宽敞些带有大阳台的房间。一看见海滩、土耳其海和路边的酒馆，她俩就很高兴。与此同时，布鲁诺在隔壁房间的阳台上倾听着她俩的动静，一面担心他在克拉托甘博斯有这样两个女子陪同，加上她俩无拘无束的性感作风，可能损害他的寻妻活动，会把妻子送进鬼怪世界，可是她又不能像艾尔一样从那里回来。

斯特法尼娅喜爱文学。大概这是一种逃避在使馆单调生活的方式。布鲁诺又想，她的职业最终会让她腰部变粗、丰乳变小、眼神无光。十年后，就会是个明显变成毫无姿色的妇女了。或许在小说里她能找到现实生活拒绝提供的东西。现在，她随身携带着尼科斯·卡赞扎基斯的《阿勒克西·卓尔巴的一生》，时不时地看上一会儿，她说，电影比小说有趣。这个意大利女人有一种挑逗和无耻的眼神，总是搜查一切，还有着厚厚的嘴唇、有底气的声音以及轻浮的大笑。她从来不说自己的私生活。

“因为不久前她受过挫折。”两人走在克拉托甘博斯东边的沙滩上时，弗朗索瓦兹对布鲁诺说道。斯特法尼

娅离开他俩，在远处捡拾贝壳，这让布鲁诺回想起法比阿娜的习惯来。“从此以后，她不再相信男人和婚姻了。说实话，她是把你看成是用大头针钉在昆虫标本上的蟑螂。”

虽然有疑心作祟，他觉得跟这两个女子建立友谊还是可能的。他意识到，他们三人中间慢慢地出现了一种同谋的关系、一种不一定是情欲性质的关系，虽然的确十分刺激。这两个女子被他寻妻的执着热情所吸引，出于同情和怜悯陪伴这样一个年长、不修边幅、在美国讲授一些相当无用的东西而现在面临麻烦的教授。而他这方面则还相信法比阿娜会回家的。他每天都给她的电子邮箱里发信息——不提身边这两个女子——告诉妻子他现在克里特岛上那个八十年代他俩发现的村庄里等候她呢。发完信息，他就产生一种复杂的心情，既希望法比阿娜突然出现在克拉托甘博斯，又担心会发生什么坏事。

一天下午，他、弗朗索瓦兹和斯特法尼娅来到一处小海湾，那里很僻静，绿色植被保护得很好。三人在一棵无花果树下铺好浴巾，躺了下来。那里距离村庄很远，很难有人闯入，因为这首先需要穿越一段生长着带刺的高大灌木丛的地带，那里恐怕从来没有人去过。三人静静地观赏着冲刷岸边五颜六色石头的波浪，望着浪花带着疑问退缩的样子，仿佛担心搅乱晴空下的宁静。

“游泳去呀？”斯特法尼娅问道。

“走！”弗朗索瓦兹答道。布鲁诺宁愿靠在背包上，在沙滩上休息。

两个女子脱掉衣裳,最后只剩下三点式泳装。随后,双双牵手,向大海跑去。布鲁诺欣赏着年轻、结实、古铜色的身躯渐渐远去。入水之前,她俩连泳装也脱掉了。布鲁诺远远地望着她俩裸体说笑,他感到阴茎在舒服地勃起。他想,法国姑娘最吸引人的部分是脊背、细腰、双胯、圆臀、分开的大腿,可以看见屁股沟里的阴毛。如果说弗朗索瓦兹属于小巧玲珑的类型,一点也不超重,乳房小而坚挺,那么意大利姑娘则较为丰满,但不算肥胖,属于稍带巴洛克艺术的形式,肩膀浑圆,屁股肥硕,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他回想起,从少年时开始,直到年满三十五岁,他都特别渴望占有斯特法尼娅这样的裸体;后来是弗朗索瓦兹这样的女子开始唤醒他更强烈的性欲了。他不知道这变化的原因,但实际上,从青春期开始,吸引他的是肌肉丰满的女性,她们好像可以提供全面的快感;到十八岁时,他觉得可以跟这样的姑娘走遍天涯海角。而到了四十岁则相反,宁愿要消瘦、骨感、面貌青春、天真无邪的女子了。

他看见她俩潜入水中,接着有节奏地向远处游去。她俩游泳的姿势干净、利落、文雅,几乎不掀起浪花,保持令人赞叹的和谐节奏。随后,她俩向岸边回游,水面深及肩膀。她俩站着还是漂着?在说些什么?布鲁诺在舒适的朦胧状态中这样问自己,一面感觉到阳光透过短裤温暖着勃起的阴茎。总之,两个女子在说笑,时而潜入水下,去抢某块石头。她俩消失在水下,然后出现在稍远的地方,她们的头上则是万里晴空。弗朗索瓦兹大声喊他下水参加游戏,看看海底的精彩世界。

可是他宁愿呆在原地，靠在背包上，从这个舒适的地方观察她俩，一面偷偷用手压在短裤上，捂住阴茎。望着两个女子裸泳让他产生一种缓慢的快感。这个场面让他想起桑德罗·波提切利① 的绘画《维纳斯的诞生》。那是十三岁的时候，他在一本书里发现了这幅作品，一下子就点燃了他的欲火。仅仅一看见《维纳斯的诞生》，他就爱上了那个美丽至极的裸体女子：长长的金色鬈发，雪白光洁的皮肤，一缕长发遮住了阴部。维纳斯的身躯很像从塞浦路斯海岸的白色贝壳里钻出来的斯特法尼娅，在距离他所在海滩不远的地方，介于西风之神塞菲罗——她身背和风女神奥拉和自然女神芙洛拉——与他之间。过去布鲁诺经常望着维纳斯女神像手淫，心里想象着如何占有那个真名叫西莫内塔的女子，她曾经是波提切利的模特，后来死于肺结核。几年后，他已经跟法比阿娜结婚了，还跑到佛罗伦萨工艺画廊去看那个开启了他性生活的女子原型。

布鲁诺想，对，还是继续躺在沙滩上最好，不要用自己苍白无力、五十岁的一身赘肉去污染那美丽的画面吧。从那里借助想象和回忆，他可以丰富那个画面，这样的好处，他可不准备放弃。比如，他一面捂住短裤，一面想象着跟这两个女子在一块类似克里特岛海岸的无人荒滩上，距离波提切利从前选择的舞台不远，与弗朗索瓦兹和斯特法尼娅做爱，不知疲倦地做，因为他还年轻，性欲的

① 桑德罗·波提切利(1445—1510)，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画派最后一位画家。《维纳斯的诞生》(约 1485)是其艺术成熟的代表作。

源泉还没有枯竭。

片刻后，他看到她俩向东边游去，但是，没有离开海岸。她俩从海底捞石头，后来哈哈大笑，不知讨论什么；再后来，他顶着早晨的阳光，尽管不很清晰，因为有海水闪光，却以为看清了那两个脑袋合成了一个大黑团、一个轮廓很大的唯一身影，很可能包含着一个热吻。这个模棱两可的印象让他感觉十分刺激。过了一会儿，两个女子消失在水下了，接着又喊又笑地浮出水面，一起朝着他所在的海滩游回来。他满意地等候着。

50

我有一个难以克制的愿望：我要亲近母亲，拥抱母亲。此前，我多次梦想过这个时刻：往事可以讲述出来，生活可以像录像带那样回放。此前，在我伯父家，我孤独地待在自己房间里多次想念妈妈，在新奥尔良的寄宿学校里，在我这几天的住处，想念妈妈。我多次想念她，因为她是我通向一个直到我父亲逝世前还都是幸福的、极其幸福的童年生活的唯一桥梁。但是，就在我准备推开栅栏门跑过去拥抱妈妈的时候，我脑海里响起一下皮鞭声，让我回想起那些无人照看的下午，让我相信，在我一生最重要的时期，母亲没有在我身边。

“夫人，我不是来看您的。”我惊讶地听见自己说出了

这样的话来，仿佛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别人说的。“我来看我弟弟。”

我想，那时黄昏在城市上空拉上了一道隔音的帷幕，摒弃了车辆的嘈杂和鸟儿的叫声。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或者心里的哪个角落冒出这番话来。我害怕了，我后悔了，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我甚至想推开栅栏门，不管一切，拥抱妈妈，仿佛我和母亲之间什么也没发生，无论多么痛苦的事情，还是多么伤心的话语，我都没有说过。

“你要看弟弟？”妈妈问道，表情有些失望。她那温柔甜蜜的声音让我回想起我们去欧罗巴咖啡馆的那些下午时光。我总是要香蕉汁和番石榴饼，妈妈要茶和点心。“当然，当然。那就不麻烦你上去了。我叫他下来看你。”

我记得妈妈把手中的剪刀放到玫瑰丛里，步履维艰地向室内走去，低着头，银白的长发落到了肩头。

无论如何我也想不起后来发生的细节。我想，忽然，空旷的街道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只有水管的流水好像浪费时间一样哗哗在响。突然之间，我拔腿就沿着空空荡荡的街道跑起来。我记得，我一直跑得喘不上气为止，甚至相信只要我一回头就再也看不见妈妈的面孔了，再也听不见窗户后面弟弟的叫喊声了。

从那次绝望的逃跑之后又过了一周，我得到消息说母亲已经去世。她死于车祸，那是一天夜里她在那个小胡子的陪伴下从萨尔瓦多回来的路上发生的。那个“卡彭”则幸免于难。

51

第二天早晨，布鲁诺是因为弗朗索瓦兹的一个不合时宜的电话而起床的。他被吓醒了，心里想，这铃声简直要摧毁他的神经系统。她以兴奋的声音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让－雅各明天要来希拉克利翁跟她谈话，把结婚的事情确定下来。是什么事情突然加速了她未婚夫态度的变化？他随时有可能来到克拉托甘博斯，出现在三个人的面前。

"他什么时候通知你的？"布鲁诺问道，一面从疲惫的昏睡状态里苏醒过来，昨天夜里的葡萄酒和茴香酒把他给灌醉了。他拿着话筒，到阳台上看了一眼。蓝色的大海熠熠生辉，柔和的西风梳理着波浪。

"他昨天夜里很晚打过来的。"

"你说了什么？"

"我还能说什么？我说来吧，咱们谈谈……"

"你没听懂我的话。我是指你是不是愿意把婚事确定下来。"

弗朗索瓦兹似乎没有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既然让－雅各能够放下他非常心爱的工作来谈谈通过电话也可以说清楚的事情，或者晚一些时候回家再说的事情，可是现在坚持要来看她，这说明他对婚事的拖延产生了怀疑。

但是，她认为，让－雅各仅仅就是为了确定婚期而来。这个法国姑娘强调说，他就是这么个人。布鲁诺想，他正好跟我相反。她说，他通常很有预见性，最好还是看看他带来什么计划吧。有人就是这样，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生活的意义就是遵守纪律。她早就对让－雅各说过，只要他认为必要，那就来好啦，她等他，他还可以认识布鲁诺和听听他那难以置信的故事。

他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不知道你提到我是不是合适。"

"你什么意思？"

"谨慎一点吧。"现在他确信事情已经失控了。

"我要是不提到你，那怎么解释这次旅行啊？"

"不知道。但是，我想留在这里找法比阿娜。我不愿意惹麻烦。"

"不会有麻烦的。重新见到让－雅各我觉得很好。我一直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有好几天没有给我打电话和发信息了。"

"你好像在担心他。"布鲁诺害怕自己这句话有责备的意思。

"他陪着我已经有好几年了，知道吗？喂，我到你房间去，好吗？"

几分钟后，她敲敲他的房门。她身穿短裤和短袖背心，头发喷过发胶。两人在阳台上坐下来，望着海滩。赶早的酒馆已经开门了。

"要是他想中断关系，你怎么办？"布鲁诺问道。

"没什么。我会感到轻松的。"

"至少现在你应该明白,你不爱他。"

"可是,我已经习惯跟他在一起了。听见他的声音我就高兴。"

"那怎么办?"

她把双腿架到阳台栏杆上面。村子里传来什么人在葡萄架下挪动椅子的声音。

弗朗索瓦兹说:"有时我想应该诚实一点,坦白告诉他:我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了,我们的事情没希望了。可是,有时我又觉得应该保守秘密跟他结婚。"

布鲁诺害怕弗朗索瓦兹一时为了说清楚事情而告诉让-雅各她跟什么人有外遇了。这么多问题已经让他感到厌倦了,他不想再有麻烦了。最好她机灵一些,别把一件他已经忘却的事情再抖搂出去了。他想,的确,没法做到跟女人睡觉而又不惹上麻烦的。如果不是例假迟到,那就是怀孕,就是责备你占便宜,或者就是丈夫吃醋,或者像现在这样,告诉你:未婚夫要来了,意图不明。

布鲁诺说:"一切都是从欺骗开始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不是道德家,可这让我不能相信别人。"

"我可以对他说,我被一个男人吸引过,但是不提你的名字。那样也就不算不道德了。人可以被别人吸引而用不着非得撕毁婚约不可。或许你妻子就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就是跟斯特法尼娅说到的那个小伙子。"

"劳驾,别把法比阿娜扯进这些事情里来。也别提我的名字!给他讲点可以让你安静的事情。但是,别说什么我跟你搅和在一起的事!好啦,女人家,我认为咱俩的

事纯粹是偶然，是一夜情。你不应该说它有什么意义。好啦，还是吃早饭去吧！在海边喝咖啡一定很不错。”

弗朗索瓦兹把手放在他胳膊上，一言不发地瞅着他。布鲁诺想，说不定她被说服了，一面站了起来。他松了一口气，心里想：至少别把他搀和到她的危机里去。

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低声说：“最后再干一次。来吧，最后一次……”

布鲁诺看看外面克拉托甘博斯寂静的街道。晨光愉快地洒在海岛上。

第四章　泉　水

一个白天就足以平衡世界。

——萨尔瓦多雷·夸齐莫多

52

“布鲁诺博士吗?”电话那边的声音问道。布鲁诺看看小小的手机屏幕,看到地区号是斯德哥尔摩。克里特岛这边已经是黑夜了。他和弗朗索瓦兹以及斯特法尼娅等了一整天,盼望让-雅各发来信息,结果只好上床休息。

“我就是。”

“我是董甘。我告诉您两个消息。一个好的,还有一个坏的,很遗憾。”

布鲁诺浑身一颤。他起身走到阳台上。夜幕已经遮盖了海面。渔夫的小船在挑灯作业。

“劳驾,请解释一下。”他紧张地答道。

“布鲁诺博士,我想不会又打扰您了吧。可能这对您是个好消息呢。”

“为什么您说这个?”

“因为我觉得我的电话让您不舒服。每次您跟我说话的时候,您心里就有些不安。”董甘探长口气和缓地又说:“一句话,坏消息就是我们已经找到她了……”

“找到谁？”

“福尔吉·马诺哈。”

“在什么地方？”他松了一口气，问道。

“今天早晨波罗的海把她抛上了海岸。我为她的家属难过。福尔吉是个聪明有魅力的女子。可能您会赞成我的说法，也许她太有冲劲了。布鲁诺博士，还有一点抱歉的是，为了这个案子我打扰了您。”

布鲁诺没说话。从海上吹来一股带着咸味的清风。他相信自己看见了福尔吉露出白牙的微笑和发亮的眼神、她那前额正中的红痣以及巴拉圭茶色的皮肤。

“是车祸吗？”他问。

“看来是喝酒过量掉进了海里。”

“什么时候找到的？”

“刚刚不久。”

“探长，您现在准备怎么办？”

“布鲁诺博士，别为我担心。我继续自己的常规活动。”

“在斯德哥尔摩？”

“在市中心昆斯豪尔门小区的警察局办公室。永远为您服务。”

“谢谢，探长，您很客气。但是，我不打算去瑞典。”

“明白。布鲁诺博士，请告诉我：您在看克里斯托瓦·帕索斯的什么著作吗？”

“说实话，没有。但是打算看。您放心吧。”

“一句话，一有可能就快看吧。布鲁诺博士，好好享受夜景吧。”

53

就在布鲁诺那天夜里在克拉托甘博斯与两位女友喝酒吃饭的时候，他极力不去回忆福尔吉·马诺哈的事。在内心深处，他的确承认那个印度姑娘的异国情调在一段时间里打动过自己，他甚至考虑过甩掉法比阿娜，跟福尔吉出走。可他从来没有想过跟那个传道士的古巴老婆结合。根据他的回忆，他对法比阿娜坦白交代过这个考虑。而现在，他面对夜幕正在喝一种散发潮湿草根和木桶气味的葡萄酒。他的这番话让妻子害怕，因为此前她一直以为丈夫的外遇仅仅是一时激动的诱惑所致。是在什么时候那种诱惑变成了超越床上体操活动的东西了呢？难道是和那印度姑娘在米德韦斯特小城旅馆性交的时候？莫非是夫妻痛苦分居的那几周里？而现在面对弗朗索瓦兹和斯特法尼娅没有顾虑的诱惑，这会突然变成什么深刻和复杂的事情吗？他估计，那天下午这两个女子在海滩上接吻的场面，只不过是一个精力衰退、体力下降，但是仍然好色的男人的想象罢了。到多大年纪决定生命的欲望才会消失呢？

忽然，弗朗索瓦兹和斯特法尼娅出现在他眼前了，他以为是视力模糊的结果，她俩披上了一种绝无仅有、意外附加的性感外衣，尽管她俩声称恰恰是来帮助他的。实

际上，水下的事情、冰山在水里的部分，到了最后才会被发现。他的结论是，人们往往并不打算潜水下去。在克里特岛，他的两个女友时不时地为他表演一场刺激又大方的节目，提供一场无拘无束的游戏，或许这仅仅是他的猜想，但的确把他给变成了被迫的窥伺者。他想，不是他通过目光来控制她俩，而是她俩通过行动来奴役他。

"你出来找法比阿娜，不是因为爱情。你找她是害怕失去自己习惯的常规生活。"斯特法尼娅评论说。

"我找她是因为我需要她。"布鲁诺信心不足地回答道。他摸摸面颊，长了几天的胡须有些扎手。"要是我不需要她，我早在家里享清福了。"

"可这不是爱情，是对习惯的依恋。"意大利女子在坚持自己的观点。"有时二者不好区分，除非初恋时爱情就是单纯的激情。以后就和常规生活混在一起了。"

弗朗索瓦兹问她："可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个的？你连未婚夫都没有……"

"从书本上……"斯特法尼娅答道。

布鲁诺感到苦恼。也许爱情永远是个明白无误、有说服力的问题，而一旦掺杂了犹豫不决，就变成另外一回事了。他知道什么是快感、欺骗和不幸，但不了解什么是爱情。他是这种教育的又一个受害者：把爱情说成是地平线规定的目标，可是很难企及。严格地说，人们只能设想自己达到目的了。他又想起了在米德韦特斯家里那个早晨，他从计算机屏幕上看到了法比阿娜的短信：我不回家了，你也别找我。

斯特法尼娅坚持道："或许你曾经相信你爱她是为了

不丢下你过去的一切。可这一点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明白。”

布鲁诺怀着遇难的感觉想，说真的，他不明白。的确，爱情和思念没有明确的界限。前者可以不知不觉地转化为后者。他有的同事一生跟妻子在一起，害怕过没有老婆的生活，而不是因为他们爱妻子。还有些同事继续留在不爱的人身边，因为他们觉得开始跟新人积累体验实在费心费力。爱情是以现在和未来为支撑的，而婚姻则是依靠过去。开始新婚意味着通过共同的记忆从零出发，需要从头到尾讲述你一生的史诗，需要从基础开始撰写新故事。法比阿娜长时间的沉默、她个人片片断断的历史、基于昨天难忘的痛苦，所有这一切都让他跟她保持一定距离，让他不可能享受眼下这种简单、自然和不负责任的生活。他想，也许一种特别清醒的意识破坏了幸福和情欲，给生活设置了过多的障碍，而那样复杂的生活本身又是艰难曲折的。

那天夜里，晚饭后，三人出去散步，躺在沙滩上观赏银河。星空下，静静地倾听涛声，喝着斯特法尼娅用皮包带来的一瓶茴香酒，考虑让－雅各来这里的事情。后来，三人搂搂抱抱、晕晕乎乎地回到了饭店。布鲁诺一进房间就把床铺拖拉到阳台上去了，他要享受夜景。他脱光衣裳睡下，只盖了一条被单。弗朗索瓦兹和斯特法尼娅的说话声搀杂着夜间的嘈杂声，陆陆续续传到他耳中，听不清什么意思。后来他就睡着了。

放在他前额上的几个手指头把他给弄醒了。或者是他以为正在把他给弄醒。他半睁开眼睛，不知道是醒了，

还是睡得更深沉了。黑暗中,他隐隐约约看见一个身披轻薄透明睡衣的女子披散的长发。他看见她把食指放在嘴唇上,示意他别说话。他还听见她睡衣在地面上滑动的窸窣声。她钻进被单,贴住他的身体。很快他就感觉到了一个急切的舌头伸进他的口中,还有一只有经验的手把他的阴茎领进一个湿润、温暖的去处。

54

布鲁诺在阳台上醒来并且看见了粉红的拂晓时,斯特法尼娅已经不在身边了,而让他感到困惑的是没有任何她来访过的痕迹。他是做梦呢,还是真的跟这个女子做了爱?他检查房间和被单,看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可是什么也没发现。只是感觉头疼。他猜测,一定是酒精和对这两个女子在水里亲嘴的回忆串通一气,让他相信跟那意大利女子睡了一觉。

他站在阳台上看见了那两位女朋友。她俩在饭店的花园里一棵橘树下,跟一个陌生男子共进早餐。他下楼来到她们身边时,得知那人就是让-雅各。他是一大清早到的,驾驶一辆在希拉克利翁租的轿车。他计划就逗留一个晚上。他大约有五十岁,中等身材,留着浓密的胡子,显露出一个已经遮掩不住的肚子。肤色白皙,眼珠是深绿色的,看上去是个循规蹈矩、对生活知足的家伙。但

是，这很难让布鲁诺相信此人适合做弗朗索瓦兹的丈夫。

"这么说您就是著名的布鲁诺了。"让－雅各用发音困难的西班牙语说道。"弗朗索瓦兹跟我说起过您。认识您很荣幸。您夫人有什么消息吗?"

布鲁诺回答说，他还没打开今天早晨的电子信箱呢，法比阿娜的下落仍然不明；他也早就听说过让－雅各的大名。有那么一瞬间，他担心让－雅各已经知道了真相，或者感觉到了未婚妻的欺骗。他看见弗朗索瓦兹在寻找某个信息的时候，这种担心有所增加。但是，看来她没有得到什么信息。布鲁诺和让－雅各谈话的时候，弗朗索瓦兹用不偏不倚的神情望着两个男人，仿佛一个全神贯注于两个拳击手动作的裁判，不偏向任何一方。这时从海上刮来一阵带海藻气味的轻风；阳光落在小小餐厅地面的石板上，反射的光让他们睁不开眼睛。

中午时分，大家乘坐让－雅各租来的尼桑牌轿车游览克拉托甘博斯周围的地方。让－雅各和弗朗索瓦兹坐在前排，他一面开车一面不停地用法语说着什么，时而指指远处有趣的风景，时而摸摸弗朗索瓦兹的面颊，或者说一两个笑话。后排，布鲁诺还在为斯特法尼娅自自然然的态度感到惊讶，她在他面前坦然自若，好像两人之间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他想，如果她的夜间造访是真的，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意大利女子利用了他，还嘲笑了他。为什么不可能呢？难道他不就是玩弄了迈阿密的古巴女子和旧金山的印度女郎而不在乎她们的丈夫以及有可能被遗弃的子女吗？而眼前弗朗索瓦兹不就是在利用可怜的让－雅各，让他抚摩，送上微笑，亲嘴，向他示爱

吗？说不定早晨在房间里她已经跟未婚夫上过床了，让他抚摩，她也亲吻他那成熟的身体，帮他达到费力的性欲高潮，因为据弗朗索瓦兹说，只有等到结婚以后，让－雅各才会占有她。那是真的吗？而斯特法尼娅也是在装蒜。他不得不承认如果法比阿娜回家，他也会装蒜的。甚至连让－雅各也会在法国找情妇的，这是布鲁诺的想法。他还记得斯特法尼娅描述的那个小伙子的模样，说是这个小伙子在中美洲陪伴法比阿娜旅游。这个情景让布鲁诺感到恶心。

他想，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而更糟糕的是人们会假装坦诚地微笑，会做亲热的动作，会表示忠诚，会信誓旦旦地说“我爱你”。因此地狱里遍布骗子和伪君子，他们就是那些现在在街上无忧无虑地跑来跑去的人，表示亲切问候的人，给玫瑰剪枝的人，细心拔草的人，带着吉祥物在公园林阴道上得意地散步的人，就是“不造反的天使不一定忠于上帝，甚至更坏”，这就是布鲁诺思索的结果。这太可怕了，那些看上去道貌岸然的政治家、模范公民，表面上连苍蝇也不会打死，其实是善于伪装的，他们能犯下十恶不赦的罪孽。只有糟糕的文学和好莱坞的电影企图让我们相信：丑恶是丑人因为生得丑才丑恶的。

四人转完克拉托甘博斯周围的地区，来到一块悬崖附近的黑沙滩上晒太阳。他们在海里游了一会儿，将近中午时分回到了克密斯饭店。午饭后，大家都回去休息了。斯特法尼娅独自一人在房间午睡。弗朗索瓦兹和让－雅各走进事先租好的房间，就在布鲁诺的隔壁。

布鲁诺无法入睡。从墙那边传来床铺的咯吱声、弗朗索瓦兹克制的呻吟声和让-雅各的窃窃私语声。一发现这个法国女人骗了他,布鲁诺就感到怒火中烧。显然,两人在交欢。这个男人还没愚蠢到穿过半个欧洲,仅仅是为了对未婚妻说几句甜言蜜语而已。布鲁诺天真地吞下了弗朗索瓦兹讲的曲折故事,但他不得不承认,只由他独占花魁而那未婚夫仅仅抚摩一下那秀色可餐的肉体,是他的幻想,给他充当了春药的作用。他推测弗朗索瓦兹可能正是为了丰富他男性的想象力才撒谎的。他一听见隔壁房间床铺的响动确实是性交的节拍所致,是接近高潮的速度,就给斯特法尼娅打了电话。

他问:"咱俩现在能谈谈吗?"

"太晚了点儿吧,劳驾,布鲁诺。"她睡意朦胧地回答道。"我正在休息呢。"

55

那天夜里,布鲁诺觉得与两位女友失去了联系,因此宁愿独自一人去酒馆吃晚饭。弗朗索瓦兹还在房间里跟让-雅各在一起,肯定是在做爱。而斯特法尼娅对夜间来访的事,仍然一字不提。吃完烤沙丁鱼后,他在餐桌旁坐着不动,面对平静的海滩,喝一种西班牙葡萄酒。就在此时,一只手落到了他的肩膀上。他扭头一看,发现是

让－雅各。

“我打断您吃晚饭啦?”法国人微笑着问他。

布鲁诺邀请让－雅各坐下。后者背对着大海落座,斟上一杯酒。

他宣布说:“我明天走。”

“真遗憾。”布鲁诺说。“一句话,认识您很高兴。”

“对我来说是个惊喜。”让－雅各说道。眯缝着眼睛喝了一口酒,然后回头看看大海。

餐厅里还有人在吃晚饭。收音机里播放着音乐。布鲁诺望着让－雅各粗大的双手,不由得想到它们抚摩过弗朗索瓦兹的身体。他又看看自己的手,它们也曾经探索过同样的“道路”。让他感到不安的是,通奸会不会在脸上和身上留下痕迹呢?不会。背叛也不会留下痕迹,比如,他对让－雅各的背叛。但是,他问自己,假如严格地说他并不了解那个跟未婚妻睡觉的法国人,那么他能谈得上背叛吗?不能。背叛让－雅各的是弗朗索瓦兹,而不是他。他在背叛自己的妻子法比阿娜,虽然这还不能肯定,因为对他而言,背叛不是由两具拥抱在一起的肉体决定的,而是两人以牺牲第三者为代价的爱情纠葛。而他并没有爱上弗朗索瓦兹,只是感到对她的一种兴奋和生理的诱惑,仅此而已。从狭义上说,他并没有用这个法国女子来欺骗妻子。跟斯特法尼娅睡觉也不是欺骗法比阿娜。他一面喝酒一面安慰自己:性和爱并不跑在同一条车道上。

“认识您是个意外的惊喜。”让－雅各又重复了一遍。布鲁诺估计对方已经注意到他刚才走神的样子,而这是

由于一种自责引起的。“我原来不大相信您妻子失踪的故事。”

让-雅各要了一瓶意大利基安蒂红葡萄酒，然后不说话，一直等到酒来。他说，这次旅行虽然是闪电式的，却让他认识了未婚妻的另外一个侧面。

“您指的是什么?”布鲁诺装出漠然的样子。

“我指的是弗朗索瓦兹不是我原来想象的那种恋家的女人，而是愿意见见世面、喜欢让灯红酒绿蒙蔽的人。”

“您大概搞错了。”布鲁诺反驳说。“她把生活理解成一种冒险活动。而您则认为是一种应该受到清查的冒险。”

“清查？什么意思?”

“整顿，处理，等等……”

“干杯!”让-雅各举起杯来，说道。“为了您和您夫人的健康干杯。希望您找到她。生活幸福。”

“谢谢。也祝您健康，祝弗朗索瓦兹健康，干杯!”布鲁诺说道。两人碰杯。

片刻后，让-雅各口气平静，但是坚决而肯定地说：“布鲁诺，您是个不道德的人。”

“什么?!”

“您自己很明白。我指的是弗朗索瓦兹。我知道您跟她睡觉了。”

布鲁诺脸红了，赶忙又喝了一杯酒。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他支支吾吾地问道。

“布鲁诺，别撒谎了。我都知道了。您跟我未婚妻上了床。您利用一个姑娘生活里遇到麻烦的时候对她施加

了影响，让她屈服于您的魔力，把她带上了床。”

布鲁诺无力抵抗，不知道说什么好。那么，弗朗索瓦兹已经把一切都告诉让－雅各了？把他说成是外遇的责任者了？而实际上，这个外遇完全是从她开始，由她一手造成的嘛。他怎么就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呢？弗朗索瓦兹在隔壁和她未婚夫做爱的时候，一定把全部真相告诉了让－雅各，把他变成了祭祀的羔羊。布鲁诺想到这里打了一个冷战。

“您用不着回答。”让－雅各说道。他用中指和食指抹抹眼皮，好像要抹掉一场噩梦。“请注意，布鲁诺，我来这里不是要威胁您，而是有所建议……”

“或许您应该知道……”

“我毫无兴趣。”让－雅各打断了他的话。他浑身紧张，眼睛里有某种咄咄逼人的东西。“我只希望您从我女人的生活里消失。您离开她！让她安静！让她还成为原来的样子！她可是准备要跟我结婚的啊！布鲁诺，我可是个严肃的人。会计工作我干了三十年啦，我有个小小的事务所。我对我俩婚事的每个步骤都做了计划，因为我要让弗朗索瓦兹幸福，跟她组成一个家庭。她是我的命根子，明白吗？”

“我想您搞错了，那个……”

“没有，布鲁诺，我什么都知道了。所以我求您让她安静。”让－雅各说道。他的口气已经变了，眼下是在恳求了。“她是喜欢您，可是您不爱她呀，布鲁诺，您甚至不愿意为她做任何正经事。您在玩弄她呀。您不能对我干这种事情，不能毁了我俩的计划啊。我们本来是相亲相

爱的，可是您插进来捣乱。”

布鲁诺很想开口，可是法国人不想听。让－雅各的冲动让他感到不安。这说明让－雅各迷恋上了弗朗索瓦兹，他不允许任何第三者插足。布鲁诺承认自己当然不是这样的人：他提醒让－雅各，盲目爱上一个像他未婚妻这样的女子会有多么危险啊。

“您是要求我离开克里特岛不再寻找我妻子？”布鲁诺问道。

“请您别这么恬不知耻。您在这里没找老婆。您假装寻妻，可实际上跟我的女人上床，同时利用那个意大利女人做门面。”

“一句话，您要把我从克里特岛轰走。就是这个意思吧？那您为什么不带着自己的女人回法国呢？那样岂不是更好？”

让－雅各把酒杯推到一边，胳膊交叉放在胸前。餐厅已经空了。只有一个角落里一对男女还在围着一罐葡萄酒和一只蜡烛聊天。

过了片刻，让－雅各说：“我不希望您好像受到了我的威胁才走开的，而是宁愿您好像玩腻了弗朗索瓦兹之后才消失的。烟消云散，让她永远也找不到您。这要求高吗？”

布鲁诺嘟嘟囔囔地说：“您错了。”

“我是真心爱她啊，您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您可以随便找个姑娘替换她。可是，布鲁诺，她是我的整个生命啊！我为弗朗索瓦兹提供的是严肃和负责。而您呢，恰恰相反，是短暂的冒险……”

"我和弗朗索瓦兹的关系仅仅是友谊。她是爱您的。"

"布鲁诺,只有您离开,她才可能重新爱我。帮帮忙吧!"让-雅各热泪盈眶地说道,一面拍拍布鲁诺的手腕。"我对您的要求不高。如果您能不露痕迹地走开,我和弗朗索瓦兹肯定会幸福起来的。您想想那个跟您妻子在一起的留长发的小伙子吧……"

"您在暗示什么?"布鲁诺激动地追问道。

"或许法比阿娜就是因为这个小伙子才把您给甩掉的。只要那小子在她身边,她就不会回到您身边的。您在我这里就是那个留长发的小伙子……"

布鲁诺毫无信心地反驳说:"没有证据证明这个小伙子的存在。"

"对我来说,您就是那个小伙子,而法比阿娜就是弗朗索瓦兹……"

"不存在什么留长发的小伙子。"

"没看见您之前,我也以为您是不存在的。而一看见您就足以想象出其余的事情了。我很了解弗朗索瓦兹。"让-雅各说着,低下了头。

两人听着涛声,喝完了瓶子里的酒。扩音器里已经没有音乐了。夜幕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克拉托甘博斯。布鲁诺想,村子被传染上了一种虚假而紧张的平静。他暗暗发问,法比阿娜会在哪里呢?这个法国人说的那个陌生男子真的在陪伴着她吗?留长发的家伙对他的意义真的等同于他对让-雅各的意义吗?

"咱俩说定了:几天后,您离开我的女人。如果她愿意,您可以跟她上最后一次床。但是,完事之后,您必须

永远从我俩的生活里消失。"让－雅各目不转睛地盯着布鲁诺。"要是您不履行协议，我就一定要找到您老婆，把您跟弗朗索瓦兹的外遇告诉她。布鲁诺，您决定吧。我明天回法国。"

56

"祷告呢?"布鲁诺身后有个声音问道。

布鲁诺吓了一跳。因为在这个克拉托甘博斯东正教小教堂阴暗的环境里只有他一人。他躲到这里是为了不撞上让－雅各，后者今天就要走了。他从座位上慢慢扭头看去，认出了董甘的身影，他手里拿着帽子，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站在门口。

"只是休息。这是一块绿洲。"布鲁诺说着站了起来。他的声音撞到教堂的白灰墙上，发出回响。"探长，您来这里干什么?"

"请坐，布鲁诺博士。"董甘慢步走过来，双手背在身后。锃亮的皮鞋踏在石头地面上敲出嗒嗒的响声。他在布鲁诺身后的一排长椅上坐下，位置稍稍偏右一些；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他古铜色的面庞和银白色的须发上。"您是知道的，欧洲就是一块小手帕，我来这里是因为要继续咱们的事情。"

"咱们的事情?"布鲁诺重复道。这个警察的目光让

他不舒服,他宁可去看祭坛。他想如果探长得知他跟两个女子在一起,可对他不利,会把事情想得更糟。

"'咱们'是一种说法,布鲁诺博士,因为马诺哈太太曾经是您的熟人。一句话,我来了,乘坐的是斯德哥尔摩到希拉克利翁的航班,四个小时……"

他最应该办的事情是搭乘今天第一班飞往美国的航班,聘请一个可以保护他的律师,免得董甘总是骚扰,这是布鲁诺的想法。这个警察不知疲倦的调查让他感到难受。如果探长退出,那就像葡萄牙著名诗人费南多·贝索阿在他关于旅行的诗选中说的那样:"古老和平静的夜归来,如同白日的景物死去一样。"对,飞机可以救命,他可以回到米德韦斯特古老和平静的夜里去了。最好还是在艾奥瓦河畔的家中等待法比阿娜,董甘探长就该让他安静了。

"您用两个小时从英格玛·伯格曼[①] 出生的城市来到了尼科斯·卡赞扎基斯居住过的地方。"布鲁诺说。

"与此同时,我在计划飞越希拉克利翁。"董甘继续说道,一面注视着高空。"我望见了克诺索斯宫。您知道我想起了什么?"

"大概是希腊神话里的牛头怪和它的迷宫吧。"

"我想起来很少有人记得的事情: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使用父亲代达罗斯[②] 用羽毛和蜂蜡制造的翅膀逃离了克里特岛。他成功逃离了。可是,你知道他后来发生

---

① 英格玛·伯格曼,瑞典电影大师。

② 据希腊神话,这父子二人为了逃离克里特,就用蜡黏合羽毛制成双翼装在自己身上。逃出克里特后,因儿子飞近太阳,蜡翼遇热融化,坠海而死。父亲则飞到了西西里。

的事情吗?”

布鲁诺保持沉默,心里乱糟糟的。董甘刚才这番话恰好与他逃往美国的计划吻合。而更糟糕的是,如果接受董甘引自克里斯托瓦·帕索斯那个没名气的流亡作家的怪论,那么他的逃跑计划早就写在神话上了,写在一个虚构的故事里了,是早就发生过、预言过的事情。一想到探长的话与自己的生活吻合,仿佛一切就是一个智力游戏,他打了一个冷战。他想,自己是不是正在变成疯子。

“总之,我来克里特岛是因为需要见见您妻子。”董甘说明了原由。

“您怀疑她?”

“我可没说这话。不过,或许她能帮助我。她什么时候到达?”

布鲁诺从座位上转过身来,一只胳膊撑在靠背上,望着教堂的顶梁柱,努力镇定下来。他觉得这座教堂没有天主教堂宽敞,也比较简朴。他咽下一口唾液,目光注视着董甘的眼睛。

布鲁诺接着说:“探长,说真的,我不知道自己老婆在哪里。我对您说过,放假的时候,我们每人经常享受自己的自由,去旅行时各走各的路。”

“明白。”董甘说道,双手没有离开布鲁诺长椅的靠背,一面观察布鲁诺的身影,一面安静地注意对方的反应。“有办法找到她吗?”

“您怀疑她,对吗?”

探长把帽子放在长椅上。布鲁诺仍然望着祭坛。他听见董甘在他耳边轻声说道:“别担心。马诺哈太太死的

那几天,您妻子不在瑞典。”

“您怎么知道的?”

“通过移民局啊。您妻子最后一次进入瑞典是在七年前,一起的还有您和您的女儿。是七月的事。你们在斯德哥尔摩待了几天之后就去哥得兰[①]省旅行了。”

布鲁诺想,的确如此。那时,他、法比阿娜和卡罗里娜的确在瑞典。那是个阳光灿烂的夏天,炎热,无雨,无云。他们三人下榻在老城区,游览了铺着石头的小胡同,在中世纪建筑物的地下室里吃饭。

“既然如此,那您为什么还需要见法比阿娜?”他固执地问道。

“打听一些细节。”董甘沉吟一下说道。从教堂外面传来一辆卡车的喇叭声和狗叫声。“对不起,您是一个人在克拉托甘博斯吗?”

布鲁诺再次遇到了董甘浓眉下犀利的目光。

“一个人。”他答道。

“不等候您妻子吗?”

“探长,我不知道。法比阿娜也许来,也许不来……过一段时间再说。但愿她能来。但是,请告诉我:为什么您需要跟她谈话?”

“我尽量给您说明白。”董甘缓缓地摸着下巴说道。“您知道乌贝蒂[②]是谁吗?”

---

① 哥得兰,瑞典波罗的海岛屿和省名,为旅游胜地。

② 乌贝蒂(? —1264),佛罗伦萨贵族,亲帝国的吉伯林派的首领。据但丁所述(《地狱篇》第十章),他是当吉伯林派联盟刚刚占领佛罗伦萨时唯一劝说不要洗劫该城的人。1250 年被放逐。

布鲁诺露出了微笑。

“当然知道。”他说，眼里燃起了火花。“他是意大利中世纪战争中的德皇党人，一二四八年把教皇党人赶出了佛罗伦萨。他是但丁的大敌，而但丁正是教皇党人。”

“还记得但丁在《神曲》里给乌贝蒂提什么问题吗？”

“很不幸，不记得了。”

这时，一位东正教神甫，大胡子，面貌粗俗，走进了教堂。董甘撑住靠背，凑到布鲁诺耳边，低声说：“但丁问乌贝蒂，为什么在地狱里可以预见未来，而解释不了现在。乌贝蒂回答说：我跟那些患上了远视眼病的人一样。看得见远处，可是东西越近，视力就越模糊。布鲁诺博士，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试试吧，探长。”

“现在我觉着自己像乌贝蒂，布鲁诺博士。”董甘挑起眉毛说道。“我想您妻子可以帮助我解释现在。”

57

第二天早晨，布鲁诺从惊恐中醒来，因为他想到董甘探长还在克拉托甘博斯，还对与法比阿娜谈话感兴趣。既然他真的相信法比阿娜跟福尔吉·马诺哈没有关系，那么为什么还需要跟她谈话呢？希望见她是真的吗？会不会是个计策？恐惧的感觉袭上了心头：这个警察可能把

他与印度姑娘之死联系起来了。布鲁诺在被单里紧张地来回翻身，对面是向阳台敞开的房门，头顶上是旋转的电风扇，他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董甘显然在怀疑他，这才是探长来克拉托甘博斯的原因。所以探长才不肯说出下榻在什么地方以及是否在村里多待一段时间。

董甘在岛上监视他和弗朗索瓦兹以及斯特法尼娅的往来有几天了？他还以为自己摆脱了种种怀疑，可以像嫌疑犯那样再犯新错误呢。慢慢地，探长谨慎而无懈可击的出现、严肃的声音、白发与白胡须之间黑眉毛下深邃的眼神、不慌不忙的表情和皱起的眉头，都让布鲁诺感觉到自己有罪，尽管他并没有犯罪。也许他布鲁诺本人并没真的杀害福尔吉·马诺哈，也许仅仅是不记得了？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凶手的记忆力抹掉了凶杀事件，把他变成了主观概念上的无辜者，而实际上是罪人。他会不会就是这种情况呢？就在他睡觉的时候，半夜里会发生印度姑娘打来电话的事，他不觉得奇怪吗？他已经把她给忘记好几天啦！还有，奇怪的是他现在竟然卷到这样一次很不现实的旅行中来了，居然和两个实际上陌生的女子搀和在一起！一个警察本来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居然来炫耀关于《神曲》的知识，这难道不奇怪吗？这恰恰是他布鲁诺教授的学术专长啊！探长居然用早已经写在许多著作上关于个人命运的精辟理论，把他这个教授给吓唬住了，而且居然暗示他的命运早就在伊卡洛斯的神话里预告了，这难道不奇怪吗？董甘关于但丁的详细知识是真的吗？换句话说，把关于但丁的知识与他布鲁诺联系起来是偶然的吗？或者说，是事先

安排和策划好要把他布鲁诺置于困境，企图从精神上打垮他吗？

他不能不跟米德韦斯特城的律师联系了。布鲁诺想，董甘探长正在把他的寻妻活动变成地狱，虽说董甘只不过是个饶舌的人而已。他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成眠。为什么不会是个简单的饶舌者呢？董甘是从南美洲流亡出来的，在瑞典已经定居多年。最后加入瑞典国籍和斯德哥尔摩的警察队伍。严格地说，董甘不停地说出一些奇怪的理论，比如，陌生的小说家克里斯托瓦·帕索斯的理论，按照帕索斯的说法，命运早就写在一部长篇小说中了，或者写在但丁《地狱》里乌贝蒂种种奇怪才能的前一天了。探长是不是像他宣布的那样，已经回到了斯德哥尔摩？或者还仍然留在岛上？布鲁诺一面把脚掌贴在凉爽的地面，一面胡思乱想。

他站到阳台上，看见弗朗索瓦兹和斯特法尼娅在花园里吃早饭。他穿上短裤和衬衫，立刻到那两个女子身边去了。

“让－雅各呢？”布鲁诺坐下来以后，问弗朗索瓦兹。她身穿无袖白衬衫，脚踏皮凉鞋，头戴网球帽。

“他一大清早就走了，大约五点钟吧。”斯特法尼娅说道，一面推开报纸。“最后他多待了一天。我们挺想你……”

布鲁诺假装为让－雅各的离去遗憾，然后解释说，他不愿意打搅未婚夫妇在一起的最后一天。他要了橘汁和面包片。他心里说，跟那个法国人在餐厅谈话之后方才明白那家伙威胁的分量。他要采取行动，绝对不能让那

家伙出现在米德韦斯特。

“让-雅各明天一大早在巴黎有个会议。”弗朗索瓦兹解释说。她眼圈是黑的，面颊绯红。“他极力要推迟那个会议。可是不成。”

布鲁诺问道：“你什么时候回法国？”

“等等看吧。我给他说明了，我和斯特法尼娅在给你帮忙呢。”

“至少把婚礼的日期确定了吧？”

“以后回法国再说。你呢？有法比阿娜的消息吗？”

“我还没看电子邮箱呢。”布鲁诺说道。他偷偷瞅了斯特法尼娅一眼。她还在看报纸。

最后，那个意大利姑娘说道：“我们一直在考虑今天应该去东边，那里有更好的海滩。”

布鲁诺想，原来一切还是老样子。让-雅各走了，把皮球扔到他手里了。现在轮到他来玩了。他明白自己正在深陷泥沼，要想出来决非易事。仅仅一回想他那艾奥瓦河畔的住宅、二楼的书房、大批的书画，现在就让他感到无限的神往了，觉得那就是建立在遥不可及的地平线上的乌托邦之梦。

“照我的想法，咱们早饭后再出去。”布鲁诺说道。让他感到困惑的是，那个意大利姑娘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可以联想到他和她夜里曾经悄悄做爱的记忆是真实的。她为什么要假装正常？难道这性交不值得她一点儿暗示？或者因为那一切只不过是他的想象，难道他在发疯？因为如果他抓起电话，打到家里去，妻子会问他什么时候回家。

三人乘吉普车离开了克拉托甘博斯，爬上山坡，驶入南边贯通全岛东西的公路。与第一天不同，现在是意大利姑娘坐在布鲁诺身边，占据了副驾驶的位子。她双脚蹬在踏板上，双腿被裙子盖住少一半，裙摆随风飘舞。弗朗索瓦兹在后座上眯缝着眼睛休息。布鲁诺想，弗朗索瓦兹知道她女友跟他睡觉的事吗？她俩之间的关系没有丝毫改变，无论说话的声音，还是眼神。那天夜里，他真的拥抱过斯特法尼娅吗？他的双手真的曾经游走在眼前这晒着太阳的大腿上了吗？他有些糊涂：不知道是否亲吻过她的樱唇，是否揉搓过她的乳房，是否像他记得的那样用嘴巴探索过她散发香味的阴道。

到达贝弗克斯山顶后，吉普车离开了主干道，下山朝海岸驶去，那里是干枯的洼地，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这时，布鲁诺在想，对斯特法尼娅来讲，或许最刺激的恰恰就是不提性交的事，就是假装什么也没发生，就是设想自己的肉体如何自由自在地性交。三人看见了一群山羊、一位向他们招手的老羊倌和一群血缘不明的牧羊犬。它们四处嗅来嗅去，骨瘦如柴，如饥似渴，气喘吁吁，仿佛是从大画家戈雅版画里走出来的狗。三人在陡峭的悬崖正下方发现了一片深入海水的岩石滩地。这时，海面上熠熠生辉，放射出珍珠般的光泽，与中午的阳光相映成趣，特别是海水里常有鱼虾造访。他们在有一块大礁石后面的水湾旁边停下车来。

弗朗索瓦兹和斯特法尼娅脱光了衣服，跑步潜入水中。这一次，布鲁诺只好模仿她们的样子，也脱衣下水了。让他惊讶的是，她俩戏水的自然神情，还有对待他那

衰老身体的冷漠表现。斯特法尼娅拍水攻击她的女伴，然后站在水中，高举双手做扬帆状，把滚圆的臀部和黑糊糊的三角地带暴露出来了。布鲁诺认为自己在黑暗的房间里探索过那个地带。三人借助大礁石的阴影休息，时而聊聊各自的生活，时而干脆沉默。后来，在饥饿感的刺激下，三人重新上路，去欧洲最南端的城市耶拉佩特拉吃晚饭。意大利姑娘建议下榻在她的旅游向导推荐过的一家旅馆，因为可以俯瞰城市和海岸的美景。

"如果住在那里，我会给你们一个意外的惊喜。"她用肯定的口气说道，然后转身笑着看看弗朗索瓦兹。在后座，海风吹乱了法国姑娘的头发。

58

我被迫在下半夜逃离了祖国，就像当年离开母亲的家一样。让我出国是伯父康斯坦丁诺的主意。就在那天，有人在奥罗拉机场附近发现了卡米洛被枪杀的尸体。他脸色铁青，身穿蓝色西装、白衬衫，打红领带，佩带金制鸳鸯扣，一获悉卡米洛被捕的消息，伯父就在他家客厅里对我说：

"既然逮捕了他，就说明他一定是什么……"

"可是，伯父，您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啊。求求您，帮帮他吧……"

"他一定是什么组织的。"伯父重复道。一只手去摸银盘上的坚果,另外一只手端着威士忌酒杯。这是他午饭前常有的习惯。伯母坐在另外一张沙发上,在给丈夫剥坚果。她是中美洲一个啤酒王国的继承人。

有个保镖不时地进来给伯父低声报告国内发生的情况。政府已经发现了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的一张间谍网;据说,他们的计划是在古巴和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阵线的帮助下发动武装起义。一些抵抗的人已经被捕入狱。据广播电台说,美国大使馆支持政府镇压起义的行动,因为哈瓦那和莫斯科已经威胁了这个地区的自由。卡米洛从前天夜里就失踪了。我急忙跑到伯父家里,恳求伯父在这关键时刻把卡米洛营救出来,因为有可能他还没死,还在受折磨。我知道伯父与政府首脑有关系,所以我一再强调卡米洛仅仅是个关心国家大事的学生而已,他希望给土著人民主权利,可他不是共产党员。

"现在咱们不讨论这个不负责任的家伙究竟要干什么。我老早就对你说过,他对你不合适。"伯父回答说,他摇晃着酒杯里的冰块,杯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伯父身后的墙壁上有一幅巨型油画,表现西班牙政府军来到危地马拉阿提特兰的情景,画的中央站着贝尔纳·迪亚斯·卡斯蒂约①,周围的土著人纷纷向这个金发碧眼的欧洲人致意。"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告诉我:你是不是跟他一

① 贝尔纳·迪亚斯·卡斯蒂约是十六世纪西班牙派遣到危地马拉的征服军官。晚年著有《新西班牙征服信史》。

起也搀和到政治里面去了？”

我哭着否认了一切。我能怎么办？我不能说出我和卡米洛一起合作支持过游击队。我不需要说服伯父我的未婚夫是无辜的，也用不着争取他的支持，因为卡米洛早就对我说过，他有证据证明我伯父与独裁政权勾结，为政府提供资金，与其他咖啡种植园主、大牧场主和大出口商的做法一模一样。而独裁政权通过绑架和暗杀牢牢控制着工会运动。

“伯父，不管您怎么说，我发誓：卡米洛不是游击队员，他跟游击战毫无关系……”

“游击战？我们吃的苦头就是共产党要亡国的叛乱活动。”他叫喊起来了。“你好好动动脑子吧！共产党就是要借助这些背叛家庭的叛徒，像那个不负责任的家伙，来消灭你这个阶级。”

他用丝手绢擦拭眼镜的玻璃片，然后沉默了片刻。我了解伯父这沉默的态度。这是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方式，是要宣布他最后的决心已定，你只能服从。接着，他看看金壳表。伯母手里端着茶杯，表情难过但是安静地望着丈夫。

“你肯定没有什么要坦白的吗？”伯父问我。他那黑黑的小眼睛从眼镜后面探究地望着我。

“我都说了，伯父。帮帮我吧，求求您了。”我再次恳求他。我一生里头一回走到他身边，抓起他那双青筋裸露、有老人斑的手。“伯伯，您是可以为他求情的。救救我未婚夫的命吧！”

“我？怎么救？可我不认识政府里的任何人啊。无

能为力啊。”他回答说。他的手像鱼儿一样地溜走了，插进了裤子口袋里。“这是个脾气暴躁的军人政权。如果像卡米洛这样的人忘记了自己的社会出身，去支持印第安人和工人，那么这些军人到了最后就会反对咱们。为了恢复正常秩序是要付出很高代价的。你没发现咱们现在是进退两难吗？”

“伯伯，您应该给总统打电话，救救卡米洛……”

“别忘了以前我对你说的话：生活里只有一种选择，好的选择，永远不要离开好的选择，无论花多高的代价……”

“伯伯，我明白，我知道，所以我求您救他啊。”

伯父把酒杯放在小桌子上，用手绢擦擦指尖，伸开双臂说道：“如果这事取决于我，我可以做。可是，法比阿娜，我不认识任何有势力的人啊。再说了，我给你解释过，问题不在卡米洛。”他再次用食指点着我的鼻子，严肃地问我：“你说，肯定跟共党分子没有任何关系吗？闺女啊，说真话，因为这事对你很麻烦，会给我们带来问题的。”

“伯伯，没有，没有任何关系，所以……”

伯父已经丝毫不听我在说什么了，他穿过客厅，从油画面前走过去，在面向花园的窗前停下来，身边是那收拢起来的厚重帷幕。他转过身来冲着我说道：“今天晚上你就去迈阿密，住在咱们那边的家里。今天晚上，现在，马上就走！事情不过去就别回来！闺女，上帝保佑你吧。”

59

三人在导游建议的旅馆里要了两间面向大海和城市的宽敞房间。布鲁诺在自己房间里休息片刻,洗过淋浴之后,准备出去跟弗朗索瓦兹和斯特法尼娅共进晚餐。他在大堂里一检查电子信箱,就发现有女儿的一封来信。她要求爸爸尽快打电话,因为有新情况要说。他急忙回到房间拨打电话。幸运的是,卡罗里娜还在格林威治镇的单元房里。

"说吧,我是你父亲。"

女儿首先要求父亲发誓绝对不把她说的话告诉她母亲。

"我发誓。"他答道,发现自己的猜测被证实了:母女有过交流。

法比阿娜今天上午跟女儿通话,让女儿放心,她一切都好;还说,会解释发生的事情。她对自己离家出走给丈夫造成的惊慌后果表示歉意;但是,她的出走实在是别无选择。只有剪断与丈夫的全部羁绊和调查家史的秘密之后,她才终于看到了地道的尽头。

"可是,她现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要出走啊?她打算干什么?"布鲁诺问道。透过阳台敞开的门,他看见了倒映在海面上的万家灯火。

"她不愿意告诉我她在什么地方,只是说会跟你联系的。她觉得已经摸到康斯坦丁诺伯父历史的真相了。她已经调查清楚为什么她伯父会向我外婆宣战;为什么会把老人家和我那几个舅舅绑走。"

"你没对你妈说她应该跟我谈谈啦! 她应该露面啦!"布鲁诺愤怒地吵道。他觉得一个发生在多年前又是遥远地方的故事细节早就没意思了。他想,到了一定时候就应该放下往事,不要总是翻腾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了。

"爸爸,我妈会给你解释的。找到了那个戴'卡彭'帽的男人让她很高兴。知道我说的是谁吧?"

"当然知道。他还活着?"

"我妈在首都找到了他。"

"这么说你妈还在那边……"

"爸爸,不一定。但是,别担心。我已经告诉她:您在克里特岛上找她呢。她听了很激动。好啦,我说了,她找到了那个戴'卡彭'帽的男人了。他老了,有病,孤身一人。他住在蒙图法……"

"还有呢?"

"他对我妈说,我外婆阿尔玛是他一生最爱的女人,他打算离婚,因为他老早就爱上了阿尔玛,一直希望跟她生活在一起。明白吗?"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到了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大区别。"

"他说打算跟我外婆和她的子女组成家庭,因为外婆已经守寡了,更因为他爱我外婆。您还不明白吗? 这意味着我外婆不是我妈妈以为的那种女人,而是守寡多年

以后仍然想要重建自己和孩子们的生活。”

“可是这丝毫不能为你妈妈的决定辩解什么……”

“问题是那个戴帽子的男人在我外婆去世后才离婚，因为他一直爱着我外婆。他宁愿孤独一人，永远忠实于自己的回忆，尽管阿尔玛已经死了。爸爸，给我外婆坟墓上献花的人就是他，所以每当我妈去给我外婆扫墓的时候，总是看到坟上摆着鲜花……”

“好啦，好啦，可是……”

“难道你就不明白我对你说的话有多么重要吗？”

“我努力理解吧。可是坦白地说，我不明白。”

“爸爸，真拿你没办法。”卡罗里娜抽泣起来了。

布鲁诺挂上了电话，感觉应该冷静地消化一下女儿刚刚讲的事情。现在对法比阿娜来说，许多事情都可以改变了；但是，他不能原谅她的出走，不能原谅她宁愿跟女儿而不是跟他来分担如此麻烦的事情。不，所有这些还是不能解释她出走的理由，这仅仅是她为自己辩解的一种手段。至少法比阿娜现在已经知道了他在克里特岛上等她。现在，和解的问题就取决于她了。

60

他在大堂与弗朗索瓦兹和斯特法尼娅会合，没有告诉她俩与女儿的谈话内容。三人向有酒馆的那条街道走

去。夜幕降临在城市上空，刺激了放荡不羁的人们。但是他需要放下紧张的心情。他想先是妻子失踪，接着是董甘探长固执的传呼，随后是福尔吉·马诺哈之死，现在又是法比阿娜出现在一个他十分喜欢的故事框架中。

“你应该忘掉老婆，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忘记她。”弗朗索瓦兹在给他建议。这时三人已经在一家酒馆里坐下。“不然的话，你就享受不了这次旅行了。”

“我来克里特岛不是度假的，而是找妻子的。”布鲁诺说道，但是感觉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因为如果说有什么事情他没做的话，那就是找妻子。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比皇上还着急啊。我们发现你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可这什么也解决不了哇。”弗朗索瓦兹强调说。

第一道菜，三人要了意大利蒜泥酱拌笋瓜片和一瓶卡斯特雅辛斯酒庄的佳酿干红；随后又补充了烧烤小白鱼，洒上橄榄油。

斯特法尼娅补充说：“你应该稍稍关心一下自己。我在安提瓜看见你老婆的时候，觉得她对开创一种新生活的前景很是兴奋。”

“而你呢，刚好相反，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弗朗索瓦兹瞥了他一眼。“说真的，我们想帮你。昨天晚上，我俩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你拿出你那套寻找法比阿娜的计谋，装出一副无倚无靠、悔恨不已的可怜样子，正在给自己帮倒忙。”

布鲁诺心里想，在某种意义上，她俩的话不无道理。对老婆关心的实际行动却连老婆一张可怜的回执都没收

到。另外,很可能法比阿娜从远方把他的态度理解成是他有过错的证据,是在为她的失踪辩解。而这只能滋长老婆一再指责他过去的不忠行为。

"如果我是你,那就拖一段时间再说。不再给法比阿娜发信,就稳坐在这里等候。"斯特法尼娅说道。"你看着吧,她会灰溜溜地夹着尾巴回来的。"

弗朗索瓦兹补充说:"我们女人也需要有时让人视而不见。"

三人快到午夜时分才离开酒馆,头昏脑涨地向吉普车走去,干红葡萄酒和茴香酒在肠胃里正在发挥作用。布鲁诺开得很慢,他把车灯关掉了。周围是一片蛙鸣。三人的头上是璀璨的群星在闪烁;脚下传来土地的泥香,让他们感觉到身处梦一般的意境中。布鲁诺把吉普车停在旅馆对面,然后三人搂抱着走向海滩。最后在沙子上坐下。

斯特法尼娅从一个小塑料袋里拿出大麻叶开始卷烟,她问道:"敢抽吗?"

周围没有别人。

61

三人惬意地吸食着大麻叶卷烟,一支烟传来传去,夜空里弥漫着香气。三人在星空下静静地等待着大麻叶的

效果。布鲁诺回想起学校的岁月,那时吸食大麻可是一种造反和抗议的行动。如今仅仅是可怜的无限伤感了。他们眼前,海浪在浓重的黑暗中摇摆,时时被渔船上的灯火冲破。开始时没有任何变化,一切如旧。但是,突然,狂笑的欲望占据了三人的心头,这是一种肆无忌惮的疯笑,是从心底深处发出而原因不明的笑声,是一种压倒一切、让海湾和群山发出回响的狂笑。

布鲁诺头脑清醒地回想起斯特法尼娅让他看的那本关于克里特岛著作中的那幅千年壁画。它被人们称做《蓝色贵妇》,位于希拉克利翁附近克诺索斯宫的一面墙壁上。那是他跟法比阿娜第一次来克里特岛时看见的。他觉得好像忘记了画上的细节,直到这天下午为止。现在画面完整地投射在他的脑海里了,这为那些古代高鼻梁的贵妇们提供了一个漂亮的框架;她们一个个大眼睛、弯眉毛、乌黑的头发上盘绕着珍珠项链;薄如蝉翼的长裙暴露出她们雪白的乳房,突出了细腰和光滑的腹部。忽然,在笑声中,布鲁诺看见蓝色的贵妇们在地毯上跳起一种神秘而富于暗示的舞蹈。有一阵,他以为自己身在梦中,因为他看见贵妇们离开地面,向空中升去,轻盈地摇摆身躯,满脸的容光照亮了利比亚海岸。

斯特法尼娅又点燃一根卷烟。大麻的香气刺激着黑暗,燃烧起瞳孔的亮光,把夜景慢慢摄入眼底。现在,布鲁诺终于看清楚了每块岩石的棱角折射在海滩上的模样,看清楚了每个浪花的边缘和折皱,无论那浪花多么细小,都平静而来,平静而去,闪烁着星光。海滩上,蓝色贵妇这时与弗朗索瓦兹和斯特法尼娅翩翩起舞。远处,一

辆汽车的灯光横扫着弯弯曲曲的公路。斯特法尼娅来到布鲁诺身边，吻吻他，给他嘴唇里塞了一根卷烟。然后，她建议去旅馆阳台上望星空。

布鲁诺跟着两个女友登上了通向晒台的楼梯。他们下面，蓝色贵妇留在海滩上继续跳舞。一到楼上，三人立刻把床垫子拉到了外面。他们想仰望夜空入睡。这时，布鲁诺想到，法比阿娜不会永远不在自己身边的，总会用什么方式聚会在一起，因为她永远属于他。

"属于?"弗朗索瓦兹表示抗议。她仰面朝天躺在床垫上，一条腿横放在另外一条腿的膝盖上。手指间夹着一根卷烟。"这里谁在说什么一个人属于另外一个人的老话?"

布鲁诺这才发觉自己把想法说出声了，这证明了凡是可以看做思想的东西同时就是有声音的，好像在思维和讲话之间是没有界限的。他估计这两位女友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开他和她俩以及其他人的思想，大家都居住在一个巨大而没有主宰者伟大思想的乳状液体里。

忽然，他惊慌地看见晒台好像是魔术的一部分，开始波动起来并且变成了一块在空中飘动的地毯，还带着嘘声，拉着他来到弗朗索瓦兹和斯特法尼娅身边，要去探索夜空。他看到三人是如何靠近克里特岛上的最高山峰——圣山山顶的，与此同时，地面上，耶拉佩特拉的灯火是如何与星星对话的。他们边飞翔边倾听希腊传奇民谣音乐，那是科斯塔斯·毛修斯从远方传来的歌声。在布鲁诺耳中，那些希腊歌词不仅把旋律串联起来，而且还具

有完整的意思："不是埃莱娜因为你而盼望着一种失去的生活/它已经匆匆而过/特洛伊处于包围中，肯定失陷/消灭障碍！/去找方法和原因吧！"布鲁诺望望下面，这一回不仅看见了克密斯饭店、海湾里的住宅和利比亚海，而且还看见了克拉托甘博斯和它那灯光稀少的街道、古老的奥德赛客栈。接着，他飞到更高的地方，就看见了希拉克利翁和克诺索斯，后来就是整个克里特岛了。几秒钟后，在琴声和鼓声中，他看到了另外一些海岛，最后是希腊的全部海岛灯火通明地漂浮在无法探知的大海上，与黑夜融会在一起了。布鲁诺想起了但丁的话："我的目光扫视了整整七个领域/看见了这样的天体/我不幸地嘲笑了它的外观。"

忽然，他隐约看见就在他身边的地毯上，弗朗索瓦兹和斯特法尼娅裸体拥抱在一起，温柔而平静。她俩互相望着对方，不管外面的夜色如何。这时他看见，或者以为看见两个女子再次像那个难忘的下午在海水里那样长时间地热吻在一起。于是，他的身体，现在变得轻快、敏捷、听话了，仿佛年轻时候那样，扑到她俩身上，在半明半暗中闻到了她俩断断续续的哈气，遇到了她俩好奇的双手和慷慨给予的大腿。他凑近她俩的面颊，立刻受到她俩湿润嘴唇的迎接，从一张嘴巴传到另外一张嘴巴；突然之间，他感觉到她俩在亲吻他的眼睑、肚脐的深窝和阴茎的龟头。布鲁诺沿着她俩高高低低的地形摸索前进，弄得浑身是汗水和滑润的液体；他在黑暗中胡乱舔食着好像熟芒果一样柔软多肉的部位，而全然不晓得谁是谁的。那个由呼吸、香气和丝绒般洞穴组成的混合体，大大增强

了他的性欲。在黑暗保护下的朦胧气氛里，那样的肉体代表了他一生都在渴求的对象。随着电流般的颤抖接踵而至的高潮，他感觉到一个来自远方的旋律喷涌而出，洒在她俩布满汗水的裸体上。他在蓝色贵妇们的爱抚下进入了梦乡。

62

布鲁诺在晒台中央醒来的时候，老天爷已经在附近的山头上刻下了高高低低的轮廓。克里特岛的拂晓与安提瓜不同，安提瓜棉絮般的光线创造出弯弯曲曲的形状，那里热带高原的和风使得万物的线条柔和了许多。安提瓜的拂晓与美国大草原的拂晓也不相同，曙光是悄悄地来到大草原上的。这时是清晨五点钟。弗朗索瓦兹和斯特法尼娅还裹在被单里睡觉。他穿上衣服，悄悄从石阶上向饭店的花园走去。花园里没人。只有鸟们在尘土里打滚；几只山羊沉思般的嗅来嗅去。蝉们还沉湎在昏睡中。

布鲁诺走进大堂，打开计算机，进入电子信箱。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法比阿娜的信件。心脏在宁静的清晨里激烈跳动。打开信，他看到内容如下："我前往希拉克利翁。准备住在依塔卡。别问我在哪里和做什么。知足吧：知道保持距离对我有用就好了。我终于理解了我母

亲并且原谅了她。我发现她是个伟大的女性，至死还爱着丈夫。后来，她顶住人们的闲言碎语和习惯势力，努力争取过新的幸福生活。我发现康斯坦丁诺剥夺了她的遗产继承权。她之所以不能把我们找回去，不是缺乏母爱，而是受到种种威胁。我带来了爸爸妈妈的照片，还有他俩在纽约度蜜月的照片，还有我们的全家福合影，还有报道我父亲失事的报纸复印件。现在我知道父母比我想象的好，总之，比我好。现在重要的是，我对别人和自己都感到能安然相处了。

“星期五在克诺索斯，上午十点，海豚馆对面，我等你。别爽约！法比阿娜。”

63

布鲁诺关闭了电子信箱，看看手表。快六点了。嘴巴里还残留着大麻的臭味。他觉得浑身充满了活力和热情。回到房间的阳台上，弗朗索瓦兹和斯特法尼娅还在梦乡里，他仔细端详了她俩好一阵，从地面上捡起自己的钱包，重新下楼去了。克诺索斯强壮的海豚们，简单和富有传染性的快活动作，都很好地体现了法比阿娜对生活寄托的美好希望。他一面向空旷的海滩走去，一面回想起二十多年前他和妻子第一次见到海豚的情景。

在平静和透明的海底，闪烁着发亮的石子。布鲁诺脱光衣裳，慢慢走入水中。踩在石子上前进，他隐约看见一条鱿鱼飞快地游动。接着，他钻入水下。沉在海底好长时间，他觉得太阳穴和心脏加快了沉重的跳动，心里为收到法比阿娜的信息而高兴。他想象着，很快可以跟妻子回到美国的大草原去了，事情也就处理好了。从水里出来，他感到浑身干净了，穿上衣服，上了吉普车，驶入公路。

到达希拉克利翁的时候，他开始寻找法比阿娜下榻的旅馆，准备给她一个惊喜。依塔卡是一座墙皮剥落的建筑物，有四层楼和一片尚未竣工的花坛。旅馆有阳台和敞开的窗户，通向一条阴暗的小街，车辆就停放在人行道上，但是旅馆面对着港口方向。他回到大堂，在服务台上看到了挂在木板上的房间钥匙、一台老式电话机和通向楼上的木制楼梯。服务台里没人。他查查旅客登记簿，发现妻子住在 37 号房间，看见房间钥匙就挂在木板上。他估计法比阿娜已经到达克诺索斯。

登上三楼，穿过走廊，两边是咖啡色的房门和铜制号码，他悄悄推开了 37 号的门。室内一片混乱，窗户都是敞开的。他马上就认出椅子上有件折叠好的衬衣是妻子的；还闻出了她经常使用的香水味。他记不得香水的牌子了，但是一下子就把他带回到他认为在河边住宅里的幸福时光。在拉开被罩的床上，他看见有个皮面笔记本，估计是日记。那里面大概会有解开这几周之谜的密码、法比阿娜访问过的地方、她结识的人，比如那个像罗伯特·德·尼罗的年轻人。他手指颤抖地掀开了第一页，发

现了法比阿娜手抄的克尔恺郭尔[1] 的一条语录："一个个体拥有种种身影，个个与自身相似，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具有同等权利，成为人类本体。"可是他不敢再翻阅下去了。

地面上，床头桌脚下有两本书。一本是帕特里西亚·海史密斯的《卡罗尔》；另外一本是关于克里特岛艺术的著作。他觉得从某个房间里传来了杰克·蒂加登低沉的歌声，他在唱着《低地街布鲁斯》。就在这个时候，他撞到了一个敞开的手提箱，里面有一本相册，他一眼就认出来了。相册里有全家的旅行照片。他一面翻看一面忧伤地想，那是过去幸福的时光，卡罗里娜还是个小女孩，他和她都还年轻，无忧无虑。两人在笑，目光里还燃烧着希望。这时，他注意到了一张纸。那是一张飞机票的复印件。他浑身一哆嗦。是一张从墨西哥坎昆市到斯德哥尔摩的往返机票。一个寒战扫过了脊背。上面的日期刚好与福尔吉·马诺哈失踪的时间吻合……

但是，有个地方他不明白：机票上的名字不是法比阿娜，而是，特雷莎·卡尔卡莫。莫非妻子利用某人去干他现在猜想出来的事情了？他浑身上下都在发抖。觉得汗水布满了额头和脖子。他蹲下来，开始检查手提箱。他翻动衬衣、长裤和内衣，打开一个皮包，里面只有化妆品。接着，他双手插进手提箱旁边的口袋里。他找到一份墨西哥护照，是包裹在塑料袋里的。他急忙查找有身份的那一页，看到了妻子的照片和下方的名字：特雷莎·卡尔

---

[1] 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著名的宗教哲学家。

卡莫。他感到胃液翻腾起来了：法比阿娜办了一个假证件，肯定是通过游击队的老朋友；然后，非法进入了墨西哥国境。这并不困难。只要给移民局的警察一点贿赂就可以办到。后来，她飞到欧洲去了。布鲁诺站起来，感到有些头晕，这个发现把他弄糊涂了。他离开房间，跑下楼去，把钥匙扔到服务台上，心头乱跳，走出了依塔卡旅馆。为了镇定一下心情和决定下一步怎么办，他不得不在附近的酒吧里坐下，要了双份威士忌。

在克诺索斯博物馆开门前，布鲁诺就到了。那时，一辆辆公交车开始拉来天天都像排山倒海一样的游客。他是第一批进入博物馆领地的人。他没有准确的目标，长时间地溜达，心里想着，或许刚才看到的那张机票只是昨天吸食大麻后产生的幻觉。他反复说，不，我妻子的相册里没有什么坎昆—斯德哥尔摩—坎昆的机票。昨夜的酒精加上大麻，还有几个星期以来的犹豫踌躇的心情，打乱了他的一切，让他茫然不知所措。最后唯一真实的就是很快要见到法比阿娜了，他和妻子可以回到艾奥瓦河畔的住宅去了，可以结束这场噩梦了。他想，不幸的是生命就是如此，直到你老糊涂了才能离开生命。

他在历史古迹之间来回散步，消磨时光，一面回想起第一次参观的情景，那时旁边有法比阿娜。他走进处于黑暗中的御座大厅，为室内简朴和实用的装饰感到惊愕，神话中的宫殿竟然达到了如此简朴的风格。整个大厅实际上是用粗糙的石头砌成的，与那些夸张的描写、什么壁画、绫罗绸缎和镀金家具毫不相干。接着，他登上了海豚馆，那里是让法比阿娜着迷的地方，她喜欢那里欢乐的气

氛、花花绿绿的颜色和游动的海豚。

他就是在海豚馆里远远地看见了走在游客中的妻子。她穿着凉鞋、长裤、长袖衬衫，头戴宽边帽子。她看不见他，因为他在高处，背后有太阳。偷偷监视老婆而老婆看不见他，这让他产生一种难以克制的激动。他想象着她是个陌生女子正在等候情人，是个他很想上去攀谈但是又绝对无法接近的女子。他看见她在看手表，还是那个缓缓抬起手臂的习惯动作。快到十点了。接着，她向长椅走去，坐下来开始看书。他猜测这个时候法比阿娜就像从前他俩进入博物馆前那样，在复习讲解时需要的数据。一想到几分钟后他就要跟妻子见面拥抱并且提出返回河畔老家的计划时，布鲁诺心头就充满了柔情。

让他激动的是自己幸福的原因竟然如此单纯，就在这样一个脆弱、卑微和生命短暂的躯壳里，幸福就要重新回来了。他看见她一副无助的样子，好像瘦了一些；但是，她那查书的坚决神情以及盘腿的姿势，都反映出那是个自信的法比阿娜。他觉得，只要跟她在一起，他就会重新幸福，就会修补破损的地方，他俩就可以去看居住在纽约格林威治镇的卡罗里娜，就可以居住在米德韦斯特河边明亮的住宅里了。已经是上午十点整了，正当克诺索斯的阳光照得石头闪闪发亮的时候，法比阿娜合上书本，放进皮包，向海豚馆走去。

布鲁诺吸了一口尘土飞扬的空气，离开栏杆，满含热泪地迈动脚步。他躲在一根石柱后面，让妻子过去，随后从她身后突然把她抱住，同时在她耳边轻声说了一句什么。她立刻转过身来了。她注视着他的眼睛，笑了，好像

多年没有这样笑过了。两人紧紧拥抱，接吻，长时间地站在烈日下，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彼此闻着对方的体香，感觉着彼此的心跳，互相寻找庇护所。就在这个时候，布鲁诺的手机响了。

他没有松开妻子，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从法比阿娜肩膀上方，他认出了屏幕上打电话的人，按下 OK 键，立刻关机。随后，他再次亲吻妻子。就在他亲吻她的同时，他听见了远处传来虽然是清晰的，但是在十几年前就听见过的罗马市中心贝尔尼尼泉水池潺潺流水的清脆声音。一种无法克制的伤感袭上了他的心头，一种柔情似水的感觉笼罩了他的全身，一种无限感激的情怀涌上了心窝。他用力抱住妻子，免得再次失去她。

恰恰在这个时候，手机再次响了起来。

2006 年 9 月 21 日

于美国艾奥瓦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希腊激情
作者＝［智利］罗伯托·安布埃罗著　　赵德明译
页数＝２２５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２００８年０１月第１版
ＳＳ号＝１１９８３８４４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４９５６７４６
ｕｒｌ＝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２．ｄｕｘｉｕ．ｃｏｍ／ｂｏｏｋＤｅｔａｉｌ．ｊｓｐ？ｄｘＮｕｍｂｅｒ＝０００００４９５６７４６＆ｄ＝８５Ｃ５２０Ａ６Ｅ４ＦＣ２０１８４７ＤＡ４５４Ｂ４４Ａ２７ＡＤ４＆ｆｅｎｌｅｉ＝０９０８＆ｓｗ＝％ＣＦ％Ａ３％Ｃ０％Ｂ０％ＢＣ％Ａ４％Ｃ７％Ｅ９